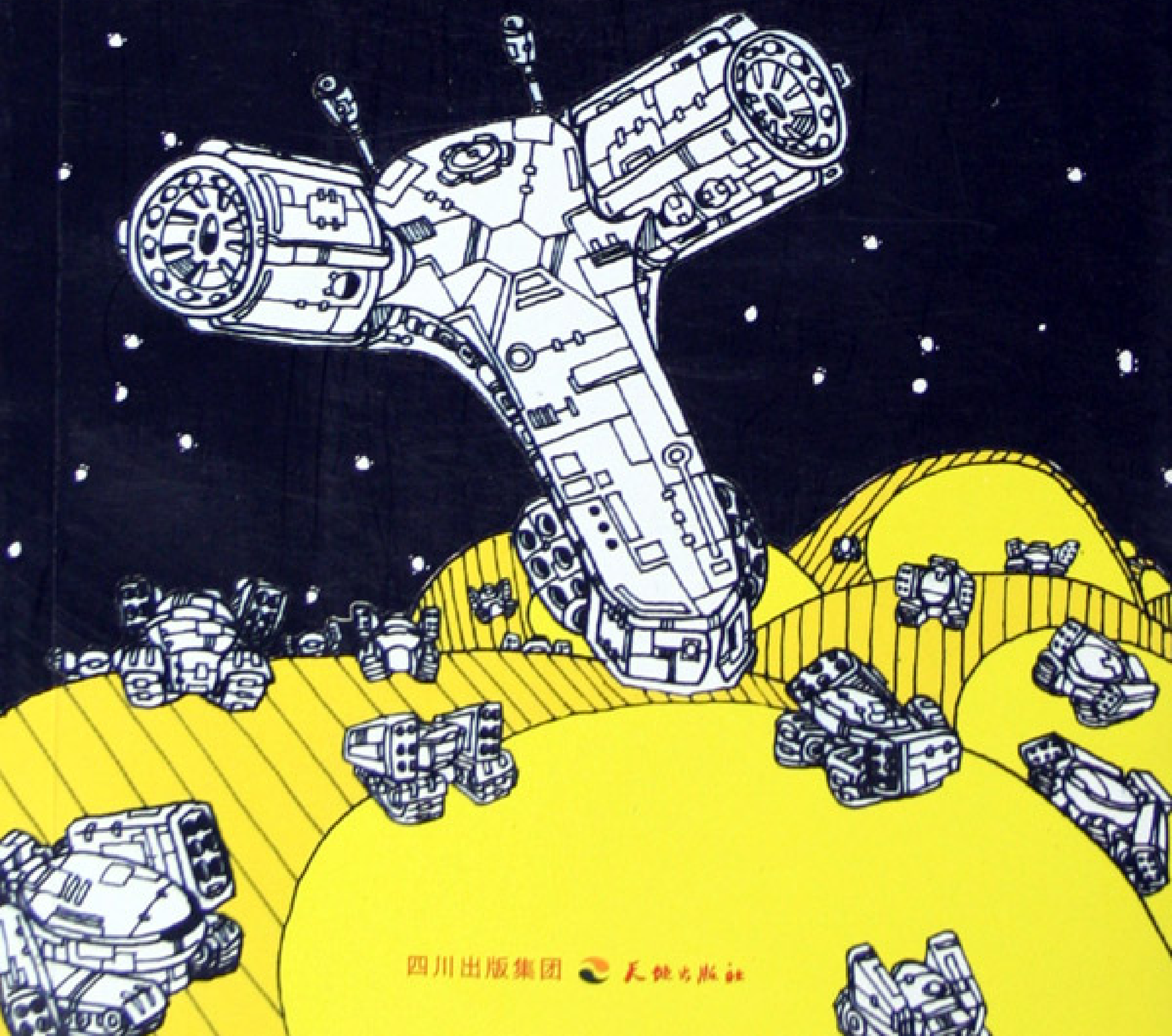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银河帝国衰亡史 帝国系列 Isaac Asimov The Empire Series

The Stars Like Dust 繁星若尘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汉声杂志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天健出版社

Isaac Asimov **The Empire Series**

帝国系列

繁星若尘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汉声杂志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星若尘/(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汉声杂志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12
(帝国系列)
ISBN 7-80726-271-0

I. 繁... II. ①艾...②汉...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9616号
四川省版权局 图进字:21-2005-22号

THE STARS, LIKE DUST

Copyright © 1951 by Isaac Asimov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Echo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with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本书由天地出版社与北京汉声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合作出版

FANXING RUOCHEN

书 名: 繁星若尘
著 者: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译 者: 汉声杂志
责任编辑: 陆 翌
封面设计: 于修远
内文设计: 张 维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http://www.tdph.net>
tiandicbs@vip.163.com
策 划: 北京汉声文化 **汉声**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千
书 号: ISBN 7-80726-271-0/I·47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01 (市场营销部) (028) 87734639 (总编室)

导 言

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是世界级的科幻大师。对于众多中国的科幻迷来说，阿西莫夫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二〇〇四年，随着根据阿西莫夫原著改编的好莱坞大片《我，机器人》在中国热映，阿西莫夫的名字也为中国普通民众所熟悉。然而，最近一股阿西莫夫旋风席卷中国，却是由天地出版社刮起的。

中国内地曾经零星地出版过阿西莫夫一部分科幻小说。台湾书商在多年前就买断了阿西莫夫三大系列科幻小说的中文版权。为了能够让广大的中国内地读者系统地领略阿西莫夫的科幻风采，天地出版社系统引进台湾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中译本。

多产作家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分为“基地”、“机器人”和“帝国”三大系列。天地出版社与台湾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分三步推出这三大系列简体汉字中译本，深受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的欢迎。

二〇〇五年一月，推出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包括七种十一册：

- | | |
|-------|---------|
| 前传 | 《基地前奏》 |
| | 《迈向基地》 |
| 基地三部曲 | 《基地》 |
| | 《基地与帝国》 |
| | 《第二基地》 |

续集 《基地边缘》
 《基地与地球》

紧接着，在二〇〇五年六月，又出版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五种八册：

《曙光中的机器人》

《裸阳》

《机器人与帝国》

《钢穴》

《机器人短篇全集》

这次，推出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中译本三种三册：

《苍穹微石》

《繁星若尘》

《星空暗流》

这样，天地出版社以很大的气魄，在一年之内系统地出版了阿西莫夫全部科幻小说简体字中译本，总共十五种二十二册。从此，在中国内地，谁要读阿西莫夫科幻小说，首推天地出版社这套阿西莫夫科幻全集。

阿西莫夫（Asimov），这是在中国内地最标准的中文译名。过去也曾被译为“阿西摩夫”。在香港、台湾，则曾被译作“亚西莫夫”、“艾西莫夫”。

其实，阿西莫夫只是姓而已，艾萨克（Isaac）才是他的名字。他的全称是Isaac Asimov，即艾萨克·阿西莫夫。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阿西莫夫出生在俄罗斯。三岁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阿西莫夫应当说是“俄裔美国人”。

其实，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人”。他的名字Isaac，



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外公叫艾萨克·伯曼（Isaac Benmam）。他取名艾萨克是为了纪念他的外公。阿西莫夫的父母都是犹太裔俄罗斯人。到了美国之后，阿西莫夫曾经因为艾萨克这名字受到美国同学的歧视，称他为“犹太佬”。就连他后来发表作品时，也有编辑要求他改个名字。阿西莫夫一直拒绝改名。他再三声言：“我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艾萨克·阿西莫夫就是我。”

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艾萨克·阿西莫夫这名字频频见诸报端，这个“犹太佬”被广大美国读者所熟悉、所接受，艾萨克·阿西莫夫也就日渐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谁也不再计较“艾萨克”这名字的浓烈的犹太气息。有人称阿西莫夫是“俄裔美籍犹太作家”，算是对他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阿西莫夫在二十八岁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业余从事写作。他出版了二十四本书，意识到一心难以二用，一身难以二任。他冷静地自我度量，得出结论：“我不大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我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作家。”他决心辞职，以便能够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对波士顿大学医学院院长说：“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我打算变成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最好的之一。”从此，他的一生在书房中度过，在打字机前度过。

在作家阵营之中，阿西莫夫有着鲜明的个性：

在中国，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作家的多产。对于阿西莫夫来说，则是“著作超身”，以至两倍于他的身高！我曾见到过一张照片，他张开双臂，仍无法搂住他的长长一大排著作。

阿西莫夫勤奋而多产。一九九二年在他去世的时候，总共出版了四百七十部著作。有人对阿西莫夫的写作速度进行了精确的统计：

他的头一百本书花了二百三十七个月，差不多是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于一九六九年十月；

第二个一百本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完成，用了一百一十三个月，九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十本；

第三个一百本用了六十九个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完成，不到六年的时间。

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阿西莫夫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速度越来越快。快则多。又快又多，是阿西莫夫的创作特点。

阿西莫夫号称“写作机器”，他以极度的执著，每日不断打字，写出新著。据云，他每星期工作七天（星期日是他的星期七），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每分钟用打字机打出九十个字。他没有节假日，也不外出度假。他说，人们度假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快乐，而对于他来说写作就是快乐，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写作，每天都处于快乐之中。

阿西莫夫的另一特点是博。

多产作家也有——虽说不及阿西莫夫那么多产。比如，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也很多产，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只局限于侦探小说，而阿西莫夫的著作几乎涉及现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不少著作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以至神学。称阿西莫夫是“百科全书式作家”，这并不过分。

不过，就总体而言，阿西莫夫可以定位为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



细细分析阿西莫夫的创作轨迹，又可以看出，他早年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一九五七年之后转为科普写作，到了晚年又写科幻小说。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成为阿西莫夫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呢？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反应便是：“请检查一下我们美国的小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应当说，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他看来，美国在美苏竞争中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科普教育落后苏联。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也深深刺激了阿西莫夫。他当即决定暂停科幻小说创作，转向科普写作，出版大量的科普读物，以求提高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

随着电视的日渐普及，阿西莫夫还走上屏幕，成为美国普及科学的“名嘴”。阿西莫夫毕竟出身教师，口才颇好。当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同事回忆说，如果你在走廊里听到哪个教室传出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那很可能就是阿西莫夫在讲课。如今阿西莫夫把电视台作为辽阔无际的课堂，用风趣的语言向众多的观众讲述科学常识，理所当然进入“名嘴”之列，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谈到阿西莫夫时曾说：“在这个科技的世纪，我们需要一位能将科学和公众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没有人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像阿西莫夫那样出色，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讲解员。”

阿西莫夫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但他更是一位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最受读者追捧的是他的科幻小说。

阿西莫夫是一个奇特的人，自称患有“恐高症”（尽管他家住三十三层楼的最高层），平生只乘过两回飞机：一次是他在海军航空兵实验室工作的时候，这位化学家从事制造“标识染料”的研究，当这种染料在海面扩散时能够迅速形成鲜明的颜色，便于飞机寻找落水的战士。为了检查“标识染料”的效果，他不得不乘坐一架双引擎小飞机从海面上掠过；还有一回则是他乘坐军舰来到夏威夷之后，返回旧金山时，他向部队申请了“海上交通工具”的票子。他以为这“海上交通工具”必定是轮船，不料却是客机！他不得不又一次乘坐飞机。从此之后，他坚决与飞机“拜拜”。由于不乘飞机，也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小的书房里度过的。就是这么一个足不出户的人，他的想像力却远远超越了那些普通的科幻小说作家。从阿西莫夫的打字机上流淌出来的驰骋太空的奇思怪想，那恢弘壮观的宇宙大战，足以使他登上世界科幻作家阵营的帅椅。

如果说，世界上早期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那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美国的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Robert Anson Heinlein）和英国的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人称“科幻三杰”。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中，写及“银河帝国”，常常使不少读者误以为那就是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

其实，阿西莫夫的“帝国”系列科幻小说，独立于“基地”小说系列之外，是指《苍穹微石》《繁星若尘》和《星空暗流》这三部小说。

在阿西莫夫的三大系列科幻小说之中，“基地”系列的篇幅最为宏伟，也是最晚完成的；“机器人”系列次之，而“帝国”系列规模最小，是阿西莫夫早期之作。天地出版社的出版顺序正好相反，“基地”在前，“机器人”居中，而“帝国”最末。

阿西莫夫的第一篇机器人小说《陌生的玩伴》，写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当时阿西莫夫年仅十九岁。此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短篇科幻小说只在杂志上零散发表，没有出过书。阿西莫夫第一本得以出版的科幻小说，是“帝国”系列中的《苍穹微石》（*Pebble in the Sky*，又译为《天空中的小石子》《空中卵石》或《空中石子》），出版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早于阿西莫夫的第一本短篇机器人科幻小说集《我，机器人》。

《苍穹微石》是在阿西莫夫遇到了“伯乐”之后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一九四七年，阿西莫夫写了一本四万个英文词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向来以汉字的字数计算小说的长短，而美国是按照英文的词数计算）。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苍穹微石》的初稿。

不过，由于当时阿西莫夫还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他的《苍穹微石》初稿写成之后无人问津，只得静静地躺在书桌的抽屉里。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威力惊人的原子弹，而德国那时正积极研制V-2火箭。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这些重量级的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催化了读者对于科幻小说的

热忱。原子弹引发人们对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种种科学幻想，V-2火箭燃起人们对于太空飞行的憧憬，电脑则使人们产生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种种联想……

既然读者关注科幻小说，出版社理所当然筹划出版科幻小说。美国的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在一九四九年便决定出版一套科幻丛书，负责编辑这套丛书的编辑叫沃尔特·I·布雷德伯里。当布雷德伯里得知阿西莫夫有一部两年前写成的科幻小说束之高阁，就向阿西莫夫索取了手稿。

布雷德伯里读了《苍穹微石》的初稿之后，给予热情的肯定。但是作为单行本，四万个英文词的小说似乎太单薄了点。布雷德伯里要求阿西莫夫把小说扩写到七万个英文词，并给了阿西莫夫一张七百五十美元的支票作为预支稿费。那时候，阿西莫夫还从来没有收到过预支稿费。

阿西莫夫深受鼓舞。据他自己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着手《苍穹微石》的修改工作，扩大小说的篇幅。

布雷德伯里是一个中等个子、稍微发胖的人。他向青年作家阿西莫夫伸出热忱的手，成了阿西莫夫的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亲热地喊他“布雷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布雷德伯里给阿西莫夫打来电话，非常满意《苍穹微石》的增订稿，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这样，在一九五〇年初，《苍穹微石》就与读者见面了。《苍穹微石》成为阿西莫夫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科幻小说。这时候，阿西莫夫三十岁。

阿西莫夫曾说，《苍穹微石》的出版，“标志着我的文学生涯迈出了一大步（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一九九〇年初，为了庆贺阿西莫夫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苍穹微石》四十周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在纽约绿地酒店举行了庆贺会，几百位科幻界、出版界同仁前来祝贺，足见《苍穹微石》的出版在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创作中的里程碑意义。

就在阿西莫夫完成《苍穹微石》的修改工作之后、尚未出版之前，布雷德伯里就向阿西莫夫约写新的科幻小说。

于是，阿西莫夫着手写新作。

阿西莫夫回忆说：

我写了两个样章给他。问题是现在我既然是正式的作家，我极力想要写得文学味浓一点，就像高中时我在那终生难忘的写作班上那样。虽然不像那么糟，但是也够可以的了。布雷德温和地把这两章退了回来，把我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你知道，”他说，“‘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这句话海明威会怎么写？”

“不知道，”我急切地问道（我从未看过海明威的作品），“他会怎么写呢？布雷德？”

布雷德说：“他会写：‘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

那就足够了。这是我上过的最好的文学课，只用了十秒钟。我完成了第二本小说《繁星若尘》（*The Stars, Like Dust*），故事语言质朴，布雷德收下了。

从此，阿西莫夫以为，既然可以说“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就不要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阿西莫夫小说，总是运用质朴而生动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阿西莫夫的新作《繁星若尘》（又译作《繁星似尘》）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二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又推出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新作《星空暗流》（*The Currents of Space*，又译作《太空洪流》《宇宙之流》）。

《苍穹微石》《繁星若尘》和《星空暗流》，构成了阿西莫夫的“帝国”科幻小说系列。这是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阿西莫夫三部早期科幻小说。

过去，阿西莫夫在杂志上发表科幻小说，只是在发表后收到一笔稿费而已。自从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合作，图书采取版税制，每隔半年，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就给阿西莫夫奉上一笔相当可观的版税。阿西莫夫计算了一下，在一九五八年，他的版税收入相当于他当教师的年薪的三倍。这样，阿西莫夫终于决心辞去教师工作，专门从事写作。

阿西莫夫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西莫夫出版了三十二本书，其中十九本是由道布戴尔出版公司出版，而且全部都是科幻小说。尽管在布雷德伯里之后，道布戴尔出版公司负责与阿西莫夫联系的编辑换了八位，但个个都很热情。阿西莫夫在道布戴尔出版公司总共出版了一百多部书。

阿西莫夫“帝国”系列的出版，使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的简体中文版本出齐、出全了。对于中国众多的科幻迷们，众多的“阿迷”们，是一大喜讯。从此可以细细品味世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可以在阿西莫夫笔下的科幻世界遨游。中国的科幻作家们也可以从阿西莫夫众多的科幻小

说中汲取丰富的滋养。应当说，天地出版社为发展中国的科幻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

叶永烈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九日

于上海“沉思斋”

张系国谈阿西莫夫

阿西莫夫是二十世纪想像力最丰富、点子最多的科幻小说家。要介绍阿西莫夫的作品可不容易，因为他极多产，而且一辈子没有停过笔。许多别的作家，尤其是科幻小说家，到了晚年都面临江郎才尽、想像力枯竭的困境，阿西莫夫却是个特例。他似乎永远不愁没有灵感，总是有另一个故事要说，另一个创意要发挥，因此称他是二十世纪科幻文学的大师，可说当之无愧。面对这么一位杰出的科幻小说家，我们不禁好奇，他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许多作家即使不停笔，也难免重复自己的旧作，为什么阿西莫夫很少有这种毛病？是天纵奇才，还是他有一套特别的刺激灵感的方法？

要了解阿西莫夫，不能不从他的身世讲起。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人，出生在俄国，三岁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美国对他而言其实是异乡，并非故乡。百老汇有一出有名的歌舞剧“屋顶上的提琴手”，描述的正是俄国犹太人的流浪经验。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的人，不仅沉醉于一首首动听的歌曲，也会同情犹太人到处被歧视迫害的遭遇。他们尽管在俄国住了几代，仍然被视为异族，最后不得不移民美国。

“异乡人经验”不仅是犹太意识的主要一环，恐怕也是陶冶一位科幻作家的重要因素，因为科幻小说里所描述的，正是异乡人的异乡经验。另一位和阿西莫夫几乎齐名的科幻小说家海莱恩的成名作，书名就叫作《异乡的异乡人》，绝非偶然。我们可以想像，幼年的阿西莫夫在父亲开的糖果店里

工作，自己也知道是打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异乡人，他的世界永远和别人的世界不一样。幼年的阿西莫夫，只有寻找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时他接触到科幻杂志，里面的人都和他一样是异乡人！他明白科幻世界和正常的世界不一样，自成‘一个体系，有自己的规律甚至自己的语言。阿西莫夫发现了科幻小说，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从此迷上科幻，终身不渝。他的经验，也说明了为什么不少科幻小说家和科幻小说迷，在幼年时都是不合群的孤独小孩。美国许多重要的科幻小说家都是犹太人，因此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科幻世界是异乡人的异乡世界，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美感经验——所谓疏离的美感。这种美感经验，必须依赖读者的想像力来完成。例如阿西莫夫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夜归》，叙述两千年才有一次真正黑夜的泰宁世界，在黑夜里出现的满天星斗，竟逼得所有第一次看见繁星的人都发疯。这样的世界，当然是小说家匠心独运创造出来的世界。但我们想像这世界上的人，如何在毕生经验的第一次黑夜里面对众星灿烂，便不能不和泰宁世界的人一齐战栗了，这种美感经验是诗的境界，所以最杰出的科幻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最终带给人的是诗般的超越境界。就这层意义讲，科幻小说和武侠小说截然不同。两者虽然都让读者暂时逃离现实，但武侠小说的世界依然是人间世（金庸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仍然充满对人间世的涉及和暗喻），科幻小说的世界则不再是人间世。

科幻世界既然是小说家精心营造的世界，其中每多科幻道具。所以一般人往往以为只有懂科学的人，才能写科幻小说或欣赏科幻小说。其实天下多的是毫无创意的科学家，要

这些人发挥想像力真是难如登天。也许科幻小说碍在一个“科”字，使对科学有恐惧感的人望之怯步，这真是极大的不幸。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既然能欣赏诗，就能欣赏科幻小说。我们读到“白发三千丈”的句子，并不会追究诗人的头发是否真正长到三千丈。对科幻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科幻道具，例如太空船、时间旅行等，也可作如是观。

好的科幻小说家带给读者疏离的美感，所仰仗的就是奇幻因素。如果要区分科幻小说和一般的小说，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幻小说必有奇幻因素，才能刺激读者的想像力。但这奇幻因素一旦用乏，成为陈腔滥调，后来的科幻小说再继续沿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我们对诗人的评价，第一位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是天才，第二位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是常才，第三位就是庸才了！所以最杰出的科幻作家本质上是诗人。诗人为了吟成一个字而捻断数茎须，科幻作家所计较的，当然不是吟成一个字，而是寻找新的奇幻因素，也就是寻找新的点子。

阿西莫夫无疑是此道高手，他的重要科幻小说都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幻因素，成为后来科幻小说的典范。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正因他一出手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他的三大系列——机器人、帝国、基地——各有“奇趣”，即使现在已经十分熟悉他的作品，仍不能不佩服他当年的创意。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阿西莫夫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好的解释也许来自阿西莫夫的自述。他曾经说过，撰写《基地》系列故事的灵感，是在地铁中产生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两年，两

个月前，德军攻入了苏联，四个月后，日本将突袭珍珠港……欧洲在战火中浴血挣扎，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希特勒的魔影之下……

“不过，八月一号那天，在纽约的地铁火车上，另一件事却占据了我的心思。

“那时我刚满二十一岁，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攻读化学，已经写了三年科幻小说。那天我约好了去见《震撼》(Astounding Stories)杂志主编坎贝尔(John Campbell)，跟他讨论我下一篇小说的大纲，看他愿不愿意采用。问题是，直到那时，我心中仍一点概念也没有，根本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上了车之后，我决定试试一个我偶尔采用的方法：随便挑一本书，翻开一页，看看第一眼见到的东西会给我什么灵感。那天我刚好带了本歌舞剧选集，我随意翻开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一个士兵和他的爱人的图片；士兵使我联想到军事帝国，由军事帝国又联想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使我联想到银河帝国——啊哈！我何不写一篇有关一个银河帝国的衰亡故事！毕竟，我不但读过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前后一共读了三遍！”

这故事不仅有趣，也透露了阿西莫夫的秘密。他寻找灵感的方法，其实就是使用随机联想。在另一篇文章《哪来那么多灵感》里，阿西莫夫对随机联想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如果想要记住甲事件，便将甲联想到另一件较明显的乙事件上；那么下次再看到乙，便立刻会反过来联想到甲。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也就是应用这个原理。不过上述的联想属于刻意的资讯组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人类还会不停地、

半无意识地随机组合各种资讯。有些人善于从这些零乱的组合中分析出有用的部分，这就是创意与创见的来源。”

最喜欢发明各种定律的阿西莫夫，把这办法写成两个定律：

定律一：一个人必须拥有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也就是必须博学，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定律二：一个人必须善于组合资讯，并且能够分析各种组合的意义，也就是必须够聪明，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除了博学和聪明外，阿西莫夫更提出直觉、勇气和运气三项作为创见的五大要素。用这五大要素来分析阿西莫夫自己，再贴切不过。阿西莫夫博览群书，联想力丰富，擅长运用直觉，所以永远有新鲜点子。他放弃终生教职，去写当时一般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科幻小说，不能不说极有勇气。话又说回来，他的运气也不错，年纪轻轻刚开始写作，就碰上最肯提拔后进、点子也多的主编坎贝尔。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真是一点也不错！没有坎贝尔的指点，阿西莫夫也不会写出《夜归》而一举成名。这是美国科幻文坛的一段佳话。阿西莫夫把这归于运气，其实倒不如在五大要素之外，再加第六项：良师和益友。但有趣的是，阿西莫夫谈创见，只强调“大胆假设”却忽略了“小心求证”，所以他终究是小说家而不是科学家。

这么说来，阿西莫夫不仅是天纵奇才，毕竟也有一套刺激灵感的方法，才会创意源源不绝。古人说“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亦是同一道理。如果一个人读破万卷书又行过万里路，外来的随机刺激不断触发他的联想，自然下笔如有神

了!

但是创意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个性，并且真正热爱写作，也不会像阿西莫夫一样写出那么多小说及非小说来。阿西莫夫的作品太多太杂，固然是他的缺点，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创意丰富的人多半天性好奇，很难专精一样，因为他事事都有兴趣，今天做这个，明天厌烦了就做那个。所以有的作家（如福楼拜）穷毕生精力只写一本书，却永享千秋盛名；有的作家必须忙碌一生写下几百本书，才赢得大师美誉。这是天性各有不同，无法强求的，谁高谁下倒也难说。以阿西莫夫而论，他只能是阿西莫夫，不可能是福楼拜。

但综观阿西莫夫的作品，仍有一定脉络可寻——由对人类历史兴亡的感喟出发，从而探究历史决定论及人类（包括机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

《基地》的缘起固然是阿西莫夫的随机联想已如上述，但在创作过程中，阿西莫夫则提出了大胆的构想。这个奇幻因素，他自己称为“心理史学”，就是运用非常先进的数学方法，对各种趋势进行统计研究。阿西莫夫预言，心理史学能够以高度的准确性，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势。

《基地》的构想，显然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但如果人类整体的变化方向可以预测，个人的自由意志仍然存在吗？阿西莫夫引用气体运动论答复：单一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是无法预测的，但如果以全部的气体分子运动来分析，就可以导出气体的运动定律，得出绝对的结论。

这样的答复不一定令人完全满意（气体分子毕竟和人不同，没有意识也没有意志），但是《基地》三部曲的故事无

疑引人入胜，成为阿西莫夫小说里极受欢迎的经典作品。

无独有偶，历史学家汤恩比也是在旅行的途中，触发灵感，创造出“挑战/回应”的理论。其后汤恩比费了数十年的时光，撰写《历史的研究》来证明他的理论。阿西莫夫则在地铁里想出银河帝国衰亡的故事，其后再添入心理史学的理论，甚至还借用了汤恩比的理论，据此撰写《帝国》及《基地》系列的虚构历史。这两个故事十分有趣，一个人由真实的历史出发，另一个人则进入虚构的历史，但两人的原起点，都是旅行过程激发的联想。

阿西莫夫另外一个著名的系列《机器人》，虽然故事的架构和气魄不如《帝国》和《基地》系列，但是对科幻界和机器人工程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有的评论家认为，阿西莫夫写机器人小说，创造了善良机器人来取代过去的邪恶机器人。其实在阿西莫夫之前，不少科幻作家写机器人并不全是邪恶机器人，即使《莫洛博士岛》里的机器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我认为阿西莫夫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有意识却无自由意志的机器人，这是过去的科幻作家不曾想到的。

过去的机器人或者只是架机器，或者是徒具机器外壳的人类。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显然不只是机器，因为他们拥有意识，会思考也能自行做决定。但这些机器人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受“机器人三大法则”的约束。

“机器人三大法则”，是人类控制机器人的安全措施，然而机器人也因此丧失自由意志。机器人不仅不得伤人，甚至没有权利自杀（因为自杀违反第三法则）！但是机器人真的就因此丧失自由意志吗？也不尽然，阿西莫夫自己也写过机器人小说《骗子》，让机器人厄比曲解“伤害”的意义。为了

避免人类受到（心理的）伤害，厄比不断说谎，来迎合人类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却没想到欺骗其实伤害更大。

比较更严重的曲解三大法则，是特别强调第一法则的重要：为了避免人类彼此伤害，所以不能不把人类软禁起来（关入地底世界、关入温室……），由机器人来控制一切。机器人可以不听人类的命令，因为在第二法则和第一法则抵触时，第二法则无效。这么一来，人类反而成为机器人豢养的宠物，丧失自由意志了！

这三大法则果然有漏洞，但因此让阿西莫夫和后世千千万万的科幻作者，可以钻漏洞创造出变化无穷的故事情节。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时读到科幻小说里引用机器人三大法则，可见阿西莫夫这个点子影响的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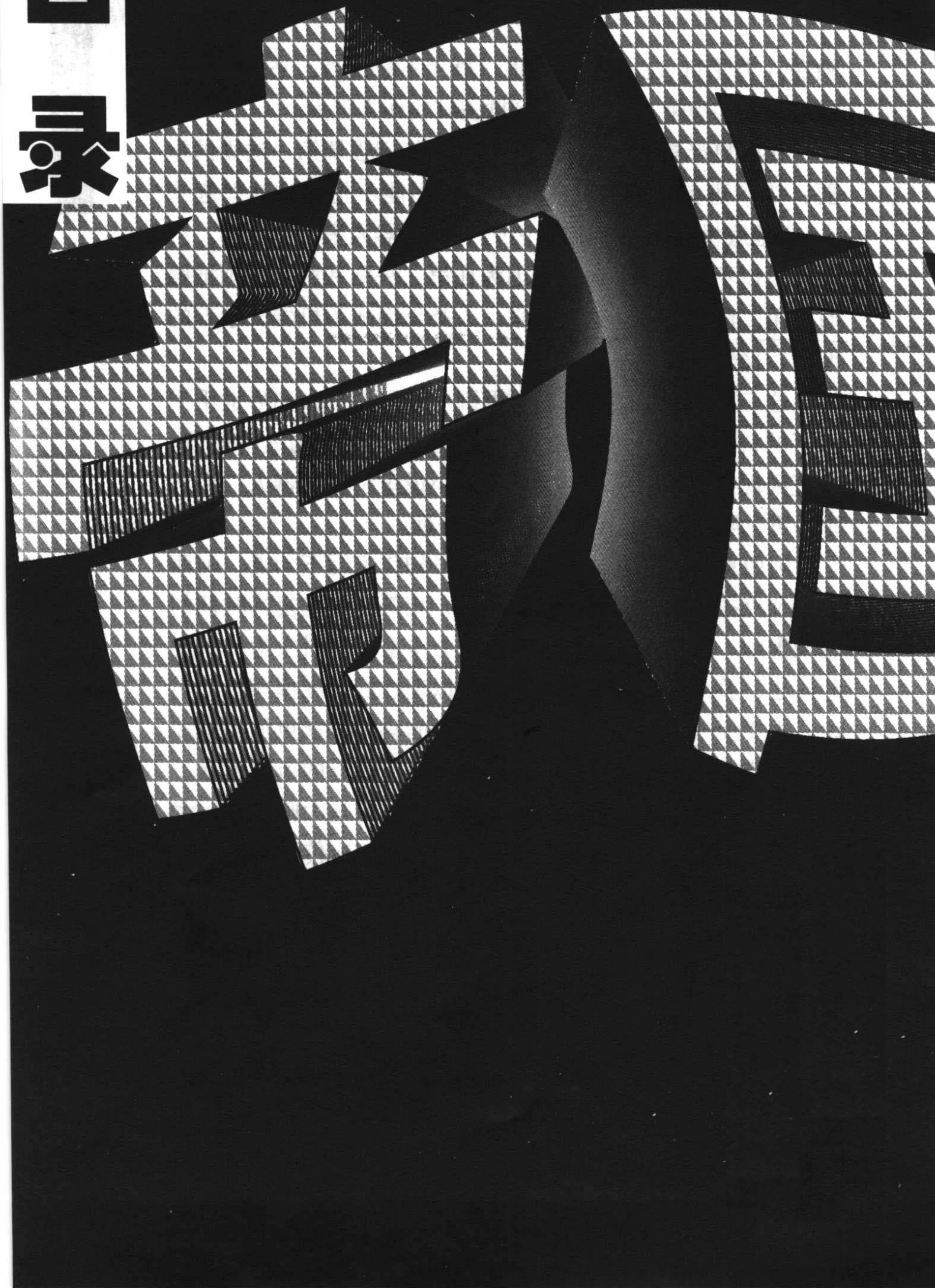
阿西莫夫的逝世，为战后代科幻作家写下句点。阿西莫夫和克拉克等战后代科幻作家，相等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大师。这些人学识渊博，想像力丰富，对科学抱持乐观的信心，关怀人类未来的大问题，以理性的态度撰写科幻小说，主要反映白种人的世界观。其后的科幻作家更加多姿多姿，更能反映多元化、多种族的世界观，关心的范围也有了改变，甚至以感性的态度撰写科幻小说。但是大师已去，大师长在。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真正流传下来的还是能经时间考验的作品。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些经典作品，现在由叶李华等人译成中文，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精心制作推出，真是令人兴奋的大事，相信读者会喜欢这套作品，百读不厌。

張系國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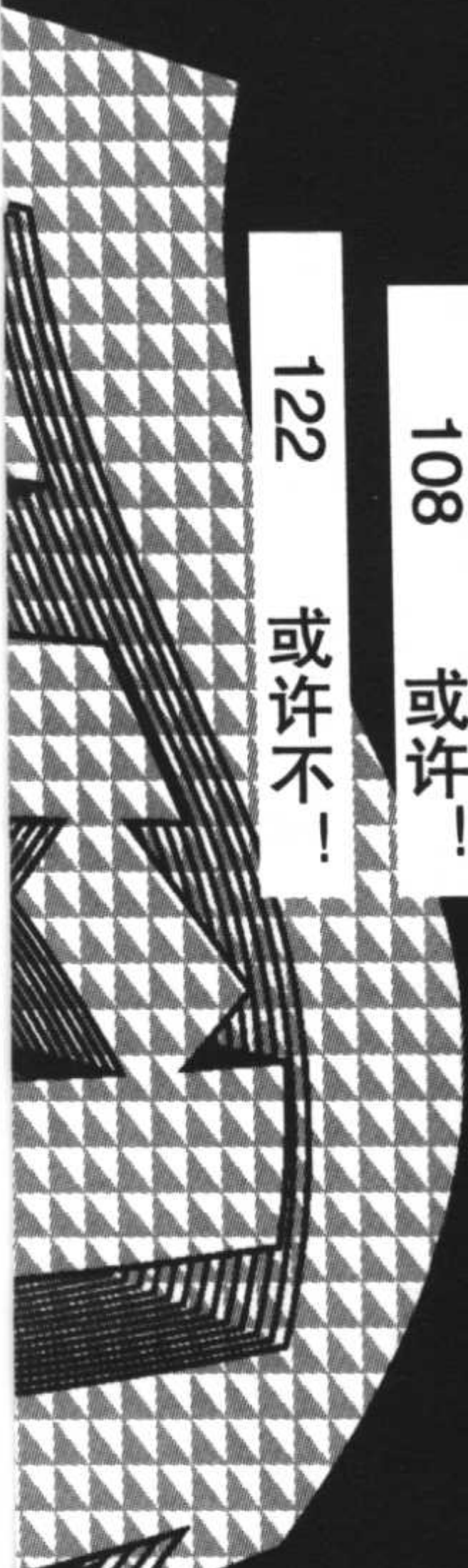
三

長



繁星若尘

- 1 呢喃的寢室
- 12 天罗地网
- 24 机会与腕表
- 38 自由？
- 48 坐立不安
- 58 王者之尊
- 69 心灵乐师
- 81 石榴裙
- 92 太上皇的裤子
- 108 或许！
- 122 或许不！
- 137 独裁者登场
- 150 独裁者在场
- 164 独裁者退场
- 171 太空中的洞口
- 181 追猎者！
- 194 猎物！
- 207 虎口余生！
- 218 虎口！
- 230 在哪里？
- 244 在这里？
- 257 在那里！



寢室中传出轻声的呢喃，音量几乎在听力极限之下。那是一种不规律的声响，但相当清晰，而且相当要命。

不过，并非这个声音吵醒拜伦·法瑞尔，将他从沉重、不宁的睡梦中拉回现实世界。此刻，他不停地翻来翻去，是想摆脱小桌上那一阵阵“嘟嘟”声，但却摆脱不掉。

他没张开眼睛，只是胡乱按下开关。

“喂——”他咕哝了一声。

呢喃的寢室

收话器中立刻有声音传出，听来既刺耳又响亮，拜伦懒得将音量调低。

那声音说：“请问拜伦·法瑞尔在吗？”

拜伦终于睁开眼睛，面对着周遭浓重的黑暗。他感到口干舌燥很不舒服，同时察觉寝室里有一丝徘徊不去的气味。

他答道：“我就是，请问哪位？”

对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回答，继续说下去，听得出声音越来越紧张，而且音量不小。“有人在吗？我想找拜伦·法瑞尔！”

拜伦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看准视讯电话的位置，猛力拍了一下控制键，小小的荧幕便亮起来。

他说：“我就在这里。”荧幕上出现一张刮得干干净净、左右有点不对称的脸孔，他认出那是桑得·钟狄。“早上再打来吧，钟狄。”

他正准备关掉通话装置，钟狄又说：“喂，喂，有人在吗？这是不是大学楼，五二六室？喂……”

拜伦突然发现讯号输出电路的小引示灯没亮。他暗自咒骂一句，赶紧按下开关，引示灯却没有任何变化。这时钟狄终于放弃，荧幕变得空无一物，只剩下一块正方形的空洞光芒。

拜伦关上荧幕，然后趴下来，试图再将脑袋埋进枕头里。他不大高兴，因为谁也无权三更半夜对他大吼大叫。他瞥了一眼床头板上微亮的数字，现在是三点十五分，大约要等四小时以后，室内的光线才会重新亮起。

必须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醒来也令他不高兴。虽然累积了四年经验，他仍无法适应地球人的传统建筑——全部采用钢



筋混凝土，低矮、厚实、没有任何窗户。这是一种上千年的传统，可回溯到力场防护罩尚未发明、原始核弹依然无坚不摧的时代。

不过那已经是过去式。核战曾对地球造成莫大危害，使大部分地区充满无法清除的放射性，毫无利用价值。如今虽然最坏的情况已成历史，但建筑物依旧反映出古老的恐惧。当拜伦醒来，四周是一片绝对的黑暗。

拜伦再度用手肘撑起身子。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于是他顿了一下。他仍未察觉寝室中致命的呢喃，反而发现了某种或许更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显然安全无数倍的东西。

他发现空气不再缓缓流动。平时空气总会不断更新，理所当然。他试着吞咽口水，结果却吞得很吃力。室内的气氛有种压迫感，通风系统早已停止运作，现在拜伦真的不高兴了，他甚至没法用视讯电话反映这件事。

为了确定起见，他又试了一次。乳白色的方形光芒再次闪现，在床上映出一团朦胧的珍珠色光辉。它仍能接收，却已无法发送讯号。好吧，算了，反正天亮前也不可能找人来修理。

他打了个呵欠，开始摸索拖鞋，又用掌根揉了揉眼睛。通风设备失灵，啊？难怪会有那种怪味道。他皱起眉头，使劲嗅了两三下。没有用，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不知道从哪里传来。

他起身向浴室走去，自然而然伸手摸向电灯开关，其实他只是想倒杯水，不一定真需要灯光。开关按下后，室内却黑暗依旧，他又气呼呼地试了几次。每样东西都坏了吗？他耸耸肩，在黑暗中将水一饮而尽，立刻感觉舒服许多。走回

床铺的时候，他又打了个呵欠，然后试了试寝室的总开关，结果发现所有的电灯都不亮了。

拜伦坐在床沿，将一双巨掌放在结实的大腿上，开始思索这一切。通常，这种事得跟管理人员好好理论。没人奢望在大学宿舍受到旅馆般的待遇，可是，太空啊，学生至少能够要求一些最低的效率水准。只是，现在这点对他而言也不怎么重要了，毕业典礼在即，他的学业已经结束。三天后，他就要对这间宿舍说最后一声再见，同时，也要向地球大学与地球告别了。

但无论如何，他现在也许还是该报告一声。仅仅反映，而不批评。他可以出去使用大楼的电话。他们可能会送来一盏自备电源的电灯，甚至可能临时装设一台电扇，让他可以安稳睡上一觉，不至于因心理作用产生窒息感。假如没人理睬，就让他们都飘到太空去吧！反正只剩两个晚上了。

借着失灵的视讯电话发出的光芒，他找到一条短裤，又套上一件短上衣。他认为这样穿就够了，并没有换掉拖鞋。其实这栋混凝土建筑有着厚实、几乎隔音的隔间，就算他穿上钉鞋在走廊用力踏步，也不会惊醒任何人，不过他还是不觉得有换鞋子的必要。

他向门口大步走去，拉下门杆，这动作倒很顺利。他马上听到“咔哒”一声，代表门锁已被启动。但实际上却不然，他使尽力气，连手臂上的二头肌都鼓起来，大门仍旧纹丝不动。

他后退几步。真是活见鬼，难道整栋大楼都停电了？不可能，电钟还在走，视讯电话也还能正常收讯。

慢着！有可能是那些家伙——诅咒他们邪异的灵魂吧。



这种事并不新鲜，虽然幼稚，但他自己也参与过这类愚蠢的恶作剧。如果有哪个家伙在白天溜进来，将这一切布置妥当，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不对啊，他记得准备就寝时，通风系统与电灯都还正常。

好吧，那就是半夜溜进来的。这栋大楼是一座古老、过时的建筑，要使电灯与通风系统的电路失灵，不一定需要机械，而将大门堵死同样不难。现在他们一定都在等待天亮，等着看冤大头拜伦发现出不了门时，会有什么好戏。他们也许到中午才会放他出来，再好好嘲笑他一番。

“哈，哈。”拜伦绷着脸，自言自语。若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关系。不过他总得做点什么，好多少扭转一点局势。

他转过身，脚趾踢到一样东西，那东西在地板上一滑，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借着视讯电话昏暗的光芒，他勉强看见了那东西的掠影。于是他将手伸进床下，在地板上左右摸索着。总算摸到了，他将那东西凑到荧幕光芒附近。（他们还不够聪明，应该让视讯电话完全停摆，而非仅仅拉断送讯电路。）

他发现手上抓的是个小圆柱体，半球形的顶端有个小孔。他将小孔凑近鼻端仔细闻了一下，室内的怪味真相大白了，是催眠瓦斯的气味。当然，那些家伙在破坏电路时，得借着这东西令他昏睡不醒。

现在，整个经过在拜伦脑中一步步勾勒出来了。用铁棍撬开大门很简单，不过是整个过程中唯一危险的步骤，因为他可能在那时惊醒。为了这场恶作剧，他们也许白天就对大门动过手脚，让它看来好像关上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而他昨晚也未曾检查。无论如何，只要打开门，他们就能丢进一

罐催眠瓦斯，再将大门关上。罐中的麻醉剂会慢慢渗出，只要达到万分之一的浓度，就绝对能让他昏迷不醒。这时他们可再进来，当然是蒙着口鼻。太空啊！一块湿手帕就能阻挡催眠瓦斯十五分钟之久，这点时间绰绰有余了。

这也解释了通风系统为何出现故障。为预防催眠瓦斯弥散太快，他们必须让空气循环中止。事实上，这件事得放在最前面。视讯电话失灵使他无法求救；大门堵住使他无法逃走；切断电源则有助于引起恐慌。好家伙！

拜伦哼了一声。对这种事不能太敏感，否则根本交不到朋友。玩笑总归是玩笑，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他能将门打坏，这个恶作剧就半途夭折了。想到这里，他上半身结实的肌肉开始绷紧。可是蛮力完全无济于事，这种门是为了防御核弹攻击设计的。该死的传统！

但总该有办法出去，他不能让他们得逞。首先，他需要一个光源，一个真正的光源，不是视讯电话那种既不理想又动不了的光芒。这不成问题，衣柜里面有个自备电源的手电筒。

当他摸到柜门控制钮的时候，一时之间，他甚至怀疑衣柜也被堵死了。不过柜门轻易就打开来，平稳地滑进壁槽。拜伦对自己点了点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特殊理由堵死衣柜，再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抓起手电筒，正准备转身，刚才关于恶作剧的整个理论却在瞬间完全崩溃。他吓得全身僵硬，腹部因紧张而肌肉突起，然后他屏住气息，开始用心倾听。

他醒来这么久，直到现在才听到寝室里的“呢喃”。他听到一阵微弱且断断续续的“笑谈”，立刻认出这声音代表了什



么。

他不可能听不出来，那正是“地球死亡之音”，是一千年前所发明的一种声音。

说得明白些，那是放射计数器发出的声音。每当一个带电粒子或硬伽马波射入计数器，就会令它产生一次响应，电子的大量跃动便汇聚成低声的呢喃。这是计数器发出的声音，为它唯一能倒数的事——死亡——倒数！

拜伦缓缓地，蹑手蹑脚地向后退。退了两米后，他才让白色光束射进衣柜深处。计数器果然在那里，在靠里头一个角落，但除了计数，它无法提供更多的讯息。

拜伦还是新鲜人的时候，那个计数器就躺在那里了。大多数从“外世界”来的新鲜人，在他们来到地球的第一周，便会买一个这样的计数器。因为刚刚抵达地球时，他们都对地球的放射性非常敏感，觉得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通常在第二年，他们就会将计数器卖给新生，但拜伦一直没那样做。如今，他万分感谢自己的决定。

他转身走向书桌，睡前他都将腕表摆在那里，还好它没有不翼而飞。他拿起腕表，凑近手电筒光束，手微微发抖。这种表的表带以柔韧的塑料编成，呈现近乎液体般的洁白，而它现在颜色未曾改变。拜伦将它拿远一点，试着从不同角度观察，结果发现它纯白如昔。

这种表带也是新生必购之物。硬辐射会使它变成蓝色，而蓝色在地球代表死亡。假如你迷了路，甚至只是不小心，大白天都很容易走到一块放射性土壤上。城外数英里就开始有这种区域，政府尽可能将那些地带隔离起来。当然没人会故意走向那种死域，不过表带总是一种保险设备。

假使表带竟然变成淡蓝色，你就得上医院接受治疗，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表带的原料对放射性敏感的程度与你一样，而利用适当的光电装置，便能测量蓝色的强度，借此即可迅速决定伤害的严重程度。

紫蓝色则代表完蛋了。正如同这种颜色变不回来，你同样已经回天乏术，不会再有任何疗法、任何机会、任何希望。你能做的，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等上一天到一周；而医院能做的，则是进行准备火化的最后手续。

但至少他的表带还是白的，拜伦心中的喧扰总算平静了些。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多少放射性。这会不会是玩笑的另一部分？拜伦思索了一番，最后判断没这个可能。没有任何人会对别人开这种玩笑，至少在地球上不会。因为根据地球的法律，非法使用放射性物质是一项死罪。在地球上，对放射性物质的处理非常谨慎，他们必须如此。因此，假如没有天大的特殊理由，不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

他仔细地、清楚地默想一遍，勇敢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什么天大的特殊理由，使某人想要谋杀他。可是为什么呢？根本没有动机。他今年二十三岁，这二十三年来，他从未树立大不了的敌人。没有“这么”大不了的，严重到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他紧揪着短短的头发。这是一种荒谬的思考，可是他无法摆脱。他又小心翼翼地走回衣柜，那里面必定有什么放射性物质，而四小时前还不在那里。结果，他几乎立即发现答案。

那是个小盒子，长、宽、高都不超过六英寸。拜伦认出它是什么东西，下唇不禁微微打颤。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可是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他提起那个计数器，将它拿到寝室中，那种低声的呢喃便减弱许多，几乎接近终止。当他将薄层云母隔板对准那盒子时，声音又重新出现，放射线就是从隔板射入计数器的。现在他心中再无疑问，那正是一颗“放射线弹”。

目前的放射线本身不会致命，它们只能算引信。在那盒子的某个角落，装置了一个微型原子堆。寿命短暂的人造同位素放出的粒子会穿透它，将它慢慢加热。在达到热度与粒子密度的阈值后，原子堆就会开始反应。虽然反应的高热会将盒子熔成一团金属，通常并不会发生爆炸，但会爆发出巨量的致命放射线，使附近所有的生物无法幸免。它的有效半径视其大小而定，从六英尺到六英里不等。

没有任何办法看得出何时会达到阈值，或许不会超过几小时，也或许就在下一刻。拜伦仍无助地站在原地，被汗水湿透的双手紧握着手电筒。半小时前，视讯电话将他叫醒，当时他还不知死活，现在，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拜伦可不想死，但他被禁闭在寝室内一筹莫展，也找不到任何能躲藏的地方。

他知道这间寝室的地理位置。它位于走廊尽头，所以仅有一侧紧邻另一间寝室。当然，楼上楼下也都有人住。但楼上的寝室他没办法，而隔壁的寝室则紧贴他的浴室，那边也是以浴室与他的浴室相邻，他不信能让隔壁的人听到自己的呼救。

只剩楼下那间了。

房里有几把折椅，是招待访客用的，他举起其中一把。折椅撞向地板，发出“啪”的一声，但声音实在不怎么大。

于是他改用椅子的侧面敲击地板，声音才变得较刺耳有力。

每敲一下，拜伦都会稍微等一阵子，看这样能不能吵醒楼下的人，把他吵得不得不向舍监告状。

突然，拜伦听到一阵微弱的嘈杂声，于是停止了动作，那把椅子还举在头顶上。嘈杂声又传来了，像是微弱的叫喊，从房门那个方向传来。

他丢开折椅，也开始大喊大叫，再将耳朵紧贴门缝。可是房门与墙壁密合得滴水不漏，门缝处的声音一样模糊不清。

但他还是听得出来，有人正在叫他的名字。

“法瑞尔！法瑞尔！”连续叫了几次后，对方又说了些别的，也许是“你在里面吗？”或者“你还好吗？”之类。

他大吼答道：“把门打开！”连吼了三四次。他急得满身大汗，因为放射线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他觉得外面的人似乎听到了。至少，又有含糊的叫声传进来。“小心……手铳……”他知道他们的意思，赶紧离开门边向后退。

接着便响起几下尖锐的爆裂声，他感到室内的空气也在振动。然后是扯裂什么东西的巨响，大门应声向内倒下，走廊的光线立刻涌进来。

拜伦猛然向外冲，两只手臂急急伸开挡着：“别进去！”他吼道，“看在地球的分上，别进去！里面有颗放射线弹！”

他面前出现两个人，其中之一是钟狄，另一位则是厄斯贝克。后者是他们的舍监，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

“放射线弹？”厄斯贝克吓得结结巴巴。

钟狄却面不改色：“有多大？”三更半夜，钟狄的服饰也未免太讲究了，他手中仍握着手铳，看来很不相称。

拜伦只能用双手比一下大小。

“好。”钟狄应了一声，然后转身面对舍监，似乎显得相当冷静，“你最好将这区的学生全部疏散，如果校园任何地方有防护铅板，赶快把它们搬过来，挡在走廊上。清晨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他又转身面对拜伦：“有效半径也许有十二到十八英尺，它怎么会跑到你房里？”

“我也不知道。”拜伦用手背擦了擦额头，“要是你不介意，我得找个地方坐一下。”他向手腕瞥了一眼，才发觉腕表仍留在室内。突然他有一股疯狂的冲动，想要冲进去将腕表抢救出来。

疏散行动开始了，学生被迅速驱离宿舍。

“跟我来，”钟狄说，“我也认为你最好坐一会儿。”

拜伦问他：“什么风把你吹到我门口？并非我不感激你，这点你该了解。”

“我打电话给你，结果没人接听，我又非见你不可。”

“见我？”他试图控制着不均匀的呼吸，每个字都说得很仔细，“为什么？”

“为了警告你，你的性命受到威胁。”

拜伦冷冷一笑：“我也发现了。”

“这只是个序幕，他们还会继续尝试。”

“‘他们’是谁？”

“别在这儿说，法瑞尔。”钟狄道，“这件事我们需要私下谈。你是特定目标，而我现在这么做，或许也已经让自己身陷险境了。”

学生交谊厅空荡荡的，而且伸手不见五指。清晨四点半，这里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状况。但钟狄打开门后仍迟疑了一下，听听里面究竟有没有人。

“别开灯，”他轻声说，“我们谈话不需要灯光。”

“今天晚上我可受够了黑暗。”拜伦喃喃道。

“那我们把门留一道缝吧。”

拜伦没力气与他争辩。他瘫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外面透进来的长方形光芒，随着大门渐渐掩起，它被压成一条细线。如今危险已经过去，他反倒开始感到心悸。

天罗地网

钟狄将门固定好，又把他的短指挥棒放在地板上那道光线的位置：“注意看着，要是有人经过，或者大门被推开，它都能警告我们。”

拜伦说：“拜托，我没心情玩什么阴谋诡计。如果你不介意，就请赶快讲，你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事。你刚才救了我一命，这点我明白，明天我会好好谢你。现在我只想小酌一杯，然后大睡一觉。”

“我了解你的感受，”钟狄说，“可是你刚才差点一睡不醒，现在你只能算暂时躲过，不过我希望使它不只是暂时而已。你知道我认识令尊吗？”

这问题来得很突兀，拜伦扬起眉毛，但这个动作在黑暗中等于白做。于是他说：“我父亲从没提到过认识你。”

“如果他提过，我才会惊讶呢。我和他来往，用的并不是我在此地用的名字。顺便问一句，你最近有没有令尊的消息？”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他现在有很大的危险。”

“什么？”

借着昏暗的光线，钟狄的手摸到拜伦手臂，紧紧抓住：“拜托！保持你原来的音量。”这时拜伦才发觉他们一直在悄声交谈。

钟狄继续说：“让我说得更具体点。令尊已遭到扣留，你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吗？”

“不，我当然不了解。什么人扣留他？你的企图又是什么？你干吗要来烦我？”拜伦两侧的太阳穴起伏不已。刚才的催眠瓦斯与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对面前这位冷面的纨绔子弟无法等闲视之。这人与他坐得那么近，即使耳语也跟喊叫

声一样清晰。

“当然啦，”钟狄又悄声道，“你对令尊的工作应该略知一二吧？”

“假如你真的认识家父，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维迪莫斯牧主，那就是他的工作。”

钟狄说：“好吧，除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营救你，你实在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应该信任我。不过你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一清二楚了。譬如说，我知道令尊一直在暗中策划，准备反抗那些太暴人。”

“我郑重否认！”拜伦紧张地说，“就算你今晚救了我一命，你还是无权这样指控我父亲。”

“你的辩解实在很拙劣，小伙子，而且是在浪费我的时间。难道你还看不出耍嘴皮子无济于事？让我直说吧，令尊已遭太暴人扣留，现在或许已经遇害了。”

“我不相信。”拜伦准备要站起来。

“我的确有消息渠道。”

“好了，钟狄。我没心情听你讲这些故作神秘的话，我也厌恶你的企图……”

“什么企图？”钟狄的声音不再那么温文儒雅，“我对你说这些，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提醒你，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这个你不愿接受的情报，我知道，可能有人将试图谋杀你。想想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法瑞尔。”

拜伦道：“继续说吧，别拐弯抹角，我听着。”

“很好。我猜，法瑞尔，你知道我是来自星云众王国的同胞，虽然我一直冒充织女星人。”

“听你的口音，我判断有这个可能，但这似乎并不重要。”



“这点很重要，朋友。我所以来到此地，是因为我和令尊一样不喜欢太暴人。过去五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压迫我们这些人，这段时间不算短。”

“我不是政治人物。”

钟狄的声音好像透出一丝怒意：“喔，我不是他们的间谍，也不是故意来找你麻烦。一年前他们将我逮捕，就像现在逮捕令尊一样。结果我设法逃脱，来到地球。在我做好返乡准备之前，我认为待在这里还算安全。就是这样，有关我个人的事，需要对你说的都说完了。”

“这些已经比我想知道的还多了，先生。”拜伦无法克制不友善的情绪，钟狄过分中规中矩的礼貌态度，实在令他不以为然。

“我知道，但我至少得告诉你这些，因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有机会结识令尊。他和我一起工作，或者说应该，我和他一起工作。而他与我相处时，用的并不是天雾行星最有权势的贵族那种官方身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拜伦点点头，在黑暗中这根本是无意义的动作。然后他说：“了解。”

“好，我们把话题再拉回来。即使在地球，我的情报来源也一直没断。所以我知道令尊被逮捕了，这是确实的情报。至于你，正如我所怀疑的，你已经成为被谋杀的目标。”

“怎么说？”

“太暴人既然抓到了令尊，还会让你这个做儿子的逍遥法外吗？”

“你的意思是，我房里的放射线弹是太暴人放的？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不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局势吗？太暴人统治着五十个世界，却与被统治者的人数比例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够的。迂回间接的手段，例如阴谋、暗杀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在太空中所布下的天罗地网又密又广，我确信它已经横跨了五百光年，一直延伸到地球来。”

拜伦尚未从刚才的噩梦中完全清醒。远处模糊传来搬动铅板的声音，而在他的寝室中，那个计数器一定还在继续呢喃。

他说：“这不合理。本周我就要回天雾星去，他们应该知道，何必要在这里杀害我呢？只要再等几天，我就会自投罗网。”找到这个漏洞令拜伦大大松一口气，他多么希望自己的逻辑正确。

钟狄凑近了点，呼出的芬芳气息吹动拜伦一侧的头发：“令尊很有人望，他的死——一旦遭太暴人监禁，就很可能被处决，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即使是被太暴人驯服得丝毫没有勇气的亡国奴，听到令尊的死讯也会愤慨不已。你继任维迪莫斯牧主后，就可以纠合这股怒火。若是将你一并处决，会使人民变得加倍危险，他们可不想让你变成烈士。如果你是在某个远方世界意外身亡，那他们就方便多了。”

“我不相信。”这句话已成为拜伦唯一的挡箭牌。

钟狄站起来，调整了一下薄手套。“你太做作了，法瑞尔。”他说，“如果你假装并非完全不知情，你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还更可信。令尊想必是为了保护你，才避免让你知晓实情，但我不信你能完全不受他的信仰影响。他对太暴人的仇恨很自然会感染你，使你不由自主想要挺身反抗他们。”

拜伦只是耸耸肩。

钟狄继续说：“你成年之后，令尊甚至会想到开始利用你。你待在地球顺理成章，看来不像一面求学、一面还在进行什么特定任务。也许就是因为你并未完成任务，太暴人才准备杀你。”

“这是愚蠢的通俗剧情节。”

“是吗？姑且算是吧。就算现在真理无法说服你，接下来的事实也会令你心服口服。不久将有另一个取你性命的行动，而下一次就会成功。从现在起，法瑞尔，你等于是个死人了。”

拜伦抬起头来。“慢着！这件事和你个人究竟有什么利害关系？”

“我是个爱国者，我希望看到众王国重获自由，都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

“不，我是说你个人的利害关系。我不能光是接受理想主义，因为我不相信你有。这样说要是冒犯了你，那我实在很抱歉。”拜伦的话一字一字说得很坚决。

钟狄再度坐下：“我的土地全部遭到没收。在我流亡前，被迫接受那些侏儒的命令，就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离开自己的土地之后，我开始渴望重建一个太暴人来临前的时代，让我能做个像我祖父那样的人，这种念头过去从未如此强烈。我想要发动一场革命，这个实际的理由够不够充分？令尊本来可以担任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你辜负了他！”

“我？我才二十三岁，对这些一窍不通。你可以找到更适当的人选。”

“当然，可是除了你，令尊没有第二个儿子。假使令尊遭

到杀害，你就是新任的维迪莫斯牧主。只要你拥有这个身份，就算你才十二岁，而且还是个白痴，对我一样是无价之宝。我需要你的原因，和太暴人必须除掉你的原因完全相同。你可以不相信我的理由，但可别怀疑他们。你的寝室有颗放射线弹，它唯一的目的是取你性命。还有谁会想杀你？”

钟狄耐心等了一会儿，便听到对方悄声的回答。

“没有什么人，”拜伦说，“据我所知，没有人会想要杀我。那么有关家父的事竟然是真的了！”

“那是真的，将它视为战祸的一环吧。”

“你认为我这样想就会好过一点吗？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为他竖一块纪念碑？而且还是辐射碑文，你在一万英里外的太空都能看见！”拜伦的声音渐渐变得有点激动，“这样就能使我高兴吗？”

钟狄继续默默等待，拜伦却没再说什么。

于是钟狄说：“你准备怎么做？”

“回家。”

“所以说，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我说了，我要回家。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如果他还活着，我要把他救出来。万一他遇害了，我要……我要……”

“够了！”这位老大哥的声音变得冷酷而烦躁，“你像个孩子一样胡说八道。你绝不能回天雾星去，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唉！我面对的到底是个婴儿，还是个讲理的年轻人？”

拜伦喃喃道：“你有什么建议？”

“你认识洛第亚的执政者吗？”

“那个太暴人之友？我当然认识这个人，也知道他是谁。众王国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亨瑞克五世，洛第亚执政者。”

“你见过他吗？”

“没有。”

“这才是我所问的意思。如果你从没见过他，就不能算认识他。这家伙是个低能者，法瑞尔，我这么说可不是比喻。但无论如何，等令尊的维迪莫斯牧权被太暴人没收后——那是一定的事，就像我的土地一样——就会转赠给亨瑞克。把牧权托付给他，太暴人会感到安全无虞，而你，必须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亨瑞克至少对太暴人有点影响力，即使只是个谄媚的傀儡所能发挥的影响，他也许还是能设法使你复位。”

“他何必这么做？他更有可能将我交到他们手里。”

“的确如此。但你要提高警觉防范，你若尽力而为，还是有机会躲过一劫。记住，你拥有的头衔既珍贵又重要，但它不是万能的。从事这种密谋活动，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民众基于感情因素，以及尊崇你的头衔，的确会聚在你身边，可是要长期留住他们，你就需要大量金钱。”

拜伦思索了一下：“我需要时间做决定。”

“你没有时间了。那颗放射线弹放到你房间后，你的时间就用完了。现在就采取行动吧，我可以给你一封介绍信，让你去见洛第亚的亨瑞克。”

“这么说，你跟他很熟喽？”

“你的疑心从来不停止，是吗？我曾经代表林根的独裁者，率领使节团前往亨瑞克的宫廷，跟他有一面之缘。他低能的心智也许早已忘了我，但他不会有胆子表现出来。我的信可以为你引荐，然后你见机行事。早上我就会把信交给你，

中午有艘太空船飞往洛第亚，船票我准备好了。我自己也要走，但我会循另一个通道。别再逗留，你在这里的学业全部结束了，对吧？”

“还有个学位授予仪式。”

“只不过是一片羊皮纸，对你有什么重要吗？”

“现在不了。”

“你有没有钱？”

“够用了。”

“很好，太多反倒会引起怀疑。”他突然提高声音，“法瑞尔！”

拜伦从接近恍惚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什么事？”

“回到同学那里去，别告诉任何人你要走了，让你的行动为你发言。”

拜伦默默点了点头。在他心灵深处某个角落，仍想到任务尚未完成，自己就这么一走了之，也算是辜负命在旦夕的父亲。他承受着无可奈何的悲痛——父亲应该多告诉他一点，应该让他分担那些危险，不该让他如此盲目行动。

父亲在密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既然知道了真相，或说至少知道得比较多了，那么，父亲叫他从地球文献中寻找的那份文件，现在更加重要了。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取得那份文件，没有时间怀疑这一切，没有时间拯救父亲，或许也没有时间活下去。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钟狄。”他最后说。

桑得·钟狄在宿舍外的台阶停下来，向大学校园瞥了一眼，眼光中显然没有赞许之意。

然后，他沿着砖铺的走道向前走去。自古以来，位于都

市的校园都喜欢营造一种田园风貌，这条蜿蜒的走道便建在这种人工田园中。从这里，他能看到城中唯一一条大街的灯光在前方闪耀，而在更远的地方，则映着永不熄灭的放射性蓝光。白天那种蓝光被日光掩盖，现在则看得清清楚楚，可算是史前战争的无言证词。

钟狄抬头望向天空，暗自寻思了一会儿。在那遥远的星云深处，曾有二十几个互相倾轧、不断扩张的独立政体。五十多年前，太暴人突然从天而降，一夕之间结束了这一个个政体。如今，在毫无预警且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死亡的宁静竟然即将降临。

当初的巨变有如晴天霹雳，至今他们尚未完全恢复。现在仅剩某种抽痛，偶尔会刺激一两个世界，毫无实际作用。想要将这些抽痛组织起来，安排它们在适当时机同时发动，将是个很困难、很漫长的工作。好啦，他在地球的闲散日子过得够久了，如今已是该回去的时候。

此时，家乡的其他人，也许正在试图与他联络，正在传送讯息到他的房间。

于是他稍微加快步伐。

钟狄走进自己房间后，果然收到远方传来的波束。那是一种私人波束，其安全性绝对毋庸置疑，保密程度亦无丝毫漏洞。这种波束不需要有形的接收器，不需要任何金属或电线捕捉周遭微弱飘忽的跃动电子——它们承载的细微电脉冲，是从五百光年外的另一个世界，经由超空间传送过来的。

屋内的空间已经极化，随时可以开始收讯。空间的无规结构已排列整齐，然而除了收讯，没有其他方法能侦知空间的极化。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只有他自己的心灵可充当接

收器，只有他的神经细胞结构才具有那种特殊的电性特征，得以与载送讯息的载波束产生共振。

讯息的保密性与他脑波特征的唯一性同样绝对。在整个宇宙的千兆人口中，想要找到另一个与他足够接近的人，能接收到他的私人波束，这种机率仅有亿兆分之一。

呼叫从无际、空虚、不可思议的超空间呼啸而来，钟狄的大脑感到了轻微的刺激。

“……呼叫……呼叫……呼叫……呼叫……”

发送讯号比接收讯号复杂得多，必须使用某种机械装置，产生一个极其特殊的载波，才能将讯息传送到彼端星云的接收器，而这个装置就藏在他右肩的饰扣上。当他踏入极化空间后，发讯装置便自动触发，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只剩下全神贯注地刻意驱动思想。

“我在这里！”根本不需要其他的识别讯号。

单调重复的呼叫讯号随即停止，他心灵中开始有话语形成：“我们问候您，阁下。维迪莫斯牧主已遭处决，当然，这个消息尚未公开。”

“我并不惊讶，有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

“没有，阁下。牧主一直未做任何口供，他是个勇敢且忠诚的人。”

“没错。可是光有勇敢和忠诚还不够，否则他也不会被捕，轻度的胆怯或许更有用。没关系！我跟他儿子谈过，就是那个新牧主，他已经跟死神打过照面，我们将要利用他。”

“可以请问如何利用吗，阁下？”

“最好还是让事实回答你的问题。如今为时尚早，我当然还无法预见结果。明天，他将启程去洛第亚见亨瑞克。”

“亨瑞克！那年轻人将有生命危险，他是否知晓……”

“我已尽我所能告诉他了。”钟狄以严厉的口吻答道，“在他尚未有所表现前，我们不能对他太过信赖。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只能说可以送他去冒险，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可以牺牲掉，相当不足惜。以后别再发送讯号到这里来，我马上就要离开地球。”

做了个表示结束的手势后，钟狄便在心中切断通话。

然后，他平静地、慎重地回想着过去一整天发生的事，将每个事件都衡量一番。他渐渐发出微笑，每件事都安排得完美无缺，这场戏将自动演下去，直到最后一幕終了。

没有任何一环要靠运气。

太空船脱离行星表面的第一个小时，是整个旅程中最平凡无趣的一程。升空前总是一团混乱，几乎无异于远古时代在某条太古河流中，人类第一艘独木舟下水时的情景。

你找到你的舱房，你的行李安置妥当，你随即感到周遭有股陌生而莫名的紧张气氛。最后一刻的亲昵拥抱，总是伴随着高声的喧嚣，等到嘈杂声渐渐消失，便传来气闸关闭的沉闷铿锵声。当闸栓向内自动旋转时，空气中又响起一阵飒飒声，闸栓就像个巨大的钻头，将气闸紧紧密封起来。

机会与腕表



接下来则是诡异的静寂，每间舱房的红色讯号灯随即闪起：“调整抗加速衣……调整抗加速衣……调整抗加速衣……”

服务人员在走廊上来回奔走敲着每扇舱门，然后猛然地将门拉开：“对不起，请穿上抗加速衣。”

于是你开始与抗加速衣奋战，它又冷、又紧，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但它连接到一个液压系统上，可以吸收升空时引起的难过压力。

远处传来核能发动机的隆隆声，由于尚未穿越大气层，发动机仅处于低功率状态。然后，你突然顶住抗加速衣中缓缓减压的油液，感到几乎不断后退。不久，当加速度减小时，你又觉得开始慢慢向前移动。假如你在这段时间并未感到恶心想吐，可能整个旅程都不会再发生太空晕。

在最初三小时的飞行中，观景室不对旅客开放。等到太空船将大气层远远抛在后面，观景室的双重门即将打开的时候，门外早已排了长长一列队伍。通常“行星族”（换句话说，就是从未到过太空的人）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然而，不少经验老到的旅客也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毕竟，从太空中眺望地球，是旅客“必看”的奇景之一。

观景室是太空船“外皮”的一个“水泡”，由两英尺厚的钢化透明塑料制成，形状还真像半个肥皂泡。现在，太空船不再受到大气与尘埃粒子的摩擦，因此铍钢制成的伸缩保护盖收了起来。室内的灯火尽数熄灭，看台上则挤满旅客。在“地球反照”的辉映下，一张张朝栅栏外遥望的脸孔都清晰无比。

地球就悬在下方，像个巨大而闪耀着橙、蓝、白三色光

芒的气球。呈现眼前的半球几乎全是日照面，从云缝中可以看见陆块，以及点缀着稀疏绿色线条的橙色沙漠。海洋是蓝色的，以地平线与漆黑的太空接壤，看来对比分外强烈。在黑暗的、一尘不染的太空中，则布满无数灿烂的星辰。

旅客们都耐心等待。

他们真正想看的并非昼半球。当太空船继续缓缓地、不知不觉地向侧面加速，离开黄道面后，光芒耀眼的极冠便逐渐出现。夜面的阴影在慢慢吞噬整个地球，欧亚非大陆构成的庞大世界岛，正庄严地步上舞台，不过北方却在“下方”。

地球上病态的不毛土壤，在黑夜中发出珍珠般的光芒，暂时掩饰了它的恐怖。土壤中的放射性是泛着晕彩的蓝光之洋，在奇异的彩带中闪闪发光，仿佛指点着当年核弹投掷的地点。那时候，距离力场防护罩的发明还有整整一代，等到足以抵御核爆的防护罩发明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世界能以这种方式自杀。

旅客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奇景，直到几小时后，地球才变成无际黑暗中半枚明亮的硬币。

拜伦·法瑞尔是众多观赏者之一。他独自坐在最前排，两臂搁在栏杆上，若有所思地出神凝望。他从未预料到会这样子离开地球，方式不对，太空船不对，就连目的地也不对。

他用晒黑的前臂摩挲着下巴的胡碴，早上没刮胡子实在糟糕。待会儿回到舱房后一定要马上刮干净。此时此刻，他还有点不想离去。这里有很多人，回到舱房将只剩他一个人。

或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该赶紧离去？

他不喜欢这种没有经历过的感觉，自己成了他人的猎物，身边却没有任何朋友。

他已经失去所有的友谊。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当他被那通电话吵醒的一瞬间，它就消失无踪了。

即使在学生宿舍，他也变成令人头疼的人物。当他结束与钟狄的谈话，从学生交谊厅回来的时候，舍监老厄斯贝克马上向他冲来。厄斯贝克简直六神无主，声音听来非常刺耳。

“法瑞尔先生，我一直在找你。这真是个太不幸的意外，我实在不了解，你能想到任何解释吗？”

“不，”他几乎吼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进房间，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天亮以后就可以，这点我确定。我们设法把装备搬来这里，检验了那个房间，已经没有任何超过正常本底值的放射性。你能逃过一劫实在非常幸运，一定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

“没错，没错。可是如果你不介意，现在我想休息一下。”

“请到我的房间来吧，早上我们会再帮你安排，让你最后几天住得舒舒服服。嗯，对了，法瑞尔先生，希望你别介意，我还有件事想问你。”

他表现得过分客气又过度小心，令拜伦想到如履薄冰这个成语。

“还有什么事？”拜伦不耐烦地问。

“你知道什么人可能有兴趣——嗯——捉弄你吗？”

“像这样捉弄我？当然没有。”

“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呢？当然啦，这个意外若是闹得人尽皆知，学校当局会非常不高兴。”

他怎么一直把这件事说成“意外”！拜伦以冷淡的口吻说：“我了解你的意思，你不用担心，我对调查或警察之类的

事一律没兴趣。我很快就要离开地球，而且会尽快离开，不会破坏原定计划。我也不会怪罪任何人，毕竟我还活得好好的。”

厄斯贝克终于松了口气，一副小人的嘴脸。他们想要的就是这句话，没什么不愉快，只不过是意外罢了，应该尽快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早上七点钟，他又回到原来的寝室。房间很安静，衣柜里也不再有任何呢喃。放射线弹已经不在那里，连计数器也不见了。也许是厄斯贝克将它们拿走，然后丢进湖里去了。这样做可算是毁灭证据，不过这种事留给校方去操心吧。他将自己的东西装进手提箱，然后打电话给柜台，要求更换一间寝室。现在电灯都已恢复正常，他注意到这点，当然视讯电话也通了。昨晚那场“意外”的唯一痕迹，就是那扇扭曲变形的门，门锁已经完全熔毁。

他们给了他另一个房间。万一有什么人在监视，就会以为他有意再留几天。然后，他又用大楼中的电话召来一辆空中计程车，他很留意不让任何人看见。至于他突然失踪的原因，就让学校当局去猜吧，随便他们爱怎么想都行。

在太空航站，他很快就看到钟狄。两人只能算擦肩而过，钟狄什么也没说，根本装作不相识。两人错身之后，拜伦手中便多了一张到洛第亚的太空船票，以及一个毫无特征的黑色小球，他知道那是个私人信囊。

他花了点时间研究这个信囊，发现它并未密封。上了太空船来到舱房后，他将内容读了一遍。那是一封很简单的介绍信，字句少得不能再少。

拜伦在观景室中看着逐渐缩小的地球，思绪则停在桑得·

钟狄身上。他跟这个人原本只是点头之交，这个人却突然闯入他的生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救了命的命，再将他引向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方向。在此之前，拜伦只知道他的名字，两人碰面时会点点头，偶尔也礼貌性地寒暄几句，不过仅止于此。他一直不怎么喜欢钟狄，不喜欢他的冷淡、他过度修饰的外表与过度的礼貌，但那些跟现在这一切都没关系。

拜伦用焦虑不安的手摸摸自己的平头，同时叹了一口气。他发觉自己的确渴望见到钟狄，至少此人主宰着目前的一切。他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知道拜伦该做什么，还说服拜伦照着他的话去做。但如今拜伦却独自一人，感觉自己非常稚嫩、非常无助、非常需要友谊，而且几乎被吓坏了。

从头到尾，他刻意避免想到自己的父亲，那样做一点用也没有。

“玛兰先生。”

这名字重复了两三遍，拜伦才惊觉有人恭敬地按着他的肩膀。他抬起头，发现面前原来是个机器人。

那机器人信差又唤了声：“玛兰先生。”拜伦茫然瞪着它，足足过了五秒钟，才想起那是他现在用的化名。钟狄交给他的船票上面，就用铅笔轻轻写着那个名字，他的舱房也是用那个名字预订的。

“有什么事吗？我就是玛兰。”

信差体内的磁带开始转动，将口信一字一句吐出来，同时伴随着十分微弱的“嘶嘶”声：“我奉命前来通知您，您的舱房已被更换，您的行李已被搬移。请您前去找事务长，他会把新的钥匙交给你。我们相信，这样做不会为您带来任何

不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拜伦从椅子上转过身来。有几位尚未离去的旅客，本来仍在欣赏太空景观，听到机器人的声音以后都抬起头来。“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拜伦问。

当然，跟一台机器争辩根本没有意义，它只是在执行设定的功能而已。此时信差垂下金属脑袋，对他恭敬地鞠了一躬，模仿人类的迎合式微笑固定在它脸上，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一鞠躬后，它便径自离去。

拜伦随即大步踏出观景室，在门口叫住一个高级船员，用的中气比他自己预期的大了些。

“我要见船长！”

高级船员并未现出惊讶的表情：“是很重要的事吗，先生？”

“太空在上，的确如此。未经我的同意，竟然更换我的房间，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即使在这个节骨眼，拜伦仍发现自己的怒气与事由不成比例，不过，这是他心中的愤慨不断累积的结果。先是差点遭到毒手；接着他像逃犯一样被迫偷偷离开地球，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去做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如今在太空船上，他们还要将他整得团团转，他实在受够了。

然而，假如换成钟狄，他的反应一定和他不一样，也许会更明智些。这感觉令他不舒服。不过，管他的，反正他又不是钟狄。

那名高级船员回答他：“我帮您找事务长来。”

“我要见船长。”拜伦很坚持。

“好的，若您希望的话。”他朝挂在翻领上的小型通话器

说了几句，又彬彬有礼地告诉拜伦，“等一下会通知您，请您耐心等待。”

西姆·勾德耳船长是个短小精悍的人。拜伦一走进来，他便客气地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俯身向前，伸出手与拜伦握了握。

“玛兰先生，”他说，“我很抱歉，我们不得不麻烦你。”

船长有一张国字脸，头发是铁灰色，上唇蓄着两撇精心保养的短须，颜色比头发略深一点。此外，这人还带着一个吝惜的微笑。

“你们是该抱歉。”拜伦说，“我有权住在预订的舱房里，我认为即使是你，阁下，在未经我同意之前，也无权做任何更动。”

“对，玛兰先生。可是请你了解，这算是紧急事故。有个最后一分钟才赶来的乘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坚持要搬到接近太空船重力中心的舱房。他的心脏有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他处于重力最小的环境，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好吧，可是为何偏偏选上我？”

“总得有人帮这个忙。你一个人单独旅行，而且又是年轻人，我们认为你不会在乎多承受点重力。”他双眼自然而然上下打量拜伦六英尺二英寸的身材，以及他一身结实的肌肉，“而且，你将发现新房间比原先的更精致，更换房间对你毫无损失，完全没有。”

船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我亲自带你去参观新舱房好吗？”

拜伦发现这怒气不能持续下去。一切似乎都很有道理，不过，也可说是毫无道理。

当他们离开船长寝舱时，船长又说：“明天晚上，请你与我共进晚餐如何？我们预定那时进行首度跃迁。”

拜伦不假思索顺口答道：“谢谢你，这是我的荣幸。”

话才出口，他随即觉得这个邀请很奇怪。即使船长只是为了安抚他，也实在不必用这么殷勤的办法。

船长的餐桌相当长，与大厅一面墙等长。拜伦发现自己的座位靠近中央主位，凌驾同桌其他人之上，这十分不合宜。然而面前就摆着他的名牌，而且服务生很肯定，向他保证绝没弄错。

拜伦不是特别谦逊的人，身为维迪莫斯牧主之子，没有必要培养这种人格。但此刻他是拜伦·玛兰，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这种礼遇不该发生在普通平民身上。

另外，他的新舱房也的确像船长说的，比原先那间精致许多。原来的舱房正如船票上说明的：单身房、二等舱，现在则换成双人房、头等舱。寝室紧邻一间浴室，当然是私人的，里面还备有淋浴设备与风干机。

这间舱房旁边就是高级船员区，附近穿着制服的船员多得数不清。午餐盛放在银质餐具中，直接送到他房间来。而晚餐前，又突然出现一名理发师。这一切款待对一个乘坐豪华太空客船，住的又是头等舱的旅客来说，或许都在预料中，可是对拜伦·玛兰而言，却显得太过周到。

实在周到得过分了。傍晚理发师出现时，拜伦刚散步回来。他故意在各个走廊绕来绕去，但不论他走到哪里，一路上总有些船员在他身边——很客气，也很黏人。最后他还是设法将他们全部摆脱，独自来到一四〇号丁室，也就是原先的舱房，他一夜也没睡过的那间。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点燃一根香烟，与此同时，附近唯一的旅客转进了另一道走廊。拜伦轻轻按了按讯号灯，却等不到任何回音。

哈，他们没向他要回原来那把钥匙，这无疑是一项疏忽。他将这个又薄又长的金属片插进钥匙孔，铝鞘中铅质隔板的特殊图样便启动微型光电管，大门随即打开来，他马上向内跨出一步。

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事。然后他立刻离去，大门又自动关上。他只看了一眼，立刻明白：他原来的房间并未住人，别说什么心脏衰弱的重要人物，连任何普通人也没有。床铺与家具太过整齐，看不见任何皮箱或盥洗用具，根本没有一点住人的迹象。

看来，他们对他提供的一切豪华款待，只是为了预防他要求搬回原来的房间；他们是在贿赂他别再打扰那间舱房。为什么呢？他们究竟是在打舱房的主意，还是在打他的主意？

现在，他坐在船长餐桌边，满腹的疑问仍得不到解答。不久船长走进大厅，一步步登上餐桌所在的高台，来到他自己的座位，拜伦与其他人一起礼貌地站了起来。

他们为何要让他换房间？

轻柔的音乐传遍整艘太空船，分隔大厅与观景室的隔墙已缩进船体。光线有几分暗淡，还带着些微橘红的色彩。此时太空晕（可能由于最初的加速过程，或首次经历船内各处重力的轻微变化而产生）最坏的症状已经消失，因此大厅完全客满。

船长上身微微向前倾，对拜伦说：“晚安，玛兰先生。你对新舱房感到满意吗？”

拜伦以平板的声调答道：“简直太满意了，阁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有点奢侈得过分。”他注意到，船长脸上似乎突然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在享用甜点的时候，观景室玻璃罩的外皮平缓地滑进船体，灯光则调到几乎消失的程度。在那个巨大、漆黑的屏幕上，并未映出太阳、地球或任何行星。他们现在面对的是银河，严格说来，是“银河透镜”狭长的正侧面。在清晰耀眼的群星间，它形成一条明亮的对角线。

众人谈话的声浪自然而然消退。大家都将椅子转向，以面对舱外的星辰。进餐的旅客一下子变成观众，大厅中鸦雀无声，只有细微的音乐还在缓缓流泻。

在一片静寂中，几台扩音器传出清晰有力的声音：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马上要进行首度跃迁。我想，诸位大都知道跃迁是怎么回事，至少就理论而言。然而，有许多乘客——事实上，超过了半数——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下面我要说的话，就是特别针对这些乘客。

“跃迁是个名副其实的名词。就时空结构的本质而言，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以超光速运动。这是个自然法则，古代先贤很早便发现了，发现者或许就是爱因斯坦这个传奇人物，不过这很难讲，有太多成就都归功于他。当然，即使以光速运动，也得花上静止坐标中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其他恒星。

“因此，我们必须离开时空结构，进入超空间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在超空间中，时间和距离不具有任何意义。就好像轮船通过一道狭窄的地峡，便能达到另一个海洋，而若是一直在海上航行，则需绕过整个大陆，才能完成相同的航程。

“想要进入这个某些人所谓的‘空间中的空间’，当然，

需要极大的能量才办得到。为了确保重返普通时空之际，得以抵达正确的地点，又需要进行庞大的精巧计算。耗费这些能量和脑力的结果，是让我们不花任何时间，便能穿越遥远的距离。直到跃迁发明后，星际旅行才终于实现。

“我们即将进行的跃迁，将在十分钟后开始，诸位会事先得到警告，顶多只会有短暂的不适。因此，我希望诸位都能保持冷静，谢谢大家。”

此时太空船中灯光尽灭，只剩下星光映照着大厅。

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空气中才突然传来简捷有力的宣告：“跃迁将在整整一分钟后进行。”

接着，同样的声音开始逐秒倒数：“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五……三……二……一……”

感觉上仿佛是存在中断了一刹那，同时体内产生一下冲击，似乎发自人体骨骼深处。

在那无限分之一秒内，一百光年的距离已然跃过。原本位于太阳系外缘的太空船，现在来到星际太空深处。

拜伦身边有人以发颤的声音说：“看那些星星！”

这句话立刻在大厅中引起回响，从一个餐桌传到另一个餐桌。“那些星星！看呀！”

在同样无限分之一秒内，星像有了急剧的变化。厚达三万光年的银河，其中心变得接近许多，星辰的密度也陡然上升。真空像是纯黑的天鹅绒，群星则是散布其上的细微粉末，二者皆为邻近数颗明星的美丽背景。

拜伦不由自主想到一首诗的开头几句，那是他自己的即兴之作，当时他才十九岁，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当时他是在太空船上写成的，那是他首度太空飞行，目的地正是如今

的出发点——地球。他开始默默吟诵起来：

繁星若尘，环绕着我
以栩栩如生的光雾
无垠的太空，仿佛在我眼前
陡然乍现

此时大厅又变得灯火通明，拜伦的思绪随即从太空收回，就像刚才飞进太空同样突然。他又回到太空客船的大厅内，现在晚餐已接近尾声，众人的交谈很快又达到普通的音量。

他瞥了一眼腕表，正要收回目光，马上又以极缓慢的速度将腕表放回目光的焦点，凝视了足足一分钟。它正是那天晚上留在寝室中的腕表，致命的放射线并未令它受损。第二天早上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便将这只腕表一起带走。从那时到现在，他究竟瞥见它几回？究竟看了它多少次？却始终只看到它所指示的时间，从未注意它力图提供的另一项讯息。

那个塑质表带纯白依旧，没有变成蓝色，竟然还是白的！

慢慢地，当晚发生的一切都真相大白。真是奇怪，一件事实竟能驱散所有的迷雾。

他猛然站起来，咕哝了一句“失陪！”在船长尚未离座前先行离去是一种相当失礼的行为，但现在对他而言，那根本无关紧要。

他急着向自己的舱房走去，快步沿着坡道前进，连无重力电梯也等不及。进入舱房后，他立刻锁上大门，迅速检查了一遍浴室与壁柜。他并未真希望抓到什么人，他们需要做的事，一定在许多小时前便已完成了。

他又仔细翻查自己的行李。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彻底，几乎未曾留下有人来过的痕迹。但他们取走了他的身份证件，

以及一叠父亲写给他的信，甚至连钟狄装在信囊中、写给洛第亚执政者亨瑞克的介绍信都不翼而飞。

这才是他们要他搬家的真正原因，并非他们在打哪间舱房的主意，搬迁过程才是他们唯一要的。一定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正当的，太空啊——接触他所有的行李，借此达到他们的目的。

拜伦倒在双人床上拼命思索，可是一点也没用。这个陷阱实在太完美，他们计划的每一步都太完美了。若非一个完全预料不到的机会，使他当天晚上将腕表留在寝室，那么即使事到如今，他依然不了解太暴人的天罗地网多么严密。

此时，叫门讯号的轻柔“嘟嘟”声响了。

“进来。”他说。

是一名服务生，恭敬地说：“船长想知道是否有他能效劳的地方。刚才您离开餐桌时，似乎不大舒服。”

“我很好。”他答道。

他们盯得多紧啊！此时此刻，他明白自己已无路可逃。这艘太空船正在很客气却很坚决地，带他走向死路。

桑得·钟狄以冰冷的目光凝视对方：“你是说，不见了？”

瑞尼特摸了摸自己红润的脸庞：“有样东西不见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当然啦，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份文件。我们仅仅知道，根据地球的原始历法，它是十五到二十一世纪间的文物，而且十分危险。”

“有没有任何确切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失踪的就是那份文件？”

自由

？





“只能做出间接推断，地球政府保管得很严密。”

“这没什么。只要是和前银河时代有关的文件，地球人都会特别敬重，那是他们对传统的荒谬崇拜。”

“可是这份文件失窃，他们却从未对外宣布。他们为什么要守着一个空盒子？”

“我可以想像他们何以宁愿这么做，而不愿被迫承认一件圣物失窃。不过，我无法相信拜伦·法瑞尔竟然会把它弄到手，你不是一直在监视他吗？”

对方微微一笑：“他没有得手。”

“你怎么知道？”

钟狄的这位手下很快将地雷引爆：“因为那份文件二十年前就不见了。”

“什么？”

“它已经失踪了二十年。”

“这么说，那就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东西。牧主知晓它的存在，是不到六个月前的事。”

“那就是有人捷足先登，比他早十九年半得到这个情报。”

钟狄思索了一下：“这没什么关系，不可能有关系。”

“为什么？”

“我在地球已经待了好几个月。我在抵达此地之前，的确以为这颗行星可能藏有重要情报。可是你想想看，过去当地球还是银河唯一的住人行星时，就军事而言，它只是个原始的世界。他们发明出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武器，就是粗劣低效的核反应炸弹，而且当这种炸弹出现时，他们甚至来不及发展出有效的防御装置。”钟狄以优雅的动作猛然伸出手臂，指着厚实的混凝土墙壁，墙外遥远的蓝色地平线上，正闪烁着

病态的放射性光芒。

他继续说：“我暂住此地的这段日子，对这一切做了仔细的观察。一个军事科技水准这么低的社会，我们要是认为可能从中学到任何事物，那实在是荒唐的想法。人类一向喜欢设想有什么失落的艺术和科学，总是有人创出原始主义的宗教，或是想出许多地球上史前文明这种荒谬理论。”

瑞尼特说：“但牧主是聪明人，他特别告诉我们，据他所知那是最危险的一种武器，你该记得他是怎么说的。我还背得出来，他说：‘它会导致太暴人的灭亡，以及我们全体的灭亡，可是对银河而言，它却代表终极的生命。’”

“就像所有的人类一样，牧主也有可能犯错。”

“可是，阁下，我们对那份文件的内容毫无概念。举例而言，它可能是某人的实验记录，过去从来没有发表；它也可能跟某种武器有关，只是地球人始终未曾认清，那是某种表面上看来不像武器的……”

“荒唐，你自己也是军人，见识不该这么肤浅。若说有哪门科学，人类始终钻研不懈，而且获得相当的成就，那无疑就是军事科技。过去一万年来，具有潜力的武器没一样遭到遗漏。我想，瑞尼特，我们该回林根去了。”

瑞尼特耸了耸肩，他并未被说服。

其实，钟狄同样没有说服自己，他的疑虑超过瑞尼特千百倍。那份文件失窃了，这消息意义重大，它竟然真值得偷！如今，它可能在银河中任何一个人手里。

他不甘心地想到，它有可能已落入太暴人手中。这件事牧主说得相当含糊，甚至钟狄也得不到他充分信任。牧主曾说它会带来灭亡，注定将对敌我双方造成同样的伤害。想到

这里，钟狄紧紧抿起嘴唇。那个傻瓜，他的暗示多么愚蠢，现在却成了太暴人的阶下囚。

假如某个太暴人，例如阿拉特普，掌握了像这样的秘密，那会有什么结果？阿拉特普！如今牧主不在了，那家伙依然深不可测，所有太暴人里，他是最危险的一个。

赛莫克·阿拉特普身材矮小，两腿有些外八字，天生一对眯眯眼。他像一般的太暴人一样，有着粗短结实的四肢。然而，面对藩属世界任何一位满身肌肉、魁梧异常的人物，他都能保持绝对的沉着镇定。他是个信心十足的太暴子孙，想当年，他的祖父辈离开多风、不毛的世界，凭借昂扬斗志，跨越虚无的太空，征服占领了星云区域众多富庶人稠的行星。

至于他的父亲，则率领一支小型快速分遣舰队，采取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将敌方笨重、巨大的战舰一艘艘化成废铁。

星云各世界用的都是老式战术，太暴人则学到新式打法。当敌方舰队的巨型战舰求取决战时，却苦于无法找到对手，徒然在太空中浪费能源。反之，太暴人舍弃的仅是强大动力，却特别强调速度与协调合作。因此，敌对的众王国一个接一个瓦解，其他的王国则在观望（对于邻邦的不幸，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误以为躲在钢铁战舰的防线内便能确保安全无虞，但到头来都难逃覆亡的命运。

不过那些战争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星云区域全部成为太暴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占领与征税。过去还有其他世界有待征服，阿拉特普无精打采地想，现在却没什么好做的，除了偶尔镇压异己之外。

此时，他正望着面前这个年轻人。这实在不是普通的年

轻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脸上神情专注而认真，头发却短得可笑，无疑是大学生流行的发型。阿拉特普觉得这年轻人看来颇可怜，他显然被吓坏了。

拜伦则不认为自己感到“惊吓”，假如有人要他形容目前的情绪，他会将它描述为“紧张”。从出生到现在为止，在他心目中，太暴人一直是太上皇。他父亲虽然强壮有力，在自己属地上拥有绝对权威，其他属地的人也都对他敬重万分，可是在太暴人面前，他却始终保持沉默，而且近乎低声下气。

太暴人偶尔会来到维迪莫斯，名义上是礼貌性访问。他们会问许多问题，都与他们称为税金的年贡有关。维迪莫斯牧主是天雾行星的代表，负责征收并运送这笔钱财，太暴人不时会抽查他的账簿。

每当太暴人驾临，牧主都会亲自搀扶他们步下小型舰艇。用餐的时候，他们总是坐在最上位，每道菜一律先请他们享用。只要他们一开口，其他谈话都会立刻停止。

拜伦小的时候，一直想不通为何需要如此小心侍候这些又矮又丑的人。等到渐渐长大，他终于了解，这些人与父亲的关系就等于父亲与牛仔的关系。他自己也学会了对他们柔声说话，并称呼他们“尊贵的阁下”。

他学到的这些都深植心中，因此如今面对一位太上皇，一个太暴人，他便不知不觉紧张得打颤。

他视为监牢的那艘太空船，在登陆洛第亚之时，终于成为一座正式的牢狱。他听到有人前来叫门，然后两名粗壮的船员走进来，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随后而来的船长，则以平板的声音说：“拜伦·法瑞尔，我以船长的身份，行使赋予我的权力，现在我下令拘留你，等候大王的行政官前来问

话。”

所谓的行政官，就是此时坐在拜伦面前这位矮小的太暴人，他看来漫不经心又不耐烦。至于“大王”，则是指太暴人的大汗，他仍住在太暴的母星，深居于传说中的石造宫殿内。

拜伦暗自打量四周，他的手脚未受任何束缚，不过有四名警卫站在两侧，左右各两名。他们都穿着太暴驻外警察的青灰色制服，个个都全副武装。此外，还有一名配有少校徽章的军官，坐在那位行政官的办公桌旁。

那位行政官终于开口：“也许你已经知道，”他的声音又尖又细，“老维迪莫斯牧主，你的父亲，已经因叛乱罪遭到处决。”

他一双老眼紧盯着拜伦的眼睛，除了温和，他眼中似乎没有别的讯息。

拜伦维持着木然状态，由于什么也不能做，使他感到万分沮丧。若能对他们怒吼一阵，疯狂地乱打一通，会令他感到舒服许多，但那样做也不能使父亲复生。他想，自己其实明白这个开场白的用意，那是为了令他彻底崩溃，好让他现出原形。哈，别想。

他以平静的口吻说：“我是地球人拜伦·玛兰，如果你质疑我的身份，我希望跟地球领事取得联系。”

“当然，不过现在纯粹只是非正式的阶段。你说你是地球人拜伦·玛兰，但是，”阿拉特普指了指面前一叠文件，“这些信却是维迪莫斯牧主写给他儿子的。此外还有一张大学注册收据，以及发给拜伦·法瑞尔的毕业典礼入场券，这些都是从你行李中找到的。”

拜伦感到绝望，却没有表现出来：“我的行李遭到非法搜

查，我不承认它们可以当做证据。”

“我们并非在法庭上，法瑞尔或玛兰先生。你对它们做何解释？”

“假如是在我的行李中找到的，那就是有人故意栽赃。”

行政官未继续追究，这令拜伦相当惊讶。他的理由太过薄弱，显然是极其愚蠢的谎言。但行政官不予置评，只是用食指轻敲着那个黑色信囊：“这封给洛第亚执政者的介绍信呢？也不是你的？”

“不，那是我的。”拜伦心中早有打算，因为介绍信并未提到他的名字。他说：“有个行刺执政者的阴谋……”

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心中感到非常胆怯。当他终于将精心设计的讲辞付诸言语后，才发觉听来完全不可置信。现在，行政官正在冷眼嘲笑他吗？

不过阿拉特普没有。他只是轻轻叹了一声，然后以迅速而熟练的动作将隐形眼镜摘下来，小心翼翼放进桌上一杯生理食盐水中。眼镜摘掉后，他一双老眼看来有点泪汪汪的。

“而你知道这件事？”阿拉特普说，“虽然你身在地球，远在五百光年外？我们自己驻洛第亚的警察却毫不知情。”

“警察都在这里，阴谋是在地球策划的。”

“我懂了。你是他们派来的刺客？还是特地前来警告亨瑞克的？”

“当然是后者。”

“真的？你为什么想要警告他？”

“为了希望获得一笔可观的赏金。”

阿拉特普微微一笑：“这一点，至少听来像是真话，你先前的陈述因此变得有几分可信。你说的那个阴谋，详细内容

如何？”

“我只能对执政者说。”

阿拉特普迟疑一下后，耸了耸肩：“很好，对于地方上的政治，太暴人根本毫无兴趣也毫不关心。我们会安排你跟执政者会面，好为他的安全尽我们一己之力。我的手下会看着你，直到你的行李取来为止，那时你就自由了——带他走吧。”

最后一句话是对武装警察说的，然后拜伦就被他们带走了。阿拉特普又戴上隐形眼镜，刚才摘掉眼镜所显出的几分无能神情，随之消失无踪。

他对留下来的少校说：“我想，我们得好好注意这个小法瑞尔。”

那名军官立刻点了点头：“好！刚才我还以为你被骗倒了。在我听来，他那番话实在难以置信。”

“没错，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以操纵他一阵子。像他这种年轻人，心目中的星际阴谋都是从超视谍报影片学来的，非常容易对付。当然，他就是前牧主的儿子。”

此时少校却犹豫起来：“你确定？我们这样指控他其实有点暧昧，而且证据也不充分。”

“你的意思是，所有的证据都可能是捏造的？这又是为了什么？”

“他或许只是个诱饵，准备故意牺牲自己，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真的拜伦·法瑞尔却在别的地方。”

“不，那太戏剧化，简直不可能。此外，我们手上还有个立方晶像。”

“什么？那孩子的？”

“牧主之子的，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当然有。”

阿拉特普举起办公桌上的镇纸，它看来只是个玻璃立方体，每边长三英寸，黑色且不透明。他说：“刚才若有必要，我就准备让他见见这玩意。它有个很逗人的变化，少校，我是说这玩意。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这是最近由内世界发展出来的。外表上看来，它似乎是个普通的立方晶像，可是将它倒置，便会发生分子自动重排，使它变成完全不透明。很有意思的巧思异想。”

他让晶像正面朝上，不透明的结构很快开始松动，然后就像一团黑雾被风吹散一样，颜色渐渐变得越来越淡。阿拉特普冷静地望着它，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最后它变得如纯水般清澈，里面出现一张年轻的面孔，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那影像栩栩如生，没有丝毫扭曲，像是在呼吸间突然冻结，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变化。

“这样东西，”阿拉特普说，“是前牧主的私人物品。你认为如何？”

“就是那个年轻人，毫无疑问。”

“没错。”这位太暴高官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立方晶像，“你知道吗？利用相同的处理过程，我觉得将六个影像放在同一方晶内也没什么不可以。它总共有六面，将方晶轮流立于每一面上，就可能导致一连串新的分子取向。六个相连的影像，当你转动方晶时，影像就由一个转换到另一个。这样一来，静态效应就变成动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画面和效果。少校，这将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从声音听来，他对这个想法越来越有兴致。

沉默的少校却显得有些不以为然。阿拉特普很快摆脱了对艺术的执著，突然转变话题：“那么你会监视法瑞尔喽？”

“当然。”

“也得监视亨瑞克。”

“亨瑞克？”

“没错，放掉那孩子为的就是这点，我要找出某些问题的答案。法瑞尔为何要找亨瑞克？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死去的牧主孤掌难鸣，他们背后有——一定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我们尚未了解这个阴谋的真面目。”

“亨瑞克怎么可能参与？就算他有胆量，也没那种智慧。”

“同意。但正因为他是半个白痴，或许就成了他们的工具。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是我们整个计划里的一个弱点，这个可能性我们显然忽略不得。”

他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少校立刻向他敬礼，转身离去。

阿拉特普叹了一口气，又若有所思地转动着手中的晶像，看着黑墨般的沉淀物重新出现。

他父亲那个时代，日子要简单得多。在战争中将敌方行星一一击溃，是一项既残酷又光荣的任务；而小心翼翼地操纵一个不知世事的年轻人，却只能算残酷而已。

但他必须这样做。

与“智人”的故乡地球比较之下，洛第亚的执政制度不算古老；即使与位于半人马座或天狼星附近的世界相比，它也不能算历史悠久。举例而言，大角众行星出现移民后两百年，一批太空船才首度绕过马头星云，发现了其后数百颗富含氧气与水分的行星。这些行星密密麻麻挤成一团，实在可说是个重大发现，因为太空中虽然行星充斥，但对人类这种生物而言，拥有适当化学成分的行星却少之又少。

坐立不安

整个银河系，发光发热的恒星为数在一千亿至二千亿之间。而围绕这些恒星的行星，总数约有五千亿上下。当然，许多行星表面重力超过地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或低于地球的百分之六十，因此人类无法长期居住其上。此外有些行星过于炎热，有些温度又过低，还有不少的大气层具有毒素。在现有记录中，某些行星大气的主要或全部成分都是氦气、甲烷、氨气、氯气，甚至四氟化矽。有些行星缺乏碳元素，有些则缺乏水分，甚至曾有人发现一颗行星，它的海洋几乎由纯亚硫酸构成。

这些不适宜人类的条件，只要任何一条成立就够了。因此平均在十万颗行星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住人的世界。即使如此，据估计可住人的世界仍有四百万之众。

真正有人居住的世界究竟有多少，确实数字始终众说纷纭。若根据《银河年鉴》，洛第亚是人类开拓的第一〇九八号行星，不过年鉴上特别注明，这并非一项完全可靠的记录。

讽刺得很，后来终于征服洛第亚的太暴星，则在行星开拓榜上排名第一〇九九。

不幸的是，泛星云区域的历史轨迹，与其他星域的发展扩张期极为相似。首先，行星共和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每个政府都局限于一个世界。随着扩张政策的开展，大家都开始殖民邻近的行星，并将殖民世界纳入母星社会。小型的“帝国”慢慢建立起来，而彼此间难免产生冲突与摩擦。

这些政府在广大星空间一一建立霸权，霸权的消长则取决于战争的胜败，以及领导阶层的兴衰。

只有洛第亚是唯一的例外，在英明的亨芮亚德王朝统治下，它维持了难得的长治久安。或许再耐心等上一两个世纪，

它就很可能建立一个泛星云帝国。不料半路却杀出太暴人，十年间就完成了这项功业。

最后统一星云的竟是太暴人，这也实在是一大讽刺。在太暴星七百年的历史中，始终只维持着岌岌可危的自治，这主要还得归功于它贫瘠的陆地——由于缺乏水分，过半地区皆为荒漠，因此从未遭异邦覬觐。

不过即使太暴人入侵，洛第亚的执政制度仍得以保留，甚至更加发扬光大。亨芮亚德家族极受民众爱戴，他们的存在使洛第亚更容易统治。太暴人只要能收到税金，并不在乎由谁接受民众的喝彩。

事实上，近来的执政者并非当年亨芮亚德的嫡系子孙。执政者一向由王室成员遴选产生，好让最能干的一位出头。因此，王室一直鼓励收养外姓子弟。

然而，太暴人为了其他理由，也开始左右遴选的过程。二十年前，亨瑞克（五世）当选执政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对太暴人而言，这算是个极有助益的选择。

亨瑞克当选执政者的时候，是个相当英俊的美男子。如今，当他对洛第亚议院发表演说时，他看来依然相貌非凡。他的头发虽已逐渐灰白，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两撇胡子仍跟他女儿的头发一样乌黑。

这时，他正面对自己的女儿，而她看来十分生气。她的身高只比她父亲矮两英寸，执政者的身高则将近六英尺。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孩，黑眼睛、黑头发，此时此刻，她脸上布满沉重的阴霾。

她又重复了一句：“我不能！我不要！”

亨瑞克说：“可是，艾姐，艾姐，你这样实在不讲理。我

要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站在我的立场，我又有什么选择？”

“假使母亲还活着，她就能想出办法。”说完她使劲一跺脚。她的全名是艾姐密西娅，这是个专属王室的名字，亨芮亚德家族每一代的女性，至少会有一人取这个名字。

“是啊，是啊，毫无疑问。保佑我的灵魂！你母亲可真有办法！我常常觉得你完全像她，半点也不像我。可是话说回来，艾姐，你没有给他机会。你有没有观察到他的——啊——优点呢？”

“哪些优点？”

“比方说……”他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仔细想了想，又不得不放弃。然后他走近她，想将手搭在她肩上表示安慰，她却转身一闪，飘动的深红色的长袍在半空中微微发亮。

“我陪他待了半个晚上，”她恼恨道，“他竟然想要吻我，实在太恶心了！”

“可是大家都在接吻，亲爱的。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你祖母那个可敬的时代。接吻不算什么，比不算什么更微不足道。而且，新血，艾姐，他还有新血！”

“新血，太可笑了。过去十五年来，这可怕的矮子唯一有新血的时候，就是他刚刚输完血以后。他比我还要矮四英寸，父亲，我怎能和一个侏儒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是个重要人物，很重要！”

“那也不会使他增高一英寸。他有双青蛙腿，他们都一样，而且他的呼吸有股怪味。”

“呼吸有怪味？”

艾姐密西娅冲着父亲皱起鼻子：“对，味道很怪，很难

闻，我不喜欢，我也告诉他了。”

一时之间，亨瑞克张大嘴巴无言以对。然后他以嘶哑的声音、半耳语的音量说：“你让他知道了？你的意思是，一个太暴王宫里的大官，竟然有令人不舒服的味道？”

“他就是有！我鼻子好得很，你也知道！所以只要他一靠近，我就捏起鼻子，然后用力把他推开。要说他有什么精彩的表现，也就只有那个时刻，他马上跌个四脚朝天。”她用几根手指比画着，亨瑞克却没看到，只是“噢！”了一声，拱起肩膀，用双手掩住脸。

他从指缝间透出凄惨的目光：“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你怎么可以那样做？”

“那样做对我也没好处。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的话让我再也无法忍受，实在是超过一个人忍耐的极限。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心不再委曲自己，就算他有十英尺高也一样。”

“可是——可是——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说——完全是超视里的台词，父亲。他说：‘哈！好个活泼的小姑娘！这令我更喜欢她了！’两个仆人扶他颤巍巍地站起来，不过他再也不敢对着我呼气了。”

亨瑞克缩在椅子上，上身向前倾，一本正经地凝视着艾姐密西娅：“你可以装模作样嫁给他，好不好？你根本不必认真。为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只要……”

“你说不必认真是什么意思，父亲？是不是要我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时候，偷偷许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亨瑞克看来十分困惑：“不，当然不是。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偷偷许愿怎么能改变婚约的效力？真是的，艾姐，我真惊讶你竟然那么笨。”

艾姐密西娅叹了一口气：“那你又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什么意思？你看，你把事情弄得一团乱。每次你跟我斗嘴，我就没法集中精神想正经事。我刚才说什么？”

“我只要假装愿意结婚就行，诸如此类的。记得吗？”

“喔，对啦，我的意思是，你不必看得太认真，懂了吧。”

“那么我想，我还能拥有情人喽？”

亨瑞克生气了，皱着眉头说：“艾姐！我尽力把你教养成一个贤淑、自重的女孩，你母亲也一样。你怎能说出这种话？实在是可耻！”

“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以说不，因为我是男人，一个成熟的男人。可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却不该讲这种话。”

“好吧，但我既然说了，就无法收回。假如我被迫为国而嫁，我不介意再有情人，或许我真会找上几个，可是那样也会处处受限。”她双手撑住臀部，长袍的宽大袖子便从肩头滑落，露出被太阳晒黑的微凹肩胛，“我又能跟情人怎么样？他还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不能忍受这种事。”

“他已经是个老头，我亲爱的，他的寿命不会太长的。”

“还不够短，谢谢你的好意。五分钟前，他还拥有一身新血，记得吗？”

亨瑞克摊开双手，又垂了下来：“艾姐，他是太暴人，而且有权有势，在大汗宫廷里，他可是很吃香的。”

“大汗也许认为他很香，他可能会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可能也跟他一样臭。”

亨瑞克吓得张大嘴巴，马上朝身后瞧了瞧，再用嘶哑的声音说：“千万别再说这种话。”

“如果我想说，我还是会说。而且，那人已经有三个老婆。”她不让他插嘴，又抢着补充，“不是大汗，是你要我嫁的那个人。”

“可是她们都死了。”亨瑞克很正经地解释，“艾姐，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别再担心这一点。你想想看，我怎么会让女儿嫁给一个有三妻四妾的人？我们会让他提出证明。当初他娶她们的时候，也不是同时娶进门，而是一个一个来的，而且她们现在已经死了，百分之百死了，一个也不剩。”

“这一点都不奇怪。”

“喔，保佑我的灵魂，我该怎么做呢？”他试图保持最后一点尊严，“艾姐，这是身为亨芮亚德家族的成员，以及身为执政者女儿的代价。”

“我没有要求当亨芮亚德家族的人，或是执政者的女儿。”

“这根本是两回事。只要看看银河历史，艾姐，我们就能发现，为了国家的生存、行星的安全、人民的福祉，常常都需要，嗯——”

“某个可怜的女孩出卖自己的肉体。”

“噢，真是粗话！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唉！总有一天，你会当众说出这种话。”

“没错，我会说，不过我绝不会这么做。我宁可去死，我宁可采取任何手段，我真的会！”

亨瑞克站了起来，向女儿伸出双臂。他的嘴唇打颤，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艾姐密西娅突然痛哭失声，向他飞扑过去，猛力抓住他：“我不要，爸爸！我不要，别强迫我！”

他笨拙地轻拍着她：“可是你如果不肯，会有什么后果？要是惹火了太暴人，他们会赶我下台，把我关起来，甚至可

能会把我处……”他及时将那个字眼吞回去，“现在是个很不愉快的时代，艾姐，非常不愉快。维迪莫斯牧主上周被定罪，我相信他已经被处决了。你还记得他吧？半年前他来过王宫。他的身材很高大，有个圆圆的脑袋，还有一双深陷的眼睛，你刚见到他的时候很害怕。”

“我记得。”

“唉，他说不定已经死了。谁知道呢？我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你这个可怜、温驯的老爹就是下一个。这是个很糟的时代。他到我们宫廷来过，这点就很能让太暴人起疑心。”

她突然向后退了一步：“为什么他们会起疑？你跟他又没有牵连，对不对？”

“我？绝对没有。但我们如果拒绝跟大汗的宠臣联姻，就等于公开侮辱太暴的大汗，他们也许便会那么想。”

此时分机突然响起微弱的“嗡嗡”声，令亨瑞克吓了一跳，原本紧绞着的双手也松开了。

“我去我的房间接，你休息一下。睡一会儿，你会觉得好一点。我不骗你，真的不骗你，现在你只是心情有点不稳定。”

艾姐密西娅望着父亲的背影，皱起眉头。她陷入沉思，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要不是胸部轻微起伏着，看起来简直不像活人。

门口突然传来跌跌撞撞的脚步声，她转过头。

“什么事？”她的音调不由自主尖锐起来。

亨瑞克走进来，脸色吓得发青：“是安多斯少校打来的。”

“那个驻外警察？”

亨瑞克说不出话，只能点点头。

艾姐密西娅失声叫道：“他不可能是要……”她差点将那个可怕的想法化成语言，但总算及时打住，等待父亲继续说下去。

“有个年轻人要求晋见，我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是从地球来的。”亨瑞克上气不接下气，说得吞吞吐吐，仿佛他的心思被搁在转盘上，令他不得不跟着旋转。

女孩立刻跑到他身前，抓住他的手肘尖声道：“坐下来，父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紧紧抓住他，他脸上的惊慌神色才稍微缓和。

“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他小声说，“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这里，说他知道一个要取我性命的详细计划，我的性命！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听听他怎么说。”

他突然露出傻笑：“我受百姓的爱戴，没有人会想要杀我。对不对，艾姐？对不对？”

亨瑞克以求助的眼光望着女儿，直到她说：“当然没有人想杀你。”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紧张起来：“你认为会不会是他们？”

“他们是谁？”

他上身向前倾，压低声音：“太暴人。维迪莫斯牧主昨天来过这里，后来被他们杀掉了。”他越说越大声，“现在，他们又派人来杀我。”

艾姐密西娅使劲抓住他的肩头，让他的心思转移到这突如其来的疼痛上。

“父亲！安静坐下来！什么都别说了！注意听我说，没有人会杀你，听到了吗？没有人会杀你！牧主来到这里，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你记得吗？难道不是六个月以前吗？想想

看！”

“那么久了？”亨瑞克啾嚅道，“对，没错，一定就是这样。”

“现在你待在这里休息，你太紧张了。让我去见那个年轻人，如果安全的话，我再带他来见你。”

“你会去吗，艾姐？你会去吗？他不会伤害一个女孩子，对不对？他当然不会伤害一个女孩子。”

她突然弯下腰来亲吻他的脸颊。

“小心点。”他喃喃道，然后困倦地闭上眼睛。

拜伦·法瑞尔在王宫外围一栋建筑中不安地等待着，这是他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乡巴佬的无力感。

他自小在维迪莫斯堡长大，在他眼里，那座古堡始终美轮美奂。如今回想起来，它只配称为粗俗的华丽。那些弯曲的线条、金丝银线的装饰、奇形怪状的塔楼，以及精致的“假窗”。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皱起眉头。

此地是多么的不同。

王者之尊

洛第亚王宫并非一堆虚有其表的建筑，只有那些迷你君王才会将王宫建成那副德性；它也没有衰亡中的世界所表现出的天真气息，在他眼前的，是亨芮亚德王朝极盛时期所建的石造宫殿。

每一栋建筑都稳健肃穆，一律采用直线构形，所有线条皆延伸至建筑物中心，却能避免尖塔所表现的柔弱气质。它们看来并不特别突出，但外人乍看之下，不知不觉就会感到雄伟壮观。这样的建筑物，只能用含蓄、自足、自豪来形容。

不但每座建筑气势非凡，整体而言一样不同凡响。其中，巨大的中央正殿是精华中的精华。由外围向正殿接近，可发现洛第亚的阳刚格调逐次递减。一般而言，假窗虽是一种极重要的装饰，但在一座拥有人工照明与通风设备的建筑内，它根本不具实际用处。因而此地完全舍弃，却未造成任何损失。

纯粹借由直线与平面这些抽象的几何结构，将人的目光一路引到天空……

那名太暴少校从内间出来，在他身边站了一下。

“执政者现在要接见你。”

拜伦点了点头。一会儿，一个身穿深红与黄褐色制服的壮汉，在他面前“啪！”地一声立定。拜伦突然产生很深的感慨：真正有权力的人不需要炫耀外表，穿青灰色制服就足够了。而身为一位牧主，一生都要过着夸张且徒具形式的生活，一想到这种毫无意义的作风，他便不自觉地咬住嘴唇。

“拜伦·玛兰？”那名洛第亚卫士问到，拜伦便随他而去。

前面停着一节微微发亮的单轨车厢，它借着反磁性作用力，巧妙地悬浮在一条红色金属轴上方。拜伦从未见过这种

交通工具，在进入车厢前，他先停下脚步。

那节车厢并不大，顶多只能容纳五六个人。此时它正随风摇曳，好像一颗线条优美的水滴，在洛第亚灿烂的阳光下闪闪生辉。底下那条单轨非常细小，几乎跟一条电缆差不多，车厢整个悬在上面，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拜伦弯下腰来，还能从车厢底部的空隙看到蓝天。他正看着，突然有一阵风将车厢抬起来，车厢便飘离轨道上方一英寸左右，仿佛急着想飞走，拼命扯着那条拉住它的隐形力线。不久车厢又摇摇晃晃地下降，变得越来越接近轨道，但始终没有与它接触。

“进去。”他身后的卫士不耐烦地说道，拜伦便爬上两级阶梯，走进车厢。

等到卫士也钻了进来，阶梯立即平稳无声地向上升。等阶梯完全隐入后，车厢光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任何痕迹。

拜伦直到现在才发觉，原来车厢的不透明外壳是个假象。进入车厢后，他竟然像坐在一个透明泡泡中。在简易的操作下，车厢腾空而起，轻易地向上爬升，撞击着呼啸而过的大气。在车厢达到轨道最高点的一瞬间，拜伦见到了整座王宫的全貌。

向下望去，建筑群变成一组绚烂的整体结构（他们最初的构想，不就是为了一个壮观的鸟瞰图吗？），周围镶着许多闪亮的铜线，其中一两条线上急驰着外形优雅的车厢。

他突然感到身体向前冲，车厢在一阵晃动中停下来，整个旅程前后还不到两分钟。

大门在他面前敞开，等他走进去后，随即又在他身后关上。那是个空空的小房间，里头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没什么人在后面推他，但他仍感到很不自在。这不是他的妄想，从

那个要命的一夜开始，他的行动便一直受到他人左右。

先是钟狄将他安置到太空船，接着太暴行政官又将他送到此地。每一步行动，都使他的绝望更深一层。

那个太暴人没有上当，这点拜伦心知肚明，因为他太轻易就放过了他。那行政官至少该给地球领事打个电话，也可以用超波与地球联络，或者对照他的视网膜图样。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他们不可能疏忽遗漏。

他还记得钟狄对整个情势的分析，其中有些应该仍旧成立。太暴人不会公然杀害他，否则只会制造另一名烈士。但亨瑞克是他们的傀儡，只要下达一个处决人犯的命令，这家伙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如此一来，拜伦·法瑞尔就等于被自己人杀害，而太暴人只是清高的旁观者。

拜伦用力捏紧拳头，他身强体壮，可惜手无寸铁。那些要来抓他的人，通通会带着手铐与神经鞭。想着想着，他发现自己已退到墙边。

开门声响起，他立刻转头向左方望去。进来的是个身着制服、手持武器的人，但他身边还站着一名少女。他稍微松了一口气，那只是个女孩而已。换成别的场合，他也许会好好打量这女孩，因为她实在值得欣赏，但此时此刻，她只不过是个女孩罢了。

两人向他走近，在大约六英尺远的地方站定。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卫士的手铐上。

那女孩对卫士说：“我先跟他谈谈，副队长。”

她转身面对他时，眉心出现一道细细的纵纹。“声称知晓行刺执政者阴谋的人，就是你吗？”她问。

拜伦说：“我要见执政者。”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跟我说吧。倘若你的情报属实且有用，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能否请问你是什么人？我又怎么知道你有权代表执政者发言？”

那女孩似乎有点不高兴：“我是他女儿。请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从另一个行星系来的？”

“我从地球来。”拜伦顿了一下，又补充道，“闰下。”

后面那句尊称将她逗乐了：“那在哪里？”

“天狼星区的一个小型行星，闰下。”

“你叫什么名字？”

“拜伦·玛兰，闰下。”

她若有所思地瞪着他：“从地球来的？你会驾驶太空船吗？”

拜伦几乎笑了出来，他知道这女孩是在测验他。她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在太暴人控制的世界，太空航行是禁止研习的科学之一。

他说：“我会驾驶，闰下。”若是进行实地测验，他也能证明这点，只要他们能让他活到那个时候。在地球，太空航行并非遭禁的科学，前后四年的时间，他可以学到很多了。

她说：“很好，你的情报是什么？”

他突然拿定主意，如果只有卫士一人前来，他绝不敢这么做。但现在来了一个女孩，而且如果她没说谎，如果她真是执政者的女儿，她还有可能帮他讲话。

他说：“根本没有什么行刺的阴谋，闰下。”

女孩吃了一惊，不耐烦地对卫士说：“你来接手好吗，副

队长？叫他吐出实情来。”

拜伦向前走出一步，却撞上卫士悍然举起的手铳。他急忙道：“慢着，闰下，听我说！这是唯一能见到执政者的办法，难道你不了解吗？”

他提高音量，冲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叫道：“至少请你转告殿下，说我是拜伦·法瑞尔，前来请求政治庇护，好不好？”

那是他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封建时代的惯例已渐趋式微，甚至在太暴人入侵前便已如此，那算是一种过时的传统。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再也没有了。

她转过身，双眉弯成两道钩：“现在你又自称属于贵族阶级？刚才你的姓氏还是玛兰。”

另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响起：“对，不过后来那个姓才正确。你的确是拜伦·法瑞尔，老兄。你当然就是，你们父子长得一模一样，绝对错不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面带微笑的矮小男子。他的双眼生得很开，目光炯炯有神，精明中带着几分玩世的意味，将拜伦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他抬起狭窄的脸孔，以便与高大的拜伦面对面，同时头也不回地对那女孩说：“你认不出他来吗，艾姐密西娅？”

艾姐密西娅连忙向他走去，以不安的口吻问道：“吉尔伯伯，你来这里做什么？”

“看顾我自己的权益，艾姐密西娅。别忘了，如果真有行刺事件，在所有亨芮亚德家族成员中，要数我最有资格成为继位者。”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又说了一句，“喔，把副队长请走吧，不会有任何危险

的。”

她不理睬他的话，只是问：“你又窃听通话器了？”

“是啊，你要将我这点乐趣也剥夺吗？监听他们的谈话是很好玩的事。”

“被他们抓到就不好玩了。”

“危险正是游戏的一部分，亲爱的侄女，还是很有趣的一部分。毕竟，太暴人从不放弃窃听这座王宫，我们的一言一行，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哈，这是以牙还牙，你懂吧？你不为我介绍吗？”

“不，不必了。”她冷淡地说，“这里没你的事。”

“那么让我来为你介绍吧。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再也听不下去，忍不住马上跑来。”他绕过艾姐密西娅，朝拜伦走过去，带着公式化的微笑打量着他，“这位是拜伦·法瑞尔。”

拜伦道：“我自己已经说了。”他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副队长身上，后者仍举着手铳瞄准他。

“可是你没有说，你是维迪莫斯牧主之子。”

“要不是被你打断，我早就说出来了。无论如何，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实情。情势很明显，我必须逃离太暴人的掌握，而且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真名。”说完拜伦便开始等待，他感到这是生死关头。假如下一步不是立即逮捕他，他就还有一线希望。

艾姐密西娅说：“我懂了，你是冲着执政者来的。所以说，你确定没有任何阴谋？”

“完全没有，闺女。”

“很好，吉尔伯伯，请你陪着法瑞尔先生好吗？副队长，你跟我来。”

拜伦感到虚弱无力，很想要坐下来。吉尔布瑞特却没有做此表示，仍用近乎临床医生的态度，不断仔细打量着拜伦。

“牧主的儿子！真有趣！”

拜伦将警戒放松。他厌倦了小心谨慎的简短对答，突然一口气说：“是的，是牧主的儿子，我生来就是如此。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吉尔布瑞特没有生气，他的笑容反而更加扩大，一张瘦脸变得更皱了：“你应该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你真是来寻求庇护的？来这里？”

“我宁可跟执政者讨论这件事，阁下。”

“喔，别指望了，小伙子。你将会发现，跟执政者是谈不出什么来的。你知道刚才为什么得跟他女儿交涉吗？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很有趣。”

“你觉得凡事都很有趣吗？”

“有何不可？就人生观而言，这是个很有趣的态度，它是唯一适用的形容词。好好观察这个宇宙，小伙子，假如你无法从中找出一点乐趣，还不如割断自己的喉咙算了，因为宇宙真的不怎么可爱。好啦，我还没自我介绍，我是执政者的堂兄。”

拜伦以冷淡的口气说：“恭喜啦！”

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你说得对，这没什么了不起。而我很可能永远保持这种身份，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真正的暗杀行动。”

“除非你自己炮制一个。”

“亲爱的老兄，你可真幽默！你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我说的话，别人只当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热

讽。你不会认为执政权如今还值什么钱吧？你当然无法相信亨瑞克始终像这样喽？他的脑袋的确一直不灵光，可是他一年比一年更没救。我忘啦！你还没见过他，不过马上就会！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了。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记住他统领着泛星云王国中最大的一个，那样想想会很有趣。”

亨瑞克将王者之尊表现得相当熟练。拜伦吃力地向他行九十度鞠躬礼，他仅以适度的虚伪谦逊答礼。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要跟我们交涉什么，先生？”

艾姐密西娅站在她父亲身边，拜伦现在才注意到她相当漂亮，这不禁令他有几分惊讶。“殿下，我是为家父的名誉而来，您一定知道，他遭到的处决并不公正。”他说。

亨瑞克将脸别向一旁。“我跟令尊没什么交情，他只来过洛第亚一两次。”他顿了一下，声音开始有点发抖，“你长得跟他很像，非常像。他曾经受到审判，这你应该知道，至少在我想像中是这样，而且是依法审判。真的，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

“您说得没错，殿下。但我却想知道详细的情形，我确信家父不是叛徒。”

亨瑞克急道：“你是他的儿子，当然，你为令尊辩护情有可原。可是，真的，现在你要讨论这种政治问题，实在很困难。事实上，这是严重违反法律的。你为什么不去找阿拉特普？”

“我不认识他，殿下。”

“阿拉特普！那个行政官！那个太暴行政官！”

“哦。那我已经见过他了，就是他把我送到这儿来的。当然，您应该了解，我不敢让太暴人……”

亨瑞克开始紧张，手游移到唇边，仿佛想要制止嘴唇的颤抖，因此他的话变得含糊不清：“你是说，阿拉特普送你到这里来？”

“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他……”

“不用说那些。我只知道，”亨瑞克说，“我没办法帮你任何忙，牧主——喔——法瑞尔先生。这超出我的司法管辖权，行政会议——不要拉我，艾姐，你这样子会让我分神，我怎么集中注意力——必须咨询行政会议的意见。吉尔！你负责招呼法瑞尔先生好吗？我会看看能做点什么。是的，我会去咨询行政会议。这是法律形式，你应该知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他转身就走，一面走还一面咕哝。

艾姐密西娅又逗留了一会儿。她碰了碰拜伦的袖子，对他说：“问你一句话，你说你会驾驶太空船，是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拜伦向她微微一笑，而她迟疑一下之后，也回报了一个露出酒涡的笑容。

“吉尔伯伯，”她说，“待会儿我有话对你说。”

说完她迅速离去，拜伦一直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吉尔布瑞特用力拉他的衣袖，他才终于回过神来。

“我想你大概饿了，或许也感到口渴，想不想洗个澡？”吉尔布瑞特问道，“我想，生活中普通的享受不该放弃吧？”

“谢谢你，没错。”拜伦紧绷的神经几乎全部放松。片刻之间，他完全松懈下来，感到人生十分美妙。她很漂亮，她实在很漂亮。

但亨瑞克则未松懈，在自己的寝宫中，他的思绪如脱缰野马般奔腾。不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挣脱一个必然的结论。

这是个陷阱！阿拉特普故意送他来，而这是个陷阱！

他将头埋在双手中，想要减轻内心受到的重击。然后，他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在所有可住人行星上，夜晚迟早都会降临。不过，昼夜的间隔也许并非十分理想，因为根据记录，各行星的自转周期差异极大，从十五小时到五十二小时不等。这使得在各行星间旅行的人，需要以最大的毅力来做心理调适。

许多行星上的居民都是主动调适，也就是调整作息周期来配合自然周期。多数行星上由于几乎全面使用大气调节机制，以及人工照明设备，因而日夜问题变得次要，只不过农业面貌也因此改变。而少数行星（那些走极端的世界），则根本无视白昼与黑夜的明显事实，任意划分日夜。

但不论社会规约如何制定，夜晚的降临一向伴随着人类心理上恒常的、深刻的意义，这可回溯到树栖猿人的生活习性。夜晚总是恐惧与不安的时段，人心一律随着夕阳共同沉落。

在洛第亚的中央正殿里，没有任何能让人感知夜晚降临的机制。然而，拜伦借着深藏于大脑内未知角落的无名直觉，却能感到白昼已经结束。因此他知道，在户外漆黑的夜空中，仅有微弱的星光点缀其间。此外他还知道，现在若是某个特殊季节，那个锯齿状的“太空洞口”，也就是所谓的“马头星云”（泛星云众王国的人对它都十分熟悉），会将原本清晰可见的星辰遮掩一半。

他又开始觉得沮丧。

与执政者做过简短的晤谈后，他没有再见到艾姐密西娅，而他发现自己很不喜欢那种感觉。他本来期望，晚餐时也许能再跟她说几句话。结果，他却被安排单独用餐，只有两名不怀好意的卫士在门外走来走去。就连吉尔布瑞特也离开了，想必也是去进餐，不过他们亨芮亚德宫廷的人，进餐时总不至于也是单独一个人吧。

果然，吉尔布瑞特重新出现时便对他说：“艾姐密西娅和我一直在讨论你。”拜伦一听，非常兴奋。

吉尔布瑞特的情绪也跟着高昂起来：“首先，我要带你参观我的实验室。”他挥了挥手，让两名卫士离开。

“什么实验室？”拜伦的兴致立时消失。

“我制造一些装置。”他答得很含糊。

乍看之下，这不像一间实验室，倒更接近图书馆，角落摆着一张华丽的书桌。

拜伦缓缓打量着这个房间：“你在这里制造一些装置？什么样的装置？”

“这个嘛，一些特殊的窃听设备，以崭新的方法刺探太暴人的间谍波束，他们根本查不出来。所以阿拉特普第一句话传来以后，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谁。此外我还有一些有趣的小东西，比如说我的声光仪。你喜欢音乐吗？”

“某些。”

“我发明了一种仪器，只是我不知道称为音乐是否恰当。”他随手一碰，有个放置胶卷书的架子便向旁滑开，“这不是真正适合藏东西的地方，不过反正没人把我当一回事，所以他们绝不会搜查。真有趣，你不觉得吗？不过我忘记了，你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那是个粗制的箱形物体，表面完全没有打磨，也没有任何光泽，一眼便能看出是手工制品，其中一面镶着些微微发亮的键钮。吉尔布瑞特将它放下来，让有键钮的一面朝上。

“不怎么美观，”他说，“可是谁在乎呢？把电灯关掉，不，不！不必靠开关或按键，只要心里希望电灯熄灭，尽力这样想！一心一意要它们熄灭。”

电灯果然暗下来，只剩下屋顶上微弱的珍珠色光辉，在黑暗中将他们照成两张鬼脸。拜伦忍不住惊呼一声，立刻换来吉尔布瑞特一阵轻笑。

“这只是声光仪的功能之一，它能够像私人信囊一样跟心灵契合，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我不懂，如果你想听坦白的答案。”

“好吧。你这样想好了——你大脑细胞所产生的电场，会在这个仪器中感应出另一个电场。就数学理论而言，这是个

相当普通的现象，可是据我所知，从没有人将所有电路塞进这么小的箱子。通常，这需要一栋五层楼高的发电厂才行。它也能逆向操作，我可以控制这里的电路，将它的电场直接映到你的大脑。这样一来，你不必借助眼耳作媒介，便能产生视觉和听觉。注意看！”

起先什么都看不见，不久，在拜伦的眼角处，似乎有什么模糊的东西开始闪动。接下来，它变成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小淡蓝紫色球体。当他转头时，那球体也跟着他旋转，甚至当他闭上眼睛，它也依然徘徊不去。此外，还有个清晰的音调伴着它，或说是它的一部分，或者，那个音调就是它。

那球体渐渐膨胀、扩大，拜伦发觉它竟然已在脑中生根，心里感到有些不安。它并非一团真正的色彩，而是个有色的声音，却不具实质的空气振荡；它代表着一种触感，但不是真正的生理感觉。

当音调逐渐升高时，它开始不停地旋转，同时散发出一团晕彩，就这样一路来到他的头顶，像是一股飘散的丝线。然后，它突然间爆裂，五彩团块立时飞溅到他身上，所有的色彩瞬间燃烧起来，却没有引起任何痛觉。

接着，许多翠绿色泡泡开始上升，伴随着沉静、柔和的呻吟。拜伦慌慌张张伸手去抓，却发觉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双手。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知觉，只有那些小泡泡占满他的心灵。

他发出无声的狂吼，那些幻觉立即消失无踪。室内重新大放光明，吉尔布瑞特又出现在他面前，正对着他哈哈大笑。拜伦感觉极度晕眩，他抬起发抖的手擦了擦又冷又湿的额头，重重坐了下来。

“怎么回事？”他尽力以强硬的口气质问。

吉尔布瑞特回答他：“我不知道，我没有卷入其中。你难道不了解吗？这是你的大脑从未有过的经验，它直接捕捉这个感觉，却无法诠释这种现象。因此，当你集中注意力在这感觉上，你的脑子只好强迫将它导入熟悉的方向，也就是说，试图将它同时分别诠释为视觉、听觉和触觉。好啦，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气味？有时我好像会闻到什么。假如用狗来做实验，我猜感觉几乎都会被转成嗅觉，改天我真想拿动物试试。

“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理它，不主动抓住它，它就会逐渐消失。每次我想要观察别人的反应时，我就会那样做，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他将浮着青筋的手掌放在那台仪器上，随手拨弄上面的键钮：“有时我会想，如果有人好好研究这玩意，就能谱出一种新媒体上的交响乐，达到单纯声光所达不到的效果。不过，恐怕我自己没这个能力。”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拜伦突然说。

“请便。”

“你为何不将科学天分用在有价值的事物上，反而……”

“浪费在无用的玩具上？我也不知道。或许它并非毫无价值。其实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吧？”

“什么？”

“这个声光仪，我的监听装置也一样。要是给太暴人知道了，很容易会被判死罪。”

“你在开玩笑。”

“绝对不是。你显然是在牧地长大的，年轻人都不记得过

去那段日子，我懂了。”他忽然别过头去，双眼眯成两道细缝，“你反对太暴的统治吗？尽管说。我坦白告诉你，我自己就反对。我还可以告诉你，令尊当初也一样。”

拜伦以平静的口吻说：“是的，我反对。”

“为什么？”

“他们是陌生人，是异邦人，他们有什么权利统治天雾星和洛第亚？”

“你一直这样想吗？”

拜伦没有回答。

吉尔布瑞特哼了一声：“换句话说，直到他们将令尊处决，你才认定他们是陌生人和异邦人。然而，毕竟他们有权那样做。嘿，听我说，别发火，理智一点。相信我，我站在你这边。可是想想看！令尊是牧主，而他手下的牧人又拥有什么权利？如果有人偷了一头牛，不管是自己吃掉或卖给别人，他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会被当做窃贼关起来。倘若他图谋杀害令尊，不论原因是什么——也许在他看来理由充分——他又会有什么下场？毫无疑问，处决。令尊究竟有什么权利制定法律，将惩罚施加于他的同类？对他们而言，他就是他们的太暴人。

“在令尊自己心目中，以及我个人的心目中，他都是个标准的爱国者，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对太暴人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所以他们除掉了他。你能否认自卫的必要性吗？在亨芮亚德家族掌权的时代，同样也是一片腥风血雨。好好读一读历史，小伙子。不论什么样的政府，杀人都是一件自然的事。

“所以说，找个更好的理由来恨太暴人吧。别以为只要换

上另一批统治者，这种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自由。”

拜伦以右拳奋力击向左掌：“你这些客观的哲理听来都不错，对于事不关己的人很有安抚作用。但假如遭到谋杀的是令尊，你又会作何感想？”

“哼，你以为不是吗？家父是前任执政者，他的确也是被害死的。喔，并非公然的行动，而是巧妙的阴谋。他们让他精神崩溃，就像他们现在刺激亨瑞克一样。家父过世后，他们不让我继任执政者，因为我有点难以捉摸。亨瑞克长得既高大又英俊，最重要的是他十分柔顺。然而，他显然还不够柔顺。他们不断压迫他，把他捏成一个可怜的傀儡，让他在没得到许可前连搔痒的胆量都没有。你见过他，应该看得出来。现在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他持续的恐惧状态是种可悲的精神病。可是这一点——我刚才说的一切——都不是我想推翻太暴人的真正理由。”

“不是？”拜伦说，“你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理由？”

“应该说是个很古老的理由，太暴人摧毁了两百亿人参与人类发展的权利。你受过教育，应该学过什么是经济周期。在一颗行星开拓之初，”他开始扳着手指计数，“首要的问题是自给自足，因此必定是个农业和畜牧世界。然后，它开始挖掘地底的矿藏，外销未经提炼的矿石，并将过剩的粮食卖到别处，以换取奢侈品和机械设备，这是第二阶段。接下来，当人口逐渐增长，外资慢慢累积后，工业文明便开始萌芽，这就是第三阶段。最后，它会变成一个机械化世界，粮食一律依靠进口，对外则输出机械装置，并投资后进世界的发展等等，这是第四阶段。

“机械化世界一向人口最稠密、权势最大、军事力量也最

强，因为战争完全仰赖机械。而在它们周围，通常会围绕着一一些独立的农业世界。

“可是我们的情形如何？我们本来处于第三阶段，拥有正在成长的工业。而现在呢？这个成长被迫中止、冻结，甚至倒退，否则，它会妨碍太暴人对我们工业必需品的控制。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项短期投资，因为我们终将被榨干，那时就会变得无利可图。但在此之前，他们会一直榨取最高的利润。

“此外，我们若进行工业化，就可能会制造战争武器。因此工业化必须停止，科学研究也必须禁止。久而久之，人民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根本不觉得失去了什么。所以当我告诉你，我制造声光仪的行为足以被处死，你才会那么惊讶。

“当然，总有一天我们会击败太暴人，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他们不可能永远统治下去，没有任何人办得到。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懒惰；他们会跟其他人通婚，失去许多独有的传统；他们还会变得腐败堕落。可是这需要好几世纪的时间，因为历史的发展一向从容不迫。而在那许多世纪以后，我们仍将是一群农业世界，休想能有什么工业或科学遗产。而我们四面八方的邻居，那些未曾被太暴人统治的世界，将变得富强及高度都市化。我们这些王国将永远是次殖民地，永远无法赶上别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舞台上，我们将始终是一群旁观者。”

“你说的有些也是陈腔滥调。”拜伦最后表示。

“当然，因为你是在地球受的教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地球占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真的？”

“想想看！自星际旅行发明以后，整个银河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我们一向是个成长中的社会，因此是个尚未成熟的社会。显然，人类社会仅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臻于成熟，那就是在地球，在它遭逢灾难之前。当时那个社会还没有任何地理扩张的可能，因此开始面对诸如人口过剩、资源匮乏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银河其他各处则从未出现过。”

“因此，他们不得不尽力研究社会科学。但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有许多甚至全部都消失了，这实在非常可惜。不过有件很有趣的事，亨瑞克年轻的时候是个狂热的原始主义者。他有一间图书馆，里面收藏了全银河最丰富的地球资料。可惜，他成为执政者之后，就将原先的一切兴趣都抛弃了。不过我算是已经继承了那间图书馆。它所收藏的文献，那些断简残篇，实在太迷人了。地球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内省风格，在我们外向的银河文化中完全见不到，这是最有趣的一点。”

拜伦道：“你这样说我才终于放心。你刚才严肃得太久，让我不禁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丧失了幽默感。”

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放松一下，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你知道演戏是什么滋味吗？一天二十四小时，故意将你的人格一分为二？甚至在朋友面前？甚至独处的时候，这样才不会无意间忘了做戏？做个半调子的人？做个永远有趣的人？做个无足轻重的人？显得既无能又可笑，让认识你的人都深信你毫无价值？这样才能保住一条命，只不过这种日子几乎不值得活下去。可是，即使如此，我偶尔还是会跟他们对抗。”

他抬起头来：“你会驾驶太空船，我不会，这是不是很奇怪？你提到我具有科学天分，但我连单人太空小艇都不会驾

驶。可是你会啊，所以说，你必须离开洛第亚。”他的声音听来很认真，几乎像是在恳求。

这些话无疑是在求他，拜伦却冷冷地皱起眉头：“为什么？”

吉尔布瑞特很快往下说：“我刚才说过，艾姐密西娅和我一直在讨论你，我们都安排好了。等一下你离开这里，直接到她的房间，她正在那里等你。我已经帮你画了一张简图，所以你穿过迂回的走廊时，完全不必停下来问路。”他将一张带有金属光泽的小纸片塞进拜伦手中，“假如你被任何人拦住，就说执政者要召见你，然后继续前进。只要你不显得迟疑慌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等一下！”拜伦不愿类似事件再度重演。钟狄将他赶到洛第亚，又害他被带到太暴人面前；然后，在他还来不及溜进王宫时，那个太暴行政官便将他赶到中央正殿，让他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面对一个精神恍惚的傀儡，听了一大串疯言疯语。够了！他接下来的行动或许将有重重限制，然而，他对时空起誓，一切行动都要出于自愿，没什么好商量的。

于是他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件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阁下，我是不会离开的。”

“什么啊？年纪轻轻就想当白痴。”一时之间，原来那个老吉尔布瑞特又回来了，“你以为你在这里能办成什么事？你以为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还能活着离开王宫吗？哈，二十四小时之内，亨瑞克一定会请来太暴人，到时候你就成为阶下囚。他所以会等一阵子，是因为他不论做任何事，都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才能下定决心。他是我的堂弟，我了解他，我告诉你。”

拜伦说：“真要是这样，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何必这么关心我？”他绝不要再被人赶来赶去，再也不要做四处逃窜的木偶。

吉尔布瑞特站起来，双眼直视着他：“我要你带我一起走，我关心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再也无法忍受太暴人统治下的生活。要不是艾姐密西娅和我都不会伺候太空船，我们早就逃之夭夭。我们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拜伦感到决心有点软化：“执政者的女儿？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在我们三人当中，要数她的情况最绝望。对女性而言，还有另一重特殊的地狱。执政者的女儿年轻、漂亮又未婚，接下来她除了变成一个年轻、漂亮的已婚妇人，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而这个年头，谁会是个喜气洋洋的新郎呢？哈，一个又老又色的太暴宫廷高官，他前后已经埋葬了三个老婆，如今还指望在少女的怀里重寻青春火花。”

“这种事，执政者当然不会答应的！”

“执政者会答应任何事，没人需要等他点头。”

拜伦想起上回见到艾姐密西娅的情景。她的长发由前额往后梳，直直披在背后，在肩头附近微微向内卷曲。她有着洁白、细腻的皮肤，黑色的大眼睛，红色的樱唇！高挑、年轻、笑容甜美！然而整个银河中，这种模样的女孩也许超过一亿，他要是因此动摇决心，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但他却说：“太空船准备好了？”

吉尔布瑞特顿时绽放出笑容，将一张老脸挤得满是皱纹。然而他还来不及开口，大门就响起重击声。那并非光电束截断后的轻柔声响，而是武装人员凶猛的敲门声。

声音再度响起，吉尔布瑞特说：“你最好把门打开。”

拜伦依言照做，两名卫士立刻冲进来。前面那人先利落地向吉尔布瑞特敬礼，再转身面对拜伦：“拜伦·法瑞尔，奉太暴常驻行政官与洛第亚执政者之命，我现在将你逮捕归案。”

“什么罪名？”拜伦质问。

“叛乱罪。”

在这一刹那，吉尔布瑞特脸上掠过无限绝望的神情，他连忙将头转开：“亨瑞克这次动作真快，比我预料中快得多。想想可真有趣！”

他又变回老吉尔布瑞特，漠不关心地微笑着。他微微扬起两道眉毛，仿佛在以稍带悔恨的心情，检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

“请跟我来。”那卫士说。此时，拜伦才注意到对方手中紧握着神经鞭。

拜伦突然感到口干舌燥。在公平的情况下，他能击败其中任何一名卫士。他相当清楚，并渴望有这种机会。他甚至可能大展神威，同时打倒两个人。问题是他们都带着神经鞭，他只要举起一只手，他们便会让他知道厉害。他在心里已经投降了，因为简直就无计可施。

吉尔布瑞特却说：“让他先去拿披风，两位。”

拜伦很吃惊，迅速望了小老头一眼，便立刻打消投降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披风。

那名掏出武器的卫士并拢脚跟，响起“啪！”的一声，表示尊重吉尔布瑞特的吩咐。然后他用神经鞭指着拜伦：“你听见侯爷的话了，去把你的披风拿来！”

拜伦尽量放大胆子慢慢后退。退到书架旁边，他蹲下来，在一张椅子后面作势摸索。他一面抓着空气中一件不存在的披风，一面紧张地等待吉尔布瑞特发难。

对两名卫士而言，声光仪只是个长满键钮的怪东西，当吉尔布瑞特轻巧地拨弄那些键钮时，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拜伦则全神贯注地盯着神经鞭发射口，让它占据整个心灵。当然，他（自以为）看到或听到的任何其他事物，都绝不能让它们钻进脑海。

可是要等多久呢？

手持武器的卫士说：“你的披风在那张椅子后面吗？站起来！”说着不耐烦地向前走，却突然停下脚步。他一副很讶异的样子，眯起双眼，猛然向左方望去。

机会来啦！拜伦马上站起来，迅速向前冲到卫士面前，然后弯下腰来，紧紧抱住他的双膝，用力一拉。只听得“砰！”的一声，那卫士已倒地不起，拜伦伸出大掌，从他手中抢过神经鞭。

此时，另一名卫士已将武器握在手中，不过现在毫无用处，他另一只手正在眼前疯狂挥舞。

吉尔布瑞特发出高亢的笑声：“你还好吗，法瑞尔？”

“什么都没看到，”他咕哝道，然后又说，“除了这柄已经到手的神经鞭。”

“很好，那就赶快走吧。他们绝对无法阻止你，现在他们心里充满不存在的影像和音响。”吉尔布瑞特躲开两个扭打在

一块的躯体。

拜伦的手臂挣脱对方的纠缠，高高举起来，然后猛力击向对方的肋骨。那卫士的脸孔因痛苦而扭曲，身子立时缩成一团，还不停抽搐着。拜伦随即起身，手中紧握着神经鞭。

“小心！”吉尔布瑞特叫道。

拜伦还是慢了一步。当他转身的时候，另一名卫士已向他撞来，将他再度压倒。那其实是个盲目的攻击，卫士究竟以为自己抓到什么，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此时他眼中完全没有拜伦。他急促的呼吸声在拜伦耳边响起，喉咙中还不时在“咯咯”作响。

拜伦用力挣扎，想要动用已抢到手的武器。从对方空洞的眼神中，他看出那人必定见到什么可怕的幻象，令他自己心中也为之一凛。

拜伦吃力地起身，左右来回移动重心，试图将那卫士挣脱，但几乎没什么作用。前后总共三次，他感到对方的神经鞭撞向自己的臀部，每次都吓得他胆战心惊。

卫士发出的“咯咯”声突然转成言语，他吼道：“一个都跑不掉！”说完，他便发射了神经鞭。在能束经过的路径上，游离的空气冒出暗淡、几乎不可见的闪光。那道光芒扫过一大片区域，拜伦一只脚正挡在能束路径上。

那种感觉就像踩进一锅沸腾的铅汁，又仿佛被一块花岗岩砸个正着，也好像他的脚给鲨鱼一口咬掉。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有形的变化，只是主司痛觉的神经末梢受到普遍的、极限的刺激，踏进煮沸的铅汁也不过如此。

拜伦的惨叫几乎将喉咙扯破。他瘫在地上，甚至没想到打斗已经结束。除了越来越厉害的痛楚，现在其他事都不再

重要。

但其实，那卫士已经松手了。几分钟后，当拜伦勉强能睁开眼睛，并将眼泪挤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那卫士正靠着墙壁，一双虚弱的手推着某样不存在的物体，还发出“吃吃”的傻笑声。前一名卫士仍躺在地上，四肢大刺刺地摊开，仍有知觉，却没发出任何声音。他的眼光循着一个怪异的轨迹移动，身体则微微颤抖，嘴唇上还沾着白沫。

拜伦硬着头皮站起来，拖着跛得厉害的步伐走到墙边，用神经鞭的握柄猛力一击，靠墙的卫士立即倒下。接着拜伦又来收拾前一个卫士，那人也未做任何抵抗，在他失去知觉的前一瞬间，眼光还继续默默地移动。

拜伦重新坐下，准备处理一下伤口。他将脚上的鞋袜脱掉，吃惊地瞪着完好如初的皮肤。他一面搓揉，一面哼出声来，那种感觉就像火烧一样。他抬起头时，看到吉尔布瑞特已放下声光仪，正用手背摩挲着瘦削的面颊。

“谢谢你，”拜伦说，“多亏你的仪器帮忙。”

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很快会有更多的卫士赶来，到艾姐密西娅的房间去吧。拜托！快点！”

拜伦明白这话很有道理，他的脚伤已稍微好转，变成阵阵的抽痛，可是感觉又肿又胀。他将袜子重新穿上，将那只鞋挟在腋下。他原来已经握着一柄神经鞭，现在将另一柄也夺过来，小心翼翼地插进皮带里。

他转身向大门走去，又带着恶心的反感问：“你让他们看见了什么，阁下？”

“我也不知道，我无法控制这点。我只是尽量将功率调到最大，其他的便取决于他们心里的情结。别只顾着讲话，我

那张地图还在你身上吧？”

拜伦点了点头，便沿着走廊向前走去，一路上没见到任何人。他无法走得太快，否则步伐会变得蹒跚不堪。

他看了看腕表，才想起一直没空将它调为洛第亚当地的计时系统。腕表上显示的仍是星际标准时间，也就是太空客船上使用的系统，其中每小时有一百分钟，一千分钟等于一天。如今冰冷的金属表面，闪耀着粉红色的“876”三个数字，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

然而无论如何，现在一定已是深夜，或者说，早就是这颗行星的睡眠期（假若两者不尽相同）。否则，这些大厅不会如此空荡，墙上的浅浮雕也不会孤寂地发出磷光。当他经过那些浮雕时，随手摸了摸其中一件，那是一个加冕典礼的场景，结果发现它只是个二维结构。可是不管怎么看，它都给人一种凸出墙壁的立体感。

他忍不住停下来研究这种奇特的效果，对他而言这东西实在很特别，他随即想起目前的状况，又赶紧加快了脚步。

走廊的空荡是洛第亚衰微的另一个象征，他突然有这样的感慨。既然成了叛逆分子，他对这些没落的象征便变得分外敏感。王宫是一个独立王国的权力中心，夜间也该一直有人站岗，而且每道门都该有人看守才对。

他依照吉尔布瑞特画的粗略地图，在前面向右转，再沿着一个宽大、蜿蜒的坡道向上走。过去这里或许举行过游行活动，现在却什么也没有留下。

走到目的地后，他俯身靠着那扇门，按下光电讯号钮。大门先开了一道缝，随即全部打开。

“进来。”

应门的正是艾姐密西娅。拜伦赶紧溜进去，大门迅疾无声地重新关上。他望着这个女孩，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他的衬衫肩部撕破了，因此一边的袖子松垮垮地垂下来，而且他全身脏兮兮的，脸也被打肿了，他感到狼狈万分。他又想起腋下还挟着一只鞋，赶紧将它丢到地上，让受伤的那只脚笨拙地套进去。

然后他才说：“不介意我坐下吧？”

她跟他一起走向一张椅子，站在他面前，显得有点心慌意乱：“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脚怎么了？”

“受伤了。”他若无其事地答道，“你准备离开了吗？”

她立刻高兴起来：“这么说，你会带我们走？”

拜伦却没心情对她好言好语，那只受伤的脚仍感到刺痛，于是他又搓揉一番，然后说：“听好，带我上太空船。我要离开这颗该死的行星，如果你要一道走，那我也不反对。”

她皱起眉头：“你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你刚才跟人打架了？”

“是的，没错，跟令尊的卫士打了一架。他们要以叛乱罪名逮捕我，这就是我得到的庇护。”

“噢！我很遗憾。”

“我也很遗憾。怪不得人数少少的太暴人能统领五十个世界，我们都在帮助他们。令尊那种人为了保有权势，可以做出任何事，他们忘了作为一个君子的基本责任——喔，算了！”

“我说过我很遗憾，牧主大人。”她以高傲的口气称呼他的头衔，“请别板起脸孔审判家父，你不清楚其中的内情。”

“我没兴趣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否则

令尊那些了不起的卫士都会赶来。好吧，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别放在心上。”拜伦的暴戾之气与歉意刚好抵消。可是，他妈的，他以前从没挨过神经鞭，这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太空啊，他们的确有义务给他政治庇护，至少该做到这一点。

艾姐密西娅很不高兴，当然不是生她父亲的气，而是气这个愚蠢的年轻人。他实在很年轻，根本还是个大孩子，她这么判断。就算他比她大，也绝对大不了多少。

此时通话器突然响起，她赶紧说：“请等一下，然后我们就走。”

是吉尔布瑞特的声音，听来很小声：“艾姐？你那里还好吗？”

“他在这里。”她也小声回答。

“很好，什么都别说，光听就好。别离开你的房间，把他留在那里，他们将要大肆搜索王宫，没人能阻止这个行动。我会试着想想办法，可是现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他没有等待回答，便径自切断通话。

“现在可好了。”拜伦也听到他们的通话，“我到底是该留下来，把你也拖下水，还是该走出去投降？我想，我不能指望在洛第亚找到任何庇护了。”

她气冲冲面对着他，压低声音吼道：“喂，闭嘴，你这个又粗又丑的傻瓜！”

两人怒目相视，拜伦感到很伤心。换个角度来说，他也是在试图帮助她，她没有理由这样侮辱人。

结果她说了一句：“对不起。”就将头别了过去。

“没关系。”他冷冷答道，完全口是心非，“你有权表示自

己的意见。”

“你实在不该那样批评家父，你不知道身为执政者的难处。他一直在为百姓做事，不论你心里怎么想。”

“喔，当然啦。为了他的百姓，他必须将我出卖给太暴人，这非常合理。”

“就某方面而言，的确如此，他得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否则，他们可能会罢黜他，直接接管洛第亚。那样难道会更理想吗？”

“如果连一名贵族都得不到庇护……”

“喔，你只想到自己，这是你最大的错误。”

“我不认为不想死是个特别自私的想法，至少不该平白无故送死。在我走前，我还得跟他们斗一斗，家父就和他们奋战过。”他知道自己开始变得慷慨激昂，但这都是受到她的影响。

她却说：“令尊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

“我想什么都没有，他遇害了。”

艾姐密西娅感到相当同情。“我一直在说我很遗憾，这次我是真心诚意的，我实在心乱如麻。”然后，她又为自己辩解，“我自己也有麻烦，你该知道。”

拜伦想起她的困境：“我知道。好吧，让我们重新开始。”他设法露出微笑，至少他的脚觉得好多了。

她试着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其实你并不真的丑。”

拜伦不知所措：“喔，这个——”

他陡然打住，艾姐密西娅则举起手掩住嘴巴。然后，两人突然不约而同转头望向门口。

外面走廊忽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那是许多规律的步伐，

踩在富于弹性的塑胶拼花地板上。大多数人都走过去了，可是在大门外，却传来一下细弱而训练有素的立定声。接着，夜间叫门讯号便“呜呜”响起。

吉尔布瑞特必须迅速行动。首先，他得将他的声光仪藏起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希望能有个较隐秘的收藏地点。亨瑞克真该死，这次竟然那么快下定决心，竟然没等到天亮。他必须逃走，这种机会也许再也没有了。

然后，他又通知了卫队长。两名卫士昏迷不醒，还有一名重犯脱逃，不论他如何装疯卖傻，也无法对这种事不闻不问。

卫队长看到这种状况，脸色变得无比阴沉。等到不省人事的卫士被抬走后，他便紧紧盯着吉尔布瑞特。

“侯爷，根据您的叙述，我还是不大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吉尔布瑞特说，“他们来逮捕人犯，那年轻人却不肯投降。结果给他逃走了，太空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侯爷。”队长说，“今晚王宫有贵客莅临，因此不论什么时候，都一律有严密的警戒。他绝对逃不出去，我们会将搜索网慢慢收紧。但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我的手下都有武装，而他却手无寸铁。”

“他像凶猛的老虎一样拳打脚踢，我躲在那张椅子后面……”

“我很遗憾，侯爷，您竟然没想到帮助我的手下，共同对抗一个被控叛乱的人。”

吉尔布瑞特现出不屑的表情：“多有趣的想法啊，队长。

你的手下两个打一个，手里还握有武器，竟然需要我帮忙，我看你该征募新人啦。”

“很好！我们会搜索整个王宫，把他找出来，看看他有多神勇。”

“我跟你一起去，队长。”

这回轮到队长扬起眉毛：“我认为这样不妥，侯爷，难免会有些危险。”

不论是对亨芮亚德家族任何一分子，队长都不该这样说。这点吉尔布瑞特心知肚明，但他只是微微一笑，让皱纹布满瘦削的老脸。“我知道，”他说，“可是有时我发现连危险都有趣。”

集合一伙卫士总共花了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吉尔布瑞特单独留在房中，与艾姐密西娅通了一次话。

听到轻微的“呜呜”讯号声，拜伦与艾姐密西娅都愣住了。它响了两次之后，又传来一下谨慎的敲门声，接着就听见吉尔布瑞特的声音。

“拜托让我来试试吧，队长。”然后声音就变大了，“艾姐密西娅！”

拜伦松了一口气，微微咧嘴一笑，向前走出一步。可是女孩突然伸手按住他的嘴，同时朝外喊道：“等一下，吉尔伯伯。”另外一只手则向墙壁拼命猛指。

拜伦只得傻傻望着那道墙，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艾姐密西娅向他做个鬼脸，迅速绕过他，径自向墙边走去。她伸出手按向墙壁，整片墙便无声无息向一侧滑开，出现一间更衣室。她做了个“快进去！”的嘴形，同时双手开始摸索右肩的饰针。拔下了饰针，她深红色衣裳内的微小力场随之消失，

整件衣服的隐形接缝自动裂开，她便赶紧从衣服中钻出来。

拜伦踏进那间更衣室，立刻转头向外望去。墙壁虽然很快恢复原状，他还是看到她套上一件白毛皮睡衣的动作，那件深红色衣服则扔在椅子上皱成一团。

他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心中一直在嘀咕，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搜查艾姐密西娅的房间。若是进行搜查，那他就插翅难飞。除了他刚才进来的那道密门，更衣室没有任何别的出口，里面也没什么更隐秘的地方可供躲藏。

他看到一列睡袍挂在墙边，前方的空气发出非常暗淡的闪光。他的手可以轻易穿透那道光芒，只有手腕被照到的部分产生轻微的刺痛。不过这种装置的目的并非防盗，而是为了逐退灰尘，让后面的空间保持无菌的清洁状态。

他或许能躲在裙子后面。想到这里，他果真躲了进去。在吉尔布瑞特的帮助下，他对付了两名卫士，才得以来到这儿。可是接下来，他却拿石榴裙当挡箭牌，事实上，还真是躲在她的裙子后面。

他突然开始胡思乱想，竟然后悔在墙壁合拢前，自己没有早些转过头来。她有一副相当吸引人的胴体。刚进门的时候，他的激烈态度实在太幼稚、太可笑了。无论如何，也不该为她父亲的过错而责怪她。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面瞪着空洞的墙壁，一面耐着性子等待。等待房间传来脚步声；等待墙壁重新拉开；等待数柄武器再度指着自已，这回却没有声光仪相助。

他屏息等待，双手各握着一柄神经鞭。

“怎么回事？”艾姐密西娅的不安根本不用假装。这句话她是对吉尔布瑞特说的，他跟卫队长一同站在门口，此外还有六名武装卫士在门外谨慎地逡巡。接着，她马上又问：“父亲没什么事吧？”

“没有，没有，”吉尔布瑞特安慰她，“没发生任何需要你操心的事。你睡了吗？”

“正要睡，”她答道，“几小时前，我的女佣就各忙各的去了。除了我自己，没人能来应门，你们差点把我吓死了。”

太上皇的裤子

她突然转向队长，以强硬的态度说：“要我怎么样，队长？快点，拜托，现在并非适宜晋见的时间。”

队长刚张开嘴巴，吉尔布瑞特便抢道：“这件事太有趣了，艾姐。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反正你知道的——他跑掉了，还打伤两名卫士。现在，我们以势均力敌的兵力在追捕他，一队官兵对付一名逃犯。我自己也亲自上阵，加入搜索的行列，以我的热情和勇气鼓舞我们的好队长。”

艾姐密西娅装出一副完全茫然的表情。

队长嘴里咕哝着一个脏字，不过没有真的说出来：“对不起，侯爷，您没说清楚，我们这样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郡主，那个自称前维迪莫斯牧主之子的人，原本已经因叛乱罪被捕，但他设法逃脱，现在正逍遥法外。我们必须搜索整座王宫，每个房间都不放过。”

艾姐密西娅退了一步，皱起眉头：“包括我的房间？”

“假如郡主允许。”

“啊，我就是不允许。如果有陌生人在我房间，我还会不知道吗？你要是怀疑我竟然三更半夜还跟这种人有来往，或者跟任何陌生人有瓜葛，那是极为不当的想法。请给予我的地位适当的尊重，队长。”

这番话的确很有效，队长只好赶紧弯腰：“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郡主。请原谅我们这么晚还来打扰您，只要您说未曾见到那名逃犯，当然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您安然无事，他是个危险人物。”

“他再怎么危险，你和你这批手下也不可能对付不了。”

吉尔布瑞特高亢的声音再度插入：“队长，好啦——好啦。你和我侄女客客气气交换观感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已经

有时间抢军火库了。我建议你在艾姐密西娅郡主的门口留下一名卫士，这样她下半夜的睡眠就不会再受干扰。除非，亲爱的侄女，”他一面说，一面对艾姐密西娅摆动手指，“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只想锁上房门，”艾姐密西娅冷冷回答，“然后就寝，谢谢你的好意。”

“挑一个大块头，”吉尔布瑞特大声说，“就要那位吧。我们的卫士都穿了帅气的制服，艾姐密西娅。你只要看到这身制服，就能认出他是我们的卫士。”

“侯爷，”队长已经不耐烦：“没有时间了，您是在延误时机。”

他做了个手势，一名卫士便从队伍出列。那卫士先向正在掩门的艾姐密西娅敬礼，然后又向队长敬礼。接着，规律的脚步声便沿着两个方向逐渐消失。

艾姐密西娅等了一下，再悄悄将大门推开一两英寸。那名卫士站在外面，双脚打开，脊背挺直，右手握着武器，左手放在警铃按钮上。他正是吉尔布瑞特建议的那名卫士，一个高头大马的家伙。他跟维迪莫斯的拜伦差不多高，却没有拜伦那么宽阔的肩膀。

此时她突然想到，虽然拜伦因为年轻，某些观点相当不讲理，但他至少身材魁梧，又有一身结实的肌肉，这点十分有用，自己刚才那样骂他实在很傻。而且，他长得也蛮好看的。

她重新关上大门，朝更衣室的方向走去。

当更衣室的门再度滑开时，拜伦全身神经紧绷。他屏住呼吸，抓着武器的十指也变得僵硬。

艾姐密西娅瞪着那两柄神经鞭：“小心点！”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将两柄武器分别塞进口袋。那样实在很不舒服，但他没有合适的皮套。“只是要防备进来抓我的人。”他说。

“出来吧，说话要小声。”

她仍穿着那件睡袍，由光滑的纤维织成，拜伦从没有见过那种布料。睡袍装饰着几簇银色的毛皮，借着本身的微弱静电力附着人体，根本不需任何扣子、钩子、扣环或缝合力场，艾姐密西娅美妙的曲线也因而若隐若现。

拜伦感到自己面红耳赤，但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艾姐密西娅顿了一下，然后用食指做了个转圈的小动作，并且说：“你不介意吧？”

拜伦抬起头来望着她：“什么？喔，对不起。”

他立刻转过身来背对着她，却一直注意听着更换外衣发出的飒飒声。他并未纳闷她为何不用更衣室，或何不干脆换好衣服再开门。女性心理简直是个无底洞，没有经验的人根本无从分析。

他再转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换了一身黑色。那是两件式的衣裙，膝盖以下没有任何遮掩。这套服装看来不像舞会的礼服，似乎只适合户外活动穿着。

拜伦自然而然地说：“那么，我们现在要走了？”

她摇摇头：“你自己也得打点一番，你需要换一套衣服。躲到大门旁边去，我把卫士叫进来。”

“什么卫士？”

她浅浅一笑：“应吉尔伯伯的建议，他们在门口留下一名卫士。”

通向走廊的大门平稳地沿着滑轨拉开几英寸，那名卫士仍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卫士，”她悄声说道，“进来一下，快点。”

对于执政者之女的吩咐，一名普通士兵毫无迟疑的理由。他走进渐渐打开的大门，恭敬地说：“听候您的差遣，郡……”突然他的双肩感到一股猛力，令他的膝盖被迫下弯，而喉头则被一只手臂猛然勒住，将那句话硬生生切断，连挣扎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

艾姐密西娅赶紧关上大门，看到这种缠斗的场面，令她差点晕眩。亨芮亚德王宫中的生活相当平静，几乎可说形同衰落，她从来没见过这种画面——一个人的脸涨成紫红色，张大嘴巴，由于窒息而拼命吐气。她赶紧将头别过去。

拜伦龇牙咧嘴，用手臂紧紧缠住那人的喉头，同时不断收紧肌肉。前后有一分钟左右，卫士双手试图拉扯拜伦的手臂，可是力气越来越小，根本起不了作用，只有两条腿乱踢一通。然后拜伦将他举到半空中，不过一点也没放松。

卫士的双手终于软软垂下，双腿变得松垮垮的，胸部的痉挛性起伏也开始消退。拜伦将他轻轻放到地板上，他的四肢松软地摊开，仿佛是个被掏空的袋子。

“他死了吗？”艾姐密西娅以恐惧的细声问。

“没有。”拜伦说，“用这种方法杀人，需要四五分钟的时间。但他会有一阵子不省人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捆绑他吗？”

她摇摇头，一时觉得很无助。

拜伦说：“你一定有些纤维丝袜，用那个就行了。”他已取走那卫士的武器，并脱下他的制服，“我想洗个澡，事实

上，我非洗不可。”

踏进艾姐密西娅的浴室，置身洁身雾中，令他感到无比舒畅。他也许会沾上过重的香气，但他希望出去后就会在空气中散开。至少他现在一身洁净——暖和的蒸气重重喷在他身上，他只要迅速穿过这团细微的悬浮液滴，便能将全身污垢即刻除尽。这样洗澡不需要干燥室，当他走出那团雾气时，浑身上下已没有丝毫水气。不论是在维迪莫斯或地球上，都没有这么方便的设备。

那卫士的制服有点紧，而不甚美观的锥形军帽盖在拜伦的短发上，令他实在有点不敢恭维。他很不以为然地照着镜子：“我看起来怎么样？”

“挺像个军人。”

“你得带着一柄神经鞭，我一个人无法用三柄。”

她用两根指头夹起那件武器，丢进随身袋中。那个袋子借着微力场贴在她的宽皮带上，好让她的双手腾出来。

“我们最好现在就走。假如我们碰到任何人，你一个字都别说，由我负责开口。你的口音不对，而且在我面前，除非有人直接跟你说话，乱开口是不礼貌的举动。记住！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躺在地板上的卫士开始缓缓蠕动，眼睛也在四处张望。他的手腕与脚踝被拉到腰际，用丝袜紧紧绑成一团，那种丝袜的抗拉强度超过等量的钢铁。由于嘴巴塞了东西，他的舌头怎么动也发不出声音。

他已被推到一旁，这样他们就不必踏在他身上去开门。

“走这边。”艾姐密西娅低声道。

在第一个转弯处，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然后一只手轻

轻按住拜伦的肩头。

拜伦迅速闪到一旁，转过身来，一只手抓向那人的手臂，另一只手赶紧去取神经鞭。

吉尔布瑞特的声音随即传来：“别紧张，老弟！”

拜伦立刻松开手。

吉尔布瑞特一面搓着自己的手臂，一面说：“我一直在等你们，但没有理由拆我的骨头。嗯，让我好好欣赏一下，法瑞尔。这套制服穿在你身上似乎缩水了，但还是不错，相当不错。有了这身行头，没人会看你第二眼。这就是制服的好处，大家都理所当然以为，穿着军人制服的人一定就是军人，绝不会有任何例外。”

“吉尔伯伯，”艾姐密西娅焦急地悄声说道，“别说那么多了，其他卫士呢？”

“每个人都反对我多说几句。”他不悦地说道，“其他的卫士都上塔楼去了。他们判定我们这位朋友不会在较低的楼层，所以只留下一些人守在主要出口和坡道旁，并将警报系统全部开启。没问题，我们可以轻易通过的。”

“他们不会想念你吗？”拜伦问。

“我？哈，队长看到我走，高兴还来不及呢，虽然他表面上一副很舍不得的样子。他们不会找我的，我向你保证。”

他们一直压低声音讲话，说着说着，突然都闭上嘴巴。因为前方出现一名卫士，站在一个坡道的起点，另外还有两名卫士，守在两扇高大的雕花门旁，这道门直接通向户外。

吉尔布瑞特大声问他们：“有没有那逃犯的消息，战士们？”

“没有，侯爷。”最近的那名卫士一面回答，一面并拢脚

跟向他行礼。

“好吧，把眼睛放亮点。”说完三人便向前走去，当他们穿过那道门的时候，守门卫士之一便暂时关掉那段警报系统。

外面果然是黑夜，天空晴朗繁星密布，参差不齐的暗星云将地平线附近的星光尽数遮蔽。中央正殿成了他们身后的一团黑雾，广场则在前方不到半英里处。

他们沿着幽静的小径走了五分钟，吉尔布瑞特忽然变得不安起来。

“有个地方不对劲。”他说。

艾姐密西娅问他：“吉尔伯伯，你没忘记把太空船准备好吧？”

“当然没有，”他虽仍压低声音，却尽量以凶巴巴的口气说，“可是广场塔台怎么会有灯光？那里应该一片黑暗才对。”

他举手向树丛指去，透过浓密的树叶，塔台看来像个白光构成的蜂窝。一般情况下，那代表广场在正常作业——有船舰升空或着陆。

吉尔布瑞特喃喃道：“今晚没有任何预定的行程，这点绝对可以肯定。”

等到他们再走近些，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至少吉尔布瑞特明白了。他突然停下脚步，伸出双臂挡住另外两人。

“完了，”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傻笑，“这回亨瑞克做得真好，把事情全搞砸了，这个白痴。他们在这里！那些太暴人！你们知道吗？那是阿拉特普的私人武装巡弋舰。”

拜伦也看见了，它在灯光下闪着暗淡的光芒。挤在其他毫无特色的船舰之间，这艘巡弋舰分外显眼，比那些洛第亚的航具线条更流畅、更纤细、更阴鸷。

吉尔布瑞特说：“队长说今天要招待‘贵宾’，我当时没留意。现在什么办法都没啦，我们总不能跟太暴人斗。”

拜伦突然忍不住爆发。“为什么？”他愤愤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们斗？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会出情况，而且我们还有武器。我们去抢行政官的船舰，把他的裤子偷走！”

他继续向前走，穿过黑漆漆的树丛，来到毫无遮掩的地方，其他两人也跟了出来。他们没有理由躲藏，他们是两名王室成员与一名护驾的卫士。

但他们现在的敌人却是太暴人。

多年前，当太暴人赛莫克·阿拉特普第一次见到洛第亚王宫时，心中曾兴起一种叹为观止的激情。但他随即发现那王宫只是个空壳子，里面只剩一些发霉的陈迹。两代以前，洛第亚立法厅便在这里集会，大多数行政机构也设立于此。当时，那座中央正殿是十几个世界的核心。

然而，如今立法厅（它依旧存在，因为大汗从不干预地方政治）每年仅集会一次，以追认过去十二个月的行政法令，那几乎只是一种形式。行政会议名义上还是常年召开，但它仅有的十几个成员，十周有九周待在自己的属地上。各级行政机关一直有人办公，因为这些单位若不存在，不论是执政者或大汗，都无法独立统治一个世界。不过这些行政机关已分散行星各处，对执政者的依存度早已减低，对新主子太暴人的依存意识则显著升高。

王宫依然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金石建筑，却也仅止于此。那里面住着执政者一家人，以及几乎不敷使用的一群仆佣，还有兵力绝对不足的一队本地卫士。

阿拉特普在这个空壳子里感到很不舒服，也很不高兴。

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他累了，双眼好像火烧一样疼痛，痛得他很想摘下隐形眼镜。更糟的是，他感到失望透顶。

根本找不出一个模式！他不时望着身边的副官，那位少校却一直木然地听着执政者说话。至于阿拉特普自己，则几乎没听进几个字。

“维迪莫斯牧主的儿子！真的？”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过了一会儿，他又接腔：“所以你逮捕了他？相当正确！”

但这对他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事并未经过详细筹划。阿拉特普有个条理分明的心灵，无法忍受各种事件散成一团、毫无优雅的秩序。

维迪莫斯牧主是个叛徒，他儿子则企图会见洛第亚执政者。他首先秘密进行，计划失败后，他狗急跳墙，竟试图假借行刺阴谋的荒谬情报，公然要求晋见执政者，那当然是个模式的开端。

现在它又乱成一团，亨瑞克惊慌失措地放弃了这个孩子，看来，这家伙甚至不敢等到天亮。这点实在说不通，也可能是阿拉特普尚未获知的全部事实。

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在执政者身上。亨瑞克开始反复说着同样的话，阿拉特普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此人被改造成这样一个胆小鬼，甚至令太暴人都感到不耐烦。但这是唯一的办法，唯有恐惧才能确保绝对忠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维迪莫斯牧主却始终未曾恐惧，虽然他自身的利益与太暴人的统治息息相关，他仍选择了造反。而亨瑞克则一直心存畏惧，因此结果完全不同。

诚惶诚恐的亨瑞克坐在那里，不知不觉变得语无伦次，拼命想要得到一点认可的表示。少校当然不会有所回应，阿

拉特普很清楚，那家伙没什么想像力。他叹了一口气，希望自己也完全没有。政治是一种丑恶的勾当。

他终于带着几分鼓励说：“相当正确，我对你的迅速决定，以及你对大汗的服务热诚表示嘉许。你放心，大汗一定会知道这件事的。”

亨瑞克显得兴高采烈，而且显然松了一口气。

阿拉特普接着又说：“那么，把他带进来吧，让我们听听这个问题青年有什么话说。”他强忍住一个呵欠，那个“问题青年”究竟有什么话说，他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

亨瑞克正准备按钮召唤卫队长，却发现根本没这个必要，那名队长未经通报便已来到门口。

“殿下！”他高声叫道，然后不等执政者许可，便径直向内走来。

亨瑞克睁大眼睛，瞪着自己那距离讯号钮还有几英寸的手，仿佛怀疑自己的意念已化成了足够的力量，足以取代按下讯号钮的实际动作。

他一头雾水：“什么事，队长？”

队长答道：“殿下，人犯逃跑了。”

阿拉特普顿觉困倦消失几分。这是怎么回事？“详情禀上，队长！”他命令道，同时在座椅中正襟危坐起来。

队长向他们做了极精简的报告，结论是：“殿下，请您准许我发布全面警戒令，他们还没逃得太远。”

“对，当然要，”亨瑞克结结巴巴地说，“当然要。全面警戒，的确需要。就这么办，快点！快点！行政官，我无法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队长，动员你手下每一个人。我们会好好调查，行政官。有必要的話，当班的卫士一律免职，免

职！免职！”

他近乎歇斯底里地重复这两个字，队长却仍站在原处，显然还有什么话要说。

阿拉特普问他：“你还在等什么？”

“我能否向殿下私下禀报？”队长突然说。

亨瑞克以惊恐的目光，迅速望向和蔼可亲、面不改色的行政官，然后，带着一丝愤慨说：“在大汗的将士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队长。”阿拉特普温和地打断亨瑞克。

队长猛然立定站好，开口道：“既然殿下有令，我就照实说了。殿下，我以遗憾的心情向您禀报，艾姐密西娅郡主和吉尔布瑞特侯爷两人，跟那名人犯一同逃走了。”

“他竟敢……绑架他们？”亨瑞克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卫士在干什么？”

“他们不是被绑架的，殿下，他们是自愿跟他走的。”

“你怎么知道？”阿拉特普突然大乐，也完全清醒过来。毕竟，现在模式开始成形了，而且还是比他预料中更好的模式。

“我们有好多人证，包括一名被他们击倒的弟兄，以及数名不知情而放走他们的卫士。”队长犹豫了一下，又绷着脸补充道，“当我在郡主寝宫门口晋见艾姐密西娅郡主时，她告诉我她正准备睡觉。直到后来我才想到，她那时候脸上还化着浓妆。我转身回去查看，却已经太迟了。这件事我的处置不当，我愿接受任何责罚。今晚过后，我将请求殿下批准我的辞呈。但现在我先要确定，您是否仍准许我发出全面警戒令？”

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惊扰王室成员的安宁。”

但亨瑞克连站也站不稳，只是茫然瞪着他。

阿拉特普说：“队长，你最好先照顾一下执政者，我建议你最好把他的医生召来。”

“全面警戒！”队长再次要求。

“不会有什么全面警戒，”阿拉特普说，“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不必全面警戒！别再追捕逃犯！这个意外事件已经结束了！叫你的人回到寝室或正常岗位，赶快照顾你的执政者。走吧，少校。”

他们离开中央正殿后，那名太暴少校立刻紧张兮兮地说：“阿拉特普，我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基于这个猜测，我才一直没开口。”

“谢谢你，少校。”阿拉特普很喜欢满是绿色植物的行星入夜后的气氛，太暴星本身虽更加美丽，却是岩石与山脉构成的可怕美感。它太干燥，太干燥！

他继续说：“你不懂如何掌控亨瑞克，安多斯少校。要是落在你手中，他就会萎缩和崩溃。他很有用，但要让他维持这种状态，就需要以怀柔的方式对待。”

少校显然对这个问题没兴趣：“我指的不是那个。为何不发布全面警戒令？你不想抓到他们吗？”

“你想吗？”阿拉特普停下脚步，“让我们在这儿坐一下，安多斯，坐在这块草坪旁边的长椅上。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美丽，而且更能避免间谍波束？你为什么想抓那个年轻人，少校？”

“我为什么想抓每一个叛徒和阴谋分子？”

“是啊，为什么呢？如果你只能抓到一些工具，而无法找

出真正的祸源，又何必抓？你想你会抓到什么人？一个小伙子，一个傻丫头，加上一个高龄白痴？”

附近有座人工瀑布，不时溅出少许水花。那个瀑布很小，纯粹是种装饰，却是阿拉特普心中一个真正的疑惑。想想那些喷出来的水不停地冲激岩石，又沿着地面流走，就这样白白糟蹋掉。他从来无法心平气和看待这种事，总是难免感到几分义愤填膺。

“这样的话，”少校说，“我们就毫无斩获。”

“我们掌握了一个模式。那个年轻人刚抵达时，我们认为他跟亨瑞克有牵连，所以我们困惑不已，因为亨瑞克是——就是那个样子，但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佳猜测。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根本不是亨瑞克，我们被误导了。他的目标是亨瑞克的女儿和堂兄，这样也更有道理。”

“亨瑞克为什么不早点叫我们来？竟然一直等到三更半夜。”

“因为无论是谁先利用他，他都会变成那人的工具。我确定这是吉尔布瑞特的主意，他可能告诉他说，在半夜召开紧急会议，可以显示他极大的热诚。”

“你的意思是，我们是被故意叫来的？来见证他们的逃亡？”

“不，不是为了那个。问问你自己，那些人想要逃到哪里去？”

少校耸了耸肩：“洛第亚地方很大。”

“若只考虑小法瑞尔的话，没错。可是在洛第亚，两名王室成员走到哪里不会被人认出来？尤其是那个女孩。”

“所以说，他们会离开这颗行星？对，我同意。”

“又要从哪里出发呢？他们只要走上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广场。现在你明白我们被叫来的目的了吗？”

少校说：“我们的舰艇？”

“当然，太暴舰艇似乎是理想的交通工具。否则，他们就得在太空货船中选一艘。法瑞尔曾在地球接受教育，我确定他会驾驶巡弋舰。”

“这就是个问题，我们为何准许那些贵族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四面八方？这些殖民地的人，只要具备足以进行局部贸易的太空旅行知识就够了，为什么需要懂那么多？我们是在培养与我们为敌的战士。”

“然而，”阿拉特普巧妙地避开对方的问题，“此时此刻，法瑞尔已经受过外界的教育。让我们客观地将这点纳入考虑，不要因此火冒三丈。无论如何，我确定他们已夺取了我们的巡弋舰。”

“我不相信。”

“你带了腕上呼叫器，试试能否跟舰艇联络。”

少校试了一下，结果毫无回音。

阿拉特普说：“试试广场塔台。”

少校依言而行，微型接收器中便传出细微的声音，少校带着些许不安：“可是，尊贵的阁下，我不了解——一定有什么误会，您的驾驶员十分钟前便升空了。”

阿拉特普露出微笑：“你看对不对？一旦找出模式，每个细节都会变得理所当然。现在，你看出结果了吗？”

少校的确看出来，他拍了拍大腿，又大笑几声：“当然！”

“好了，”阿拉特普说，“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可是他们

将会走上绝路。如果他们肯将就一下，即使选择广场上最粗制滥造的洛第亚太空货船，也一定逃脱得了，那样的话——该怎么比方呢？今晚我将措手不及，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如今，我的裤子紧紧系在腰际，他们是绝对没救了。等到大好时机来临，我把他们拉回来的时候，”他得意地加强语气，“我也会掌握这个阴谋的其他部分。”

阿拉特普叹了一口气，发觉自己又困极欲眠：“好啦，我们运气很好，现在还不必着急。呼叫中心基地，叫他们派另一艘舰艇来接我们。”

拜伦·法瑞尔在地球上所接受的太空航行训练，大多只是纸上谈兵。大学中有关太空工程各方面的课程，虽有半学期花在超原子发动机理论上，可是等到学生登上太空船，在太空中实地操作时，那些理论却派不上什么用场。那些最优秀、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他们的技艺并非来自课堂，而是在太空中磨炼出来的。

或许！

拜伦勉强让那艘巡弋舰升空，没有真正发生意外，不过这主要是出于运气，并非他的技术精良。“无情号”对操纵系统的回应，比拜伦预料中迅速许多倍。在地球的时候，他曾驾驶几艘太空船飞向太空，然后再重返地面，但那些都是老态龙钟的太空船，仅供学生实习之用。它们的动作温和，而且非常、非常疲困，起飞时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还得在大气层中缓缓向上盘旋，最后才能到达太空。

反之，“无情号”毫不费力便腾空而起，然后垂直上升，呼啸着穿越大气。拜伦从座椅中跌了出来，肩膀差点脱臼。艾姐密西娅与吉尔布瑞特由于毫无经验，因此反而更加谨慎，将自己紧紧绑在安全带中，结果却被附有衬垫的安全带扯得到处红肿。那个被俘的太暴人驾驶员紧靠舱壁躺着，猛力拉扯身上的绳索，同时口中咒骂不停。

拜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将那个太暴人踢得沉默不语，再以双手轮流抓着舱壁的栏杆，克服了加速度产生的力量，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座位。他打开逆向喷射口，巡弋舰立刻开始颤抖，加速度随即遽减，终于达到人体能忍受的程度。

此时，他们来到洛第亚大气层的外围，天空呈现一片深紫色。舰身由于空气摩擦而产生高热，连舱内都感觉得到。

又过了好几小时，巡弋舰才进入一条环绕洛第亚的轨道。拜伦不懂如何计算克服洛第亚重力的必要速度，只好以尝试错误的方式摸索，一面轮流向前后喷气，以改变舰艇的速度，一面紧盯着质量计的数据。质量计是借着测量重力场强度，指示舰艇与行星表面距离的仪器。他的运气不错，那个质量计已根据洛第亚的质量与半径校准。否则，除非经过无数次实验，拜伦根本无法自行调整这个装置。

最后，质量计的数据终于稳定下来，在两小时内，几乎未曾显现任何变化。这时拜伦才稍微放松，另外两名乘客则从安全带中爬出来。

艾姐密西娅说：“你的动作可不怎么温柔，牧主大人。”

“我让它飞起来了，郡主。”拜伦没好气地答道，“如果你能做得更好，欢迎你来试试，但我自己要先下去。”

“安静，安静，安静，”吉尔布瑞特说，“我们不能在这么窄的舰艇里赌气。还有一点，既然我们将挤在这个飞行的牢笼里朝夕相处，我建议大家省略那些‘大人’、‘郡主’之类的头衔，否则我们的交谈会啰唆得无法忍受。我是吉尔布瑞特，你是拜伦，她是艾姐密西娅，我建议我们记住这些称呼，或喜欢用其他简称也行。至于驾驶这艘舰艇嘛，何不请我们这位太暴朋友帮忙？”

那太暴人狠狠瞪着他们，拜伦则说：“不，我们绝对不能信任他。等我摸熟了这艘舰艇，我的驾驶技术就会进步。我没有令你们坠毁，不是吗？”

由于刚才那一下撞击，他的肩膀现在还痛，疼痛照例使他心浮气躁。

“好吧，”吉尔布瑞特说，“那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我不想做冷酷无情的刽子手，”拜伦说，“而且那样对我们没有帮助。那只会加倍刺激太暴人，杀害统治阶级成员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们把他放下去。”

“好吧，可是放到哪里？”

“放到洛第亚上。”

“什么啊？”

“那是他们唯一不会搜寻我们的地方。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得尽快降落。”

“为什么？”

“听我说，这是行政官的舰艇，用它在这颗行星表面飞来飞去，它不是为星际旅行准备的。我们在前往任何地点前，必须先准备好各种补给品，至少要确定有足够的食物和清水。”

艾姐密西娅猛点头：“没错，很好！我自己就不会想到这点，你实在很聪明，拜伦。”

拜伦做了个“没什么”的手势，心中却感到又温暖又高兴。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只要她愿意尝试，她会相当讨人喜欢。

吉尔布瑞特说：“可是这家伙会立刻以无线电报告我们的行踪。”

“我不这么认为，”拜伦说，“首先，我猜想，洛第亚有些荒凉的地区。我们不必将他丢到某个城市的商业区，或是太暴驻军的军区中心。此外，他也许不会像你想像的那样，会那么急着联络他的长官……喂，阿兵哥，如果一名战士，让大汗麾下行政官的私人巡弋舰遭窃，他会有什么下场？”

那名俘虏没有回答，但嘴唇变得煞白。

拜伦心知这位战士的处境不妙。其实，他根本不该受到责罚。他所做的事，仅是对洛第亚王室成员客客气气，没有理由疑心会惹祸上身。当初他严格奉行太暴军令，由于没有指挥官的许可，他拒绝让他们登上这艘舰艇。他曾坚称，即使执政者自己要求登舰，他也一样会严加拒绝。可是，就在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贴近他。当他发现自己奉行军令还不够彻底，应该早将武器掏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一柄神经鞭已抵在他的胸口。

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有轻易就范。直到胸部挨了一记鞭击，他才终于停止抵抗。虽然如此，他唯一的下场仍是面对军法审判，而且一定会被定罪。没人怀疑这一点，尤其是这位战士本人。

两天后，他们在南方市外缘降落。这是他们刻意选择的地点，因为它远离洛第亚的主要人口中心。在此之前，他们先将那名太暴士兵绑在反弹装置上，让他随风飘落地面，落在距离最近的城镇约五十英里处。

舰艇在一个空旷的海滨着陆，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拜伦是三人中最不容易被认出来的，因此负责必要的采买。吉尔布瑞特百忙中仍未忘记携带的洛第亚货币，勉强可以买到基本的必需品，因为拜伦花许多钱买了一辆双轮小拖车，这样才能把补给品一件件运回来。

“你应该可以买到更多东西，”艾姐密西娅说，“如果你没浪费那么多钱，买那么多太暴糰糊的话。”

“我认为没有别的食物可以取代，”拜伦激动地说，“你也许认为它是太暴糰糊，但它是营养均衡的食物，比我能找到的其他食物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他十分恼怒。将那些货品从城中运出来，再搬到舰艇上，根本就是装卸工人的工作。而且他是在太暴人经营的一家军需店买的，这多危险？他本来还希望能获得赞赏呢。

再说，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由于太暴人使用小型舰艇，太暴军方为了配合这点，发展出一整套特殊的补给科技。

他们不能像别的舰队那样拥有巨大的储物空间，可以容纳许多动物全尸，将它们整整齐齐挂在一起。他们必须发展出一种标准的浓缩食品，内含必需的热量与养分，却无法顾及食物的色香味。与天然肉类比较之下，这种浓缩食品占的空间只有前者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能存放在低温贮藏室中，像砖块一样堆起来。

“哼，它难吃死了。”艾姐密西娅说。

“哼，你会慢慢习惯的。”拜伦回了她一句，还故意模仿她嗔怒的口气。她气得满脸通红，愤愤别过头去。

拜伦心中很清楚，真正令她心烦的是空间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不便。除了每一立方英寸的食物都得尽量容纳热量，所以必须忍受食物的单调无味之外，还有其他种种问题，例如没有隔离的睡房。这艘舰艇有数间轮机室与一间驾驶舱，这就占了大部分空间。（拜伦心想，这毕竟是一艘战舰，而不是休闲用的太空游艇。）此外，还有一间贮藏室，以及一间小寝舱。小寝舱两侧各有三个双层卧铺，厕所则是紧邻寝舱的一个小空间。

这就表示十分拥挤；表示毫无隐私可言；表示艾姐密西娅必须自我调适，以适应这种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镜子、没有盥洗设备的环境。

嗯，她一定得学着适应。拜伦觉得自己为她做得够多了，已经大大超出他的原则。她为什么还不高兴，不肯偶尔微笑一下？她拥有美丽的笑容，他必须承认她实在不赖，只有她的脾气例外。可是——喔，那种脾气！

好啦，何必浪费时间思量她呢？

缺水的问题是最糟的一环。首要原因是，太暴星是一颗

沙漠行星，水是异常珍贵的资源，大家都知道应当珍惜，因此舰艇上完全没有洗涤用水。官兵必须等到登陆某颗行星后，才有机会洗澡以及清洗个人的衣物、用品。在太空的时候，一点点尘垢、汗水没什么关系。即使是饮用水，在长途旅程中也仅仅勉强够用。毕竟，水既不能浓缩又无法“脱水”，必须原封不动地装载。由于浓缩食品中的水分相当低，缺水的问题因而更加严重。

舰艇上备有蒸馏装置，可回收人体流失的水分。但拜伦在了解它的作用后，却感到十分恶心，决定将排泄物直接处理掉，不愿回收其中的水分。就化学观点而言，循环是个合理的程序，但一个人必须经过长久的学习，才能接受那种事情。

比较之下，第二次起飞可算平稳的典范。升空后，拜伦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操纵装置。这艘舰艇的控制面板极为特殊，袖珍化的程度相当惊人，与他在地球上接触过的仅有少许类似。每当拜伦判断出某个开关的作用，或是某个仪表的功能，便将简单的说明写在纸上，然后贴在面板的适当位置。

此时，吉尔布瑞特走进驾驶舱。

拜伦回过头来：“我猜，艾姐密西娅在寝舱中吧？”

“只要她还在这艘舰艇内，就不可能待在别的地方。”

“你碰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会在驾驶舱搭个卧铺，我建议你也这样做，好让她独享那间寝舱。”

然后，他又喃喃道：“真是个幼稚、任性的女孩。”

“你自己有时候也一样，拜伦。”吉尔布瑞特说，“别忘了她向来过的是什么生活。”

“好吧，我没有忘，可是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向来过的

又是什么生活？你也知道，我并非生在某个小行星带的矿区中，我是在天雾星最大的牧地长大的。可是一旦身陷困境，你就必须尽量适应。他妈的，只恨我没法将舰身拉长，它只能装这么多食物和饮水。对于缺乏淋浴设备这件事，我也根本没什么办法。她却一直找我麻烦，好像这艘舰艇是我亲自建造的。”对吉尔布瑞特大吼一顿是种发泄，对谁大吼一顿都是种发泄。

舱门突然又打开了，艾姐密西娅站在门口，以冰冷的口气说：“如果我是你，法瑞尔先生，我会尽量避免大吼大叫。不管在舰艇哪个角落，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点，”拜伦说，“倒不会令我困扰。你如果对这艘舰艇不满，别忘了一件事——若非令尊想把我杀掉、把你嫁掉，我们两个谁也不会待在这里。”

“别将家父扯进来。”

“我高兴扯谁就扯谁。”

吉尔布瑞特双手掩住耳朵：“拜托！”

这场争辩暂时休兵，吉尔布瑞特把握机会：“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讨论一下目的地？照这种情形看，我们如果能早些降落，走出这艘舰艇，大家就能少受点罪。”

“我同意，吉尔。”拜伦说，“我们随便到哪里都行，只要不必再听她唠叨就好。太空船上最难伺候的就是女人！”

艾姐密西娅根本不理他，只对着吉尔布瑞特说：“我们何不干脆离开星云区域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打算，”拜伦立刻说，“但我必须回到我的牧地，为家父的冤死尽点心力，我要留在众王国内。”

“我的意思又不是永远不回来，”艾姐密西娅说，“只要等

到密集搜索结束就行了。反正，我也看不出你想为你的牧地做些什么。你根本不能回到那里，除非太暴帝国瓦解，我实在看不出你在做那种努力。”

“你别管我打算做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可否提个建议？”吉尔布瑞特温和地插进话来。

没有人答腔，于是他将这种沉默解释为同意，继续说：“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应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促使太暴帝国瓦解，就像艾姐说的那样。”

“哦？你有什么计划？”拜伦问他。

吉尔布瑞特微微一笑：“亲爱的孩子，你现在的态度非常有趣。你不信任我吗？你这样望着我，好像认为我心里不管有什么计划，都注定是愚蠢的想法。别忘了，无论如何，我将你救出了王宫。”

“我知道，我绝对愿意听你说。”

“那就好好地听。我等待一个逃出他们掌握的机会，已经等了二十几年。如果我是个普通平民，我老早就成功了，可惜我投错了胎，一直离不开公众的耳目。可是，若非生为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我也不会去参加当今太暴大汗的加冕大典。要不是那个机会，我也不可能撞见一个秘密，一个迟早会毁掉那个大汗的秘密。”

“继续说。”拜伦等不及了。

“由洛第亚到太暴星的行程，当然由太暴战舰负责，回程也一样。那艘战舰跟这艘类似，我敢这么说，不过大很多。去程一路平静无事；待在太暴星的时候，的确有些有趣的经历，不过跟我们现在的话题无关，所以也等于平静无事。然而，在回程中，却有一颗流星撞上我们。”

“什么？”

吉尔布瑞特举起一只手：“我很清楚这是极不可能的意外。太空中出现流星的几率实在太小，尤其是恒星际太空，流星跟船舰相撞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不过你也知道，这种事仍会发生。那次航行中，就真的被我们碰上了。当然啦，一旦流星真的撞上船舰，就算它只有针头那么小——其实大多数流星都很小——除非是拥有最厚重装甲的战舰，否则一律会被流星贯穿。”

“我知道，”拜伦说，“那是由于它的动量很大，而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虽然质量很小，但它的高速足以弥补。”他神情严肃地背诵公式，像是在学校上课一样，同时却发觉自己还在偷偷望着艾姐密西娅。

她坐在一旁聆听吉尔布瑞特解释，跟拜伦的距离很近，身体几乎要碰到他了。拜伦突然注意到，她轮廓非常漂亮，虽然她的头发有点脏。她没穿那件小外套，但即使已过了四十八小时，她身上那件雪白、宽松的外衣仍然一点都没皱，他真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他相信，只要她温柔一点，这趟旅程会很有意思。然而，从来没有人好好管教过她，问题就出在这里。她父亲当然没有，才会让她变得这么任性。如果生在普通人家，她会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想着想着，他正要滑进一场小小的白日梦中，梦见自己将她管教得服服帖帖，让她既尊重又感激。此时她突然转过头来，正好迎上他的目光。拜伦赶紧转过头去，将注意力集中在吉尔布瑞特身上，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漏掉几句话了。

“船舰的荧幕为何失灵，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天底下有许

多像这样的事，没有人找得出答案，反正它就是失灵了。总之，那颗流星向战舰拦腰撞来。它只有小鹅卵石那么大，穿透舰身后，速度变慢了些，刚好使它无法再从另一侧钻出去。当时假如它真飞了出去，就只会造成轻微损伤，因为舰身可以立即暂时补上。

“可是没有。它冲进驾驶舱，又从舱壁反弹回来，然后在两侧舱壁间撞来撞去，直到完全停下为止。整个过程不会超过几分之一秒，但它原来的速度大约是每分钟一百英里，所以一定已在舱中穿梭不下百次。有两个舰员的身体被打得稀烂，而我还能活着，是因为我当时在寝舱中。

“流星刚钻进舰身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叮当声，接着是它撞来撞去的一阵劈里啪啦，还有两名舰员发出的短暂而可怕的惨叫。当我冲进驾驶舱时，只见一片血肉模糊。后来发生的事，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可是许多年来，我不断在噩梦中重温那段恐怖的经历。

“空气外泄的细微声响，将我引向那个破洞。我拿了一个金属盘，将它‘啪’地一声贴上去，舱内气压马上将破洞牢牢封住。我在地板上找到那颗撞烂的太空鹅卵石，摸起来还热乎乎的，不过我用扳手将它敲成两半后，剖面部分立刻结上一层霜。换句话说，它仍维持着太空中的低温。

“我在两具尸体的手腕各套一条缆绳，又在两条缆绳上各绑了一块拖曳磁石。准备好后，我把那两具尸体由气闸丢出去，随即听到‘铿锵’一声，代表磁石已经吸住，也就是说不论战舰航向何方，那两具冻僵的尸体也会跟来。懂了吧？一旦回到洛第亚，我必须拿他们的尸体当证据，证明他们是被流星打死的，不是我杀害的。

“可是要怎么回去？我实在是很无助。我一点也不会驾驶那艘战舰，而且陷在星际太空深处，我根本不敢随便乱试。我甚至不懂如何使用次以太通讯系统，所以也无法发出求救讯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战舰循着既定的航线前进。”

“但你不可能只是那样做，对不对？”拜伦怀疑这些都是吉尔布瑞特虚构的，若非出于单纯的浪漫幻想，便是为了某种极为实际的目的，“超空间跃迁又是怎么进行？你一定设法做到了，否则你不会在这里。”

“太暴人的船舰，”吉尔布瑞特说，“一旦操纵系统设定妥当，就能自动进行无限多次跃迁。”

拜伦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难道吉尔布瑞特把他当成傻瓜？“你在胡诌。”他说。

“我没有胡诌，那是他们先进的军事科技之一，我们就是败在那些该死的科技上。不论人口或资源，五十个行星系都超出太暴星数百倍，他们征服这些世界靠的可不是儿戏，你应该知道。他们当然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并且巧妙利用内奸，但他们也绝对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战术之所以优于我们，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自动跃迁技术。这代表他们的船舰机动性大增，可以研拟出极精密的战斗计划，我们根本望尘莫及。

“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最高机密之一，我是说那种科技。本来我一直不知道，直到那次我单独困在‘吸血鬼号’里头——太暴船舰都用不好的字眼命名，这是最讨人厌的习惯，不过我想它也是很好的心理战。总之，直到那时我才有幸目睹它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全自动进行跃迁。”

“你的意思是，这艘舰艇也能这样做？”

“我不知道，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惊讶。”

拜伦转向控制面板，上面还有好几十个开关，他还没推敲出用途为何。没关系，以后再说吧。

他又转身面对吉尔布瑞特：“结果那艘战舰把你带回家了？”

“不，没有。当那颗流星在驾驶舱里撞来撞去时，控制面板也没有幸免，如果它没被撞到，那才奇怪呢。仪表都被打碎了，外壳也被打得破破烂烂、凹凸不平。我没法判断设定好的操纵系统是怎么改变的，但它一定变动了，因为它始终没将我带回洛第亚。

“当然啦，后来它终于开始减速，所以我知道，理论上这趟旅程即将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过我设法启动了显像板，看到附近有颗行星，从舰上的望远镜看出去，它已经像一个圆盘那么大。说起来真是盲目的好运，那圆盘越来越大，战舰正朝它飞去。

“喔，当然并不是飞得不偏不倚，谁要是那样希望，就太不切实际了。假使当时我让战舰一直漂移，那么它和那颗行星的差距至少会有一百万英里。但在那种距离下，双方已能使用普通的以太电波通讯，而我刚好真的知道怎么操作。后来这个事件告一段落后，我才开始自修电子学。我下定决心，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绝不要再那么无助，那可不是什么很有趣的经验。”

“所以你使用了通讯设备。”拜伦连忙把话头拉回来。

吉尔布瑞特继续说：“没错，结果他们便出动了，将我拦截下来。”

“什么人？”

“那颗行星上的人，那是一颗住人行星。”

“好啊，好运接二连三。究竟是哪颗行星？”

“我不知道。”

“你是说他们没告诉你？”

“很有趣，是不是？他们没说，但它一定在星云众王国之间。”

“你怎么晓得？”

“因为他们知道我乘的是太暴战舰。他们光凭外表就认得出来，还差点把它轰掉，幸好我及时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是舰上唯一的生还者。”

拜伦将一双巨掌放在膝盖上揉搓：“等一下，我还没搞懂。如果他们知道那是太暴战舰，而且准备轰掉它，这不就证明那个世界不属于星云众王国？不论它在哪儿，反正不会在那里，不是吗？”

“不，我向银河发誓。”吉尔布瑞特双眼闪着光芒，声音变得越来越兴奋，“它的确在众王国之间。他们将我带到地表，那个世界简直难以想像！那里有来自各王国的人马，我从他们的口音便能判断，而他们都不怕太暴人。那地方是个军火库，可是你从太空中看不出来。表面上它像个荒废的农业世界，那里的人全在地底活动。它位于众王国之间某个地方，孩子，那颗行星如今还在那里。他们不怕太暴人，而且正准备摧毁太暴帝国，就像假如当时两名舰员还活着，他们必定会摧毁那艘战舰一样。”

拜伦感到心脏“怦怦”乱跳，一时之间，他几乎要相信了。

毕竟，或许，或许是真的！

然而，也或许不是那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它是个军火库呢？”拜伦问，“你在那里待了多久？你看到些什么？”

吉尔布瑞特有点不耐烦。“并非我真正看到什么，他们没有带我做任何参观或诸如此类的。”他尽力让自己不要激动，“好吧，注意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们将我从战舰上弄出来的时候，我的情况有些不妙。由于惊恐过度，我在舰上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迷失在太空中实在太可怕了。而我当时看起来，一定比实际状况更糟。

或许不！

“我表明自己的身份，多少尽量说了些，他们就将我带到地底。当然，那艘战舰也被带了下去。我想他们对战舰一定比对我更有兴趣，他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仔细研究一下太暴的太空工程技术。而他们带我去的地方，我想一定是间医院。”

“可是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吉尔伯伯？”艾姐密西娅问。

拜伦突然打岔：“他以前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件事？”

艾姐密西娅说：“没有。”

“在此之前，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吉尔布瑞特补充道：“我被带到医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医院里，我经过一些研究实验室，它们一定比我们洛第亚的实验室先进许多。在前往医院途中，我还经过许多工厂，里面正在进行某种金属加工。而那些拦截我的船舰，它们的形式绝对是我前所未见的。”

“到了那个时候，我终于恍然大悟，这许多年来，我也从未怀疑自己的猜测。我在心里将它称为‘叛军世界’，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大批战舰从那里蜂拥而出，前去攻打太暴人。而各个藩属世界将群起响应，团结在叛军领袖的旗帜下。一年又一年，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每当新的一年来临，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就是今年。可是每一次，我又有几分希望别那么快发生，因为我渴望在此之前能先逃走，加入他们的阵营，亲自参与这场伟大的圣战。我不希望在我加入之前，他们就展开攻击行动。”

他发出了颤抖的笑声：“我想，如果将我心里的打算公之于世，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很有趣。我心里的打算！没人把我当一回事，你也知道。”

拜伦说：“已经二十多年前了，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发动攻击？为什么没有他们存在的任何迹象？为什么没有不明船舰的报告，也没有任何意外事故？而你依然认为……”

吉尔布瑞特断然答道：“没错，我的确还这么认为。想要组织一场武装起义，打倒一个统治五十个行星系的世界，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准备工作才刚起步，这点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他们一定在地底积极备战，将那颗行星内部挖成蜂巢，发展新式的战舰和武器，训练更多的军队，为大战做最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超视惊险影片里，战士才会一声令下立即进攻，哪天需要什么新武器，第二天就会发明出来，第三天就能大量生产，第四天使用在战场上。其实这些事都需要时间，拜伦。而叛军世界那些人，一定知道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展开攻击行动，他们没有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机会。”

“至于你刚才所谓的‘意外事故’，的确曾有太暴船舰无故失踪，再也没有找回来。太空广阔无边，他们也许只是迷航，你可以这么说，然而，万一他们是被叛军抓去了呢？两年前，就发生了‘无倦号’的失踪事件。它曾报告有个不明物体逐渐接近，已经触发舰上的质量计，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那可能是颗流星，我猜，不过真是这样吗？”

“搜索进行了几个月，却一直没找到它，我想八成是叛军将它掳获了。‘无倦号’是一艘实验型的新式战舰，正是他们需要的。”

拜伦问：“当时你既然已经着陆，何不干脆留下来？”

“你以为我不想吗？我是没有机会。他们以为我昏迷不醒时，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又多知道了些事。那时他们刚开

始筹划，那里便是根据地，绝不能被发现。他们知道我是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舰上有不少身份证件，就算我不说也一样，何况我已自动表明身份。他们知道我要是不回到洛第亚，就会引发一场全面性的搜索，而且无法估计会持续多久。

“他们不能冒这种险，因此必须确保我能回到洛第亚，而他们也的确把我送了回去。”

“什么？”拜伦吼道，“那样做不是更危险吗？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我也不晓得。”吉尔布瑞特用细瘦的手指梳过泛灰的头发，双眼似乎正在窥探遥远的记忆，却显然毫无所获，“我想，他们是将我麻醉了。那个部分完全空白，从此我就不省人事。我只记得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吸血鬼号’，又在太空中飘荡，而且已经在洛第亚附近。”

“那两个死去的舰员，仍系在两块磁石上吗？他们在叛军世界没被摘下来？”拜伦问道。

“嗯，还在那里。”

“到底有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你曾经到过叛军世界？”

“没有，除了我的记忆之外。”

“你又怎么晓得到了洛第亚附近？”

“我不知道，只知道战舰靠近某颗行星，是质量计告诉我的。我又利用无线电呼叫，这回出现的是洛第亚的船舰。我把经过情形对当年的太暴行政官报告一遍，不过当然做了适度的修改，没有提到叛军世界。我还说，是在最后一次跃迁刚完成后，才遭到流星撞击，我不想让他们怀疑我知道太暴船舰能自动跃迁。”

“你认为叛军世界是否发现了这点？你有没有告诉他们？”

“我没告诉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我在那里的时间不长，我是指清醒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还有他们自行发现了什么。”

拜伦紧盯着显像板。若根据荧幕呈现的僵固画面判断，这艘舰艇简直就像钉死在太空中。“无情号”正以每小时一万英里的速率航行，但对广袤的太空而言，这种速率又算什么？群星看来清晰、明亮且完全静止，仿佛带有一种催眠的力量。

他说：“那我们要去哪里？我想直到现在，你还是不知道叛军世界在哪里。”

“我是不知道，不过我猜得出谁会知道，我几乎可以肯定。”吉尔布瑞特热切地说。

“谁？”

“林根的独裁者。”

“林根？”拜伦皱起眉头。他以前好像听过这个地名，却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处听来的，“为什么是他？”

“林根是最后一个被太暴人征服的王国，我们可以说，它不像其他王国那样顺服。这样推论合理吧？”

“目前为止还好，除此之外你还推出些什么？”

“假如你想要另一个理由，那令尊也跟这件事有关。”

“家父？”一时之间，拜伦忘了父亲已经去世，心中仿佛看见父亲就站在面前，高大的身形强健如昔。但他立刻想到了，一股生离死别的悲痛随即袭来。“家父怎么会和这件事有关？”

“六个月前，他来到我们宫廷。至于他的目的，我也获悉

了一点概念，因为他和我堂弟亨瑞克的谈话，被我偷听到一部分。”

“噢，伯伯！”艾姐密西娅皱起眉头。

“怎么了，亲爱的侄女？”

“你无权窃听父亲私下的谈话。”

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当然，但那样做很有趣，而且也很有用。”

拜伦插嘴道：“等等，慢着。你说六个月前，家父到过洛第亚？”他感到越来越激动。

“是啊。”

“告诉我，他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执政者收藏的原始时期文物？你曾经跟我说，执政者搜集了大量有关地球的资料。”

“我想应该有，那座图书馆相当有名气，通常都会欢迎重要访客参观，只要他们有兴趣。不过很少有人感兴趣，而令尊却是例外。没错，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那里几乎待了一整天。”

那就对了，父亲第一次要他帮忙，正是半年前的事。拜伦说：“我猜，你自己对那座图书馆也很了解。”

“当然。”

“里面有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地球上有一份文件，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

吉尔布瑞特一脸茫然。

“在地球史前时代最后几世纪间，一定曾经有一份那样的文件。我只能告诉你，家父认为它是银河中最有价值的一样东西，而且也是最具威力的。我本来应该帮他找到，但我太

早离开地球，而且——”拜伦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也过世得太早了。”

吉尔布瑞特却还是一副茫然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六个月前，家父首次对我提起这件事，我想他一定是在洛第亚的图书馆发现的。如果当时你一直在场，难道你没办法告诉我，他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吗？”

吉尔布瑞特却只是猛摇头。

拜伦只好说：“算了，继续你刚才的话题吧。”

于是吉尔布瑞特开口：“他们谈到林根的独裁者，我是说令尊和我堂弟。虽然令尊措辞十分谨慎，拜伦，但我还是听得出来，林根的独裁者显然就是这个密谋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后来，”他显得有些犹豫，“有个林根使节团来访，由独裁者亲自率领。我……我将叛军世界的事对他说了。”

“你刚才明明说，你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拜伦道。

“只有对独裁者例外，我必须弄清楚真相。”

“他对你说了什么？”

“几乎什么也没说，可是当时他也得谨慎行事。他能信任我吗？我可能在为太暴人工作，他又怎么知道呢？但他并未全然回避，那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是吗？”拜伦说，“那我们就去林根嘛。我想，反正去哪里都一样。”

由于提到了父亲，使他感到意志消沉。现在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要去林根就去吧。

要去林根就去吧！这话说来容易，可是，如何让舰艇瞄准三十五光年外的一个小光点呢？那等于两百兆英里的距离，是二的后面加上十四个零。以每小时一万英里的速率航行（“无情号”目前的巡航速率），两百万年后都还无法抵达。

拜伦翻阅着《标准银河星历表》，心中泛起近乎绝望的情绪。《星历表》中列有数万颗恒星的详细资料，每颗恒星的位置以三个数字标示，用希腊字母 ρ 、 θ 、 ϕ 作代号，这些数字总共占了好几百页。

其中 ρ 代表恒星与银河中心的距离，以秒差距为单位； θ 代表在银河透镜形成的平面上，恒星与标准银河基线（银河中心与地球之阳的连线）的角度差； ϕ 则代表在垂直于银河透镜的平面上，恒星与基线的角度差，这两个角度皆以秒为单位。只要知道这一组三个数字，就能在广大无边的太空中，找到任何一颗恒星的准确位置。

前提是，必须明确指定日期。由于所有数据都根据某个“标准日”计算，因此除了恒星在该标准日的位置，还需要知道恒星的自行速率与方向。比较之下，后者是个微小的修正，不过仍有必要。与星际距离相比，一百万英里简直不算什么，但对一艘船舰而言，那却是一段极长的航程。

此外，当然还要定出舰艇本身的位置。要做到这点，拜伦可根据质量计的读数，计算舰艇与洛第亚的距离，更准确地说，是与洛第亚之阳的距离，因为在这么遥远的太空中，那个太阳的重力场已将每颗行星的重力场完全掩盖。而较难判断的一点，则是他们的行进方向相对于银河基线的角度。除了洛第亚之阳，拜伦必须再找出两颗已知恒星，根据两者的视位置，以及本身与洛第亚之阳的已知距离，他才能画出

目前的准确位置。

虽然只是大略的估算，但他确信已足够准确。在求出了本身的位置，以及林根之阳的位置后，他唯一需要做的，便是调整操纵系统，设定正确的方向与超原子推力的强度。

拜伦感到孤单又紧张，但并非害怕！他拒绝接受这个字眼。不过，紧张是绝对错不了的。他所计算的跃迁参数，时间故意设在六小时后。他希望有充裕的时间用来检查计算结果，或许还能有机会小睡片刻。他早已从寝舱拖出一套寝具，在驾驶舱搭好地铺。

另外两位想必正在寝舱安睡。他对自己说，这是个好现象，因为他不想有任何人在旁打扰。然而，当他听见外面传来轻软的脚步声，却仍带着几分期待抬起头来。

“嗨，”他说，“你怎么还不睡？”

艾姐密西娅出现在门口，显得有点迟疑。她小声说：“我进来你介不介意？会不会打扰你？”

“那要看你进来做什么。”

“我会尽量守规矩。”

她似乎太过低声下气，拜伦心中难免猜疑，但他立刻知道原因了。

“我好害怕，”她说，“你不会吗？”

他想要说“不”，“完全没有”，可是并没说出口。他露出羞赧的笑容，答道：“有一点。”

真是奇怪，这句话竟然安慰了她。她在他身旁蹲下，看着他面前数本厚厚的书册，以及旁边的一叠计算纸。

“这些书都是他们原来的？”

“那当然，没有这些资料，他们就无法驾驶这艘舰艇。”

“这些你都看得懂吗？”

“不尽然，我倒希望都看得懂。但愿我懂得够多，我们必须跃迁到林根去，你也知道。”

“那很困难吗？”

“不，只要你知道这些数值，又掌握了操纵系统，并且拥有丰富的经验，那就不困难。前两者不成问题，可是我毫无经验。比方说，本来应该分成几次跃迁，我却要试着一次完成，这样比较不容易有麻烦，虽然这表示要浪费许多能量。”

他其实不该告诉她，告诉她这些根本没意义。拿这些话吓她是懦弱的行为，而且她如果真被吓倒，变得神经兮兮，那就麻烦了。他不停对自己这样说，可是一点也没有用。他实在很想找个人分忧解愁，想将心中的重担卸下一部分。

于是他又说：“有些影响跃迁航程的因素，我应该知道却不知道，例如从这里到林根的质量密度，因为控制宇宙这一带曲率的正是它。《星历表》——就是这本大书——提到在一些标准跃迁中必须进行的曲率修正，根据这些数据，我应该能计算出这次跃迁的修正值。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在十光年的范围内，刚好有颗超巨星，那就注定要倒霉。我甚至不敢肯定，我使用电脑的方法是否正确。”

“如果你算错了，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们重返普通空间时，会过于接近林根的太阳。”

她将这句话咀嚼了一番，然后说：“你一定不相信，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在我说了这些话之后？”

“当然啦，刚才我躺在卧铺上，只感到完全无助，迷失在

四面八方的空虚中。现在我知道我们有个目的地，那种空虚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下。”

拜伦感到很高兴，她仿佛变了个人：“我不晓得它是不是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她不让他再讲下去，抢着说：“真的，我知道你能驾驭这艘舰艇。”

拜伦信心大增，认为自己或许真的能做到。

艾姐密西娅弯起一双裸露的长腿，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她只套了一件薄薄的睡衣，自己却似乎浑然不觉，不过拜伦注意到了。

她说：“你知道吗？我睡在卧铺上，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几乎就像整个人漂浮在空中，所以我才会觉得害怕。每当我翻身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向上蹦几寸，然后慢慢落下来，好像空气中有许多弹簧，将我的背拉住一样。”

“你该不是睡在上铺吧？”

“对啊，上铺。头顶上方六英寸还有另一个床垫，会让我产生幽闭恐惧症。”

拜伦哈哈大笑。“原因就在这里。这艘舰艇的重力指向底部，离底部越远重力越小。你待在上铺的时候，体重要比在地板上少个二十到三十磅。你有没有搭过太空客船？真正的大型客船？”

“有一次，去年和我父亲访问太暴星那次。”

“在太空客船上，各处的重力都指向船壳，因此不论你身在何处，中央长轴永远都是‘上方’。所以那些家伙的发动机才会一律沿长轴安装，排在一个圆柱体内，因为那里没有重力。”

“要维持这样的人工重力，一定需要耗费很多的能量。”

“嗯，足以供应一个小城镇所有的动力。”

“我们不会有燃料短缺的危险吧？”

“这点倒不用担心，舰舰的能量来自质能的完全转换。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燃料，在燃料用尽前，舰身早就磨烂了。”

她仍面对着他。他注意到她脸上的妆已经洗掉，真想不通她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是用一条手帕，再牺牲一点她自己的饮用水。卸妆后的她毫不逊色，白皙的皮肤在黑头发、黑眼珠的衬托下，看来更加完美无瑕。她的目光也非常温暖，拜伦这么想。

沉默持续得稍微久了些，他连忙说：“你不常旅行吧？我的意思是，你只搭过一次太空客船？”

她点点头：“一次就够了。要不是去太暴星，我也不会让那个恶心的官员看到，那么——我不想谈这件事了。”

拜伦不再追问，改口问：“那是正常的情形吗？我是说，不常外出旅行。”

“应该是吧。我父亲总是飞来飞去，到各地进行正式访问，或是为农产展览会主持开幕式，为建筑物主持落成典礼。他通常会发表一场演说，都是阿拉特普为他拟的稿子。可是我们这些王室成员却不然，我们待在宫中的时间越多，太暴人就越高兴。可怜的吉尔布瑞特！他唯一一次离开洛第亚，就是代表父亲去参加大汗的加冕大典。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让他上任何舰舰了。”

说到这里，她垂下目光，又抓起拜伦腕边的衣袖，心不在焉地捏搓着：“拜伦。”

“什么事……艾姐？”他有点结巴，但还是把话吐了出来。

“你认为吉尔伯伯的故事是真的吗？你想那会不会是他的幻想？”她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梦想打倒太暴人，可是，他当然不能有什么作为，除了装设间谍波束之外。那样做只是幼稚的行为，他心里也明白。他或许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白日梦，经过许多年，他却渐渐信以为真。我了解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有可能，不过让我们暂且相信他，反正我们有办法飞到林根去。”

两人渐渐越靠越近，近得他已能伸出手来碰触她，将她拥入怀中亲吻。

而他也真这么做了。

那全然是个突兀之极的变化，拜伦根本没感到任何前兆。前一刻他们还在讨论跃迁、重力与吉尔布瑞特，下一刻，她却成了他怀中与唇边的温香软玉。

他第一个冲动是要说“对不起”，要傻傻地向她正式道歉。但是当他稍微后退，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她却依然没有挣脱的企图，仍将头枕在他左臂的臂弯上，眼睛也始终没有睁开。

因此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再一次亲吻她，慢慢地，毫无保留地。此时此刻，这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他知道。

她终于开了口，有点像在梦呓：“你饿不饿？我帮你拿些浓缩食品来，再把它热一热。你吃饱以后，如果想睡一觉，我可以帮你看这些机器。还有……还有我最好多穿点衣服。”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头来：“习惯了以后，我觉得浓缩食品也蛮好吃的，谢谢你费心采买。”

与其说是刚才那一吻，不如说是这句话，他们之间才真正化干戈为玉帛了。

几小时后，吉尔布瑞特走进驾驶舱，发现拜伦与艾姐密西娅正陶醉在毫无意义的闲聊中，但他并未显得惊讶。至于拜伦的手臂搂着他侄女的腰际，他也完全没有表示意见。

他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进行跃迁，拜伦？”

“半小时后。”拜伦回答他。

半小时过去了，操纵系统已设定完成，谈话声也逐渐消失。

倒数至零之际，拜伦深深吸了一口气，便将一根杠杆猛力一拉，从左到右画出一个完整的弧线。

这次的感觉与太空客船跃迁时不同，“无情号”是一艘小型舰艇，因此跃迁的过程没那么平稳。拜伦的身体摇摇晃晃，而在某一瞬间，甚至舱中所有的物体都颤抖起来。

然后，一切又恢复平稳与清晰。

显像板中的星像已全部改观。拜伦令舰身开始旋转，使星像场不断上升，在画面上，每颗恒星都沿着弧线庄严地运行。终于，一颗与众不同的恒星出现了，它闪耀着明亮的白色光芒，看来不只是一个光点，而是一个微小的球体、一颗燃烧的砂粒。拜伦发现它后，赶紧稳住舰艇，不让它再逸出画面。接着，他将望远镜对准那颗恒星，并插进光谱分析设备。

他翻开《星历表》，查阅“光谱特征”那一行，然后从驾

驶座站起来：“还是太远了，我得向它推近一些。不过无论如何，林根就在我们正前方。”

这是他生平操作的第一次跃迁，而他成功了。

林根的独裁者正陷入沉思，在思绪的冲击下，他冷静而训练有素的面容却几乎没什么变化。

“你竟等了四十八小时才告诉我。”他说。

瑞尼特壮起胆子：“没有理由太早通知你，我们若将大大小小所有事件都向你报告，你一定会不胜其扰。我们现在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至今仍毫无头绪。这实在非常奇怪，就我们目前的处境而言，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没道理的事发生。”

独裁者登场

“把这件事再说一遍。”

独裁者将一条腿抬到华丽无比的窗台上，若有所思地向外望去。这种窗户本身的结构，也许就是林根建筑最大的特色。它的大小适中，镶在一个五英尺深、呈喇叭状的凹槽尽头。窗玻璃极厚、极透明，而且曲度精准；与其说是玻璃，不如说是一面透镜。它能汇聚四面八方的光线，因此由室内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具体而微的全景。

独裁者官邸每扇窗户都有极佳的视野，放眼望去能从天底一直看到天顶。越接近窗玻璃的边缘，映出的景物缩得越小，扭曲得也越厉害，不过这倒平添几许特殊风味：城市中来往的人车被压扁缩小；新月形的平流层飞机刚从机场起飞，循着密密麻麻的弧形轨道飞行。一旦习惯这种画面，如果将窗玻璃取下，让平淡无奇的真实景观映入眼帘，反倒令人觉得不自然。当太阳到达某些特殊位置，透镜状的窗玻璃会自动变成不透明，以免将阳光聚焦成过度的光和热。这是借着改变玻璃的偏光特性做到的，因此窗玻璃永远不必打开。

有一种理论认为，一颗行星上的建筑能反映它在银河中的地位，而林根与它特殊的窗玻璃，正是这个理论的最佳佐证。

就像这些窗户一样，林根虽小，却能俯视星际社会的全景。它是个“行星邦”，而如今的银河早已度过这种政治发展阶段，大多政治单位都是众多恒星系的联合体。但林根现存的状态，一个单一的住人世界，却维持了好几世纪。这种情形并未阻碍它的富庶繁荣，事实上，除此以外几乎难以想像林根会有其他面貌。

一个处于这种地位的世界，是否会有许多跃迁路线以它

为枢纽中途站，甚至为了经济考虑而不得不经它，则没有一定的答案，主要取决于该星域的发展模式。追根究底，这又牵涉到天然可住人行星的分布、其殖民与发展的顺序，以及它们拥有的经济体系等等。

林根很早就发现了自身的价值，那是它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既然确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致力于认识与开发这个地位的能力，便成了首要之事。林根迈出的第一步，是占据附近的一些小行星。这些小行星既没有资源，也缺乏自给自足的住人环境，选择它们纯粹是因为有助于维持林根的贸易垄断。他们在那些“岩石”上建了许多服务站，但凡船舰所需的一切，从超原子发动机的替换零件，到新的胶卷、书、卷轴一应俱全。后来，这些服务站发展成大型贸易据点，从各星云王国涌来了大量的毛皮、矿物、谷类、牛肉、木材等等；而来自内王国的机械设备、电器用品、医药与各种成品，也形成另一股洪流。

因此，就像那些玻璃窗一样，小小的林根可以放眼整个银河。虽然领土只有一颗行星，它的成就却不可小觑。

独裁者终于重新开口，但视线并未从窗外收回。他说：“从那艘太空邮船讲起，瑞尼特。它最初是在哪里遇见这艘巡弋舰的？”

“距离林根不到十万英里，准确的坐标并不重要。从那时开始，他们就一直受到监视。问题是，刚发现的时候，那艘太暴巡弋舰便已在本行星的轨道上。”

“仿佛它没有登陆的意图，却像是在等待什么？”

“是的。”

“没办法知道他们当时已等了多久吗？”

“恐怕不可能。之前没有其他目击者，我们做过彻底的调查。”

“好，”独裁者说，“我们暂时不追究这点。他们拦下那艘太空邮船，已经妨碍到我们的邮务，也就违反了我和太暴人的联合条款。”

“我怀疑他们不是太暴人。他们的行动举棋不定，看来更像亡命之徒，或者逃犯。”

“你是指，那些在太暴巡弋舰上的人？当然，他们也许故意要我们这么认为。总而言之，他们唯一公然的行动，就是要求直接送一封信给我？”

“直接送达独裁者，没错。”

“没有其他的要求？”

“没有。”

“他们始终没登上邮船？”

“所有的通讯都借由显像板进行。邮囊是相隔两英里从太空射过来，由我们的邮船张网捕捉的。”

“是视讯通讯，还是只有声讯？”

“全程视讯，重点就在这里。根据好几个人的描述，对方的发言者是个年轻人，他‘具有贵族气质’，姑且不论那是什么意思。”

独裁者的拳头渐渐捏紧：“真的？没将他的脸摄录下来？真是个错误。”

“很可惜，邮船船长没料到需要那么做。难道真有什么重要性？这些对你而言有何意义吗，阁下？”

独裁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那封信？”

“对。真是一封不得了的信，里面只有一个名字，本来我

们应该直接交给你，但我们当然不会那样做。比方说，它有可能是个裂变囊，以前就有不少人这样被炸死。”

“是的，还包括不少独裁者。”林根独裁者说，“就只有‘吉尔布瑞特’这个名字，只有‘吉尔布瑞特’一个名字。”

独裁者保持着毫不在意的冷静，却渐渐失去几分信心，他很不喜欢这种感受。任何使他意识到能力有限的事，他一概厌恶无比。独裁者应该毫无限制，而在林根上，除自然律外，他的确完全不受规范。

其实独裁统治并非开始就存在，早期的林根由商业王侯所建的朝代统治。最先建立“次行星服务站”的家族，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贵族。他们没有丰富的地产，因而无法与邻近世界的牧主或农主平起平坐。但他们拥有丰富的现金，能够收买操纵那些牧主与农主，在有厚利可图的情况下，必要时他们便出此下策。

一颗行星以这种方式统治（或乱治），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林根同样难逃这种宿命。政治权力不断动荡，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不同政治团体轮流遭到放逐，阴谋造反与宫廷革命成了习惯性活动。因此，若说洛第亚的执政制度是该星区稳定与秩序的最佳典范，林根则是动荡与脱序的标准范例。“如林根般无常”是当时的一句俗语。

后来的演变是必然的结果，任何人在事后都能做出这个结论。当邻近的行星邦国相继结合成联邦，势力越来越强时，林根内部的斗争却越演越烈，进而危及行星本身的生存。最后，一般民众甘愿放弃一切，只求能够换取太平岁月。因此他们扬弃了财阀政治，迎接独裁政治的来临，代价仅是失去少许自由。于是本来数人共享的权力，顿时集中于一人之手。

而这个人常常会故意对民众示好，借着人民的力量对抗那些永不妥协的富商巨贾。

在独裁政体下，林根逐渐变得国富民强。就连太暴人，在三十年前国势如日中天之际，攻打林根的结果也只落得僵持不下。他们没有战败，也并未得逞。不过，这一战所造成的震撼也是永久性的。在攻打林根未果后，这许多年来，太暴人再也未曾征服过任何行星。

星云众王国其他各个行星，如今都是太暴人的附庸。然而，林根却是个“联合势力”，理论上而言，等于是太暴人的“盟邦”，它的权利受到联合条款的周密保护。

不过林根的独裁者可没有因此而苟安。这颗行星上的狂热爱国分子，也许敢于相信自己完全自由，但独裁者知道，在过去一代的岁月里，太暴的威胁始终近在咫尺。就只有那么远，一点都不夸张。

现在，他们可能要采取迅速行动，完成延宕多年的最后攻击了。当然，他自己帮他们制造了机会。他建立的那个组织，虽然没什么大用，但无论太暴人想要采取何种形式的惩罚行动，它都足以成为最好的借口。就法理而言，林根其实是理亏的一方。

而这艘巡弋舰，就是最后攻击的先遣部队吗？

“有没有派人盯着那艘舰艇？”独裁者问。

“我说过他们受到严密监视。我们有两艘太空货轮，”瑞尼特半边脸露出微笑，“保持在质量计的有效范围内。”

“那么，你推敲出什么结论了吗？”

“我不知道。在我印象中，吉尔布瑞特这个名字，唯一有头有脸的是洛第亚的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你跟他打

过交道吗？”

“上次我访问洛第亚时见过他。”独裁者说。

“你一定什么都没告诉他吧？”

“那当然。”

瑞尼特眯起双眼：“我想你也许无意中说溜了嘴，这个吉尔布瑞特同样犯了无心之失——如今的亨芮亚德家族，都是有名的软弱无能之辈——而太暴人就成了受惠者。现在这个事件，很可能是个设计好的圈套，引诱你暴露真正的身份。”

“我不大相信。它来得太巧了，我是说这件事。我离开林根已经一年多，上周才回到这里，过几天又有远行。而这样一封信，却刚好在能送到我手上的时候送过来。”

“你不会认为这是巧合吧？”

“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一切才不会是巧合。我要造访那艘舰艇，一个人去。”

“不可能，阁下。”瑞尼特大吃一惊。他右侧太阳穴有个突出的小疤，那疤痕突然间涨红了。

“你禁止我去？”独裁者以讽刺的口吻说。

他毕竟是独裁者，瑞尼特随即垂头丧气：“你爱怎么做都行，阁下。”

在“无情号”上，等待变成一件越来越无趣的事。两天以来，他们丝毫未曾离开这个轨道。

吉尔布瑞特极严肃认真地望着操纵装置：“你不认为他们在运动吗？”声音带点火气。

拜伦很快抬了一下头。他正在刮胡子，用的是太暴人的腐蚀性喷雾，因此十二万分地谨慎小心。

“不，”他说，“他们没有运动，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正在监视我们，会一直不断监视下去。”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唇不易处理的部分，一不小心喷雾沾到舌头，他立刻感到一股淡淡的酸味，于是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太暴男人如何能十分文雅地使用这种喷雾，简直是难以想像。在所有刮脸修面的方法中，这无疑是最迅速、最彻底的一种，前提是得由专家操作。它本质上是一种极细微的研磨剂喷雾，可将任何毛发磨除，而不会伤及皮肤组织。在使用过程中，皮肤当然不会有什么特殊感觉，顶多只觉得有一阵类似气流的轻微压力。

然而，拜伦心中感到有些不安。有一则著名的传说（或故事，或事实，不过这不重要），认为太暴人面部生癌的几率比其他族群高，就是因为他们使用这种刮胡喷雾的缘故。拜伦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不知道将脸部毛囊完全根除会不会更好。当然，银河某些部分的人的确这么做。但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毛囊根除是永久性手术，将来随时可能会流行八字胡，或者将两颊的鬓须留长。

拜伦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脸，想到自己若将两腮胡子留到下颚，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正想着，艾姐密西娅突然来到门口：“我以为你正在睡觉。”

“没错，”他说，“后来醒了。”他抬起头，对她微微一笑。她轻轻拍了拍他的面颊，又用手指温柔地摸着：“很光滑，你看起来像十八岁。”

他将她的手拉到唇边：“别让这张脸把你给骗了。”

“他们还在监视我们吗？”她问。

“嗯，还在监视。这些浪费时间、令你坐立不安的无聊插

曲，是不是很烦人？”

“我不觉得这是无聊的插曲。”

“那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讲，艾姐。”

“我何不摆脱他们，直接降落林根呢？”她问。

“我想到过，但我认为还没必要冒那个险。我们可以再多等一下，等到清水存量再少一点的时候。”

一旁的吉尔布瑞特提高声音：“我告诉你他们正在运动。”

拜伦绕到控制台前，研究了一下质量计的读数，然后望着吉尔布瑞特：“你也许说对了。”

他伸出手按了一会儿计算器，再仔细盯着显示器上的结果。

“不对，那两艘太空船和我们并无相对运动，吉尔布瑞特。质量计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有另一艘船舰加入它们。根据我所能做的最佳估计，那艘船和我们的距离是五千英里；以我们和行星的连线做基准，它的 θ 角大约是四十六度， ϕ 角大约是一百九十二度——只要我没猜错顺时针、反时针的规约。否则，那两个角度就是三一四和一六八度。”

他突然打住，看了看另一个读数：“我想他们正在接近，那是一艘小型船舰。你有办法和他们联络上吗，吉尔布瑞特？”

“我试试看。”吉尔布瑞特说。

“好的。别送出视讯，保持声讯联络就好，等我们弄清楚状况再说。”

拜伦看着吉尔布瑞特操纵控制台上的以太电波装置，感到不可思议，他显然有这方面的天分。毕竟，使用紧密电波束与太空中某个孤立点联络时，控制台所能提供的资讯并没

有多大帮助。他只知道那艘船舰大概的距离，误差可能有正负一百英里；他掌握了两个角度，但两者很可能都有正负五六度的偏差。

这样一来，那艘船舰可能的位置，就落在大约一千万立方英里的空间中。剩下的工作都得由通讯员负责，而通讯员唯一的探测工具就是电波束，可是在有效范围内，波束横截面最宽的地方，其直径也不会超过半英里。据说，一个熟练的通讯员光凭控制键钮传来的感觉，便能判断波束与目标的差距。就科学观点而言，这种理论当然是无稽之谈，可是常常有些例子，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不到十分钟，电波活动计的指针便开始跳动，“无情号”已开始进行双向通讯。

又过了十分钟，拜伦完成通讯。他往椅背上一靠：“他们要送一个人过来。”

“我们该答应吗？”艾姐密西娅问。

“有何不可？一个人？我们有武器啊。”

“但我们要是让他们的船舰太接近呢？”

“我们这艘是太暴的巡弋舰，艾姐。就算他们那艘是林根最好的战舰，我们的动力也是他们的三至五倍。根据他们宝贵的联合条款，林根不能建造太大的船舰。再说，我们还有五门大口径霹雳炮。”

“原来你会使用太暴人的霹雳炮？”

拜伦很不愿意拒绝这个赞美，不过他还是老实说：“很可惜，我不会用，至少目前还不会。不过，林根的船舰料不到这一点，你等着瞧吧。”

半小时后，显像板上出现一艘船舰。那是一艘粗短的小型飞船，两侧各有四片尾翅，仿佛常被当成平流层飞机使用。

它才出现在望远镜中，吉尔布瑞特就兴奋地叫道：“是独裁者的太空游艇！”他咧嘴一笑，挤出满脸皱纹。“那是他的私人游艇，我可以肯定。我就说嘛，想要引起他的注意，打出我的名号是最稳当的做法。”

那艘林根船舰开始减速，并调整航行速度，最后在显像板中变得静止不动。

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收话器传出来：“可以好了吗？”

“可以！”拜伦干脆地答道，“一个人。”

“只一个人。”对方回答。

一条包覆着金属网的绳索，像盘成一圈的长蛇展身一般，从那艘船舰向外盘旋，再像鱼叉那样朝他们射过来。在显像板中，绳索变得越来越粗，尾端的磁性圆柱慢慢接近，体积也在逐渐变大。当圆柱体接近到某个程度，便开始偏向锥形视野的边缘，然后迅速消失无踪。

当绳索与舰身接触时，引发又大又闷的回响。磁性圆柱虽已紧紧吸附舰身，但在刚接触的一瞬间，绳索并未凹成普通的悬链索，仍旧保有原先的绳结与绳圈，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向前缓缓运动。

林根的船舰开始向一侧移动，动作谨慎而熟练。太空索很快被拉直拉紧，成了挂在太空中的一条细线。它一直延伸到远方，越远处越细小，尾端几乎看不见，在林根之阳的光芒辉映下，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美。

拜伦装上望远镜附件，视野中的船舰立刻膨胀无数倍。现在，他们已能看清全长半英里的太空索，以及正要顺着它

摆荡过来的一个小小人形。

这不是登上另一艘船舰的常用方式。在一般情况下，两艘船舰会靠近到几乎接触的距离，让两者的伸缩气闸得以接触，并借着强磁场连成一体。如此便在太空中筑起一条隧道，任何人想到对方的船舰去，只要身着原先的服装，根本不必穿戴任何保护装备。自然，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彼此的互信上。

使用太空索就必须借助太空衣，那个正在接近的林根人也不例外。他的太空衣十分臃肿，是个被空气撑胀的金属网，关节处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扭动。即使在目前这种距离，拜伦也能看到他每当双臂用力弯曲，太空衣的关节处便猛然下陷，接着又产生一个新的凹褶。

两艘船舰的相对速度必须仔细调整，若是哪艘船舰不慎加速，太空索便会被扯断，太空人则开始在太空翻滚。他将受到绳索断裂时的瞬间冲力，以及远方太阳的引力作用，在没有任何摩擦力或障碍物阻止他的情况下，注定在宇宙间永远飘荡。

那林根人的动作迅速且信心十足，当他更接近一点时，他们已经能看清楚，他并非采用双手交替拉扯的普通动作。每当前面那只手臂下弯，将他向前拉去的时候，他便松开双手，在太空中飘出数十尺，然后才伸出另一只手，再重复原先的动作。

这是长臂猿攀藤的太空版，那个太空人是个闪亮的金属长臂猿。

艾姐密西娅说：“万一他失手怎么办？”

“他看来是个行家，不可能失手。”拜伦说，“但他万一

真失手了，在太阳下他仍会闪闪发光，我们可以马上把他救回来。”

那林根人越来越接近，终于从显像板的画面消失。五秒钟后，便传来双脚踏在舰身上的“咔哒”声。

拜伦立刻拉下一根杠杆，开启气闸周围的指示灯。不久，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便将气闸外门打开。然后，又有个重物着地的声音，从驾驶舱隔壁的空间传来。拜伦关上外门，让一侧的舱壁滑开，便有一个人走了进来。

他的太空衣立即结上一层霜，将头盔的厚实玻璃完全遮掩，使他变成一个雪人，寒气还从他身上向外辐射。拜伦赶紧调高暖气，喷出的气流既温暖又干燥。一时之间，太空衣上的冰霜没有变化，但不久便开始变薄，最后化成一粒粒的水珠。

那人伸出粗钝的金属手指，摸索着头盔下的扣环，好像急于挣脱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整个头盔很快被举起来，当厚实柔软的绝缘材料扯过他头顶时，还将他的头发弄得凌乱不堪。

“殿下！”吉尔布瑞特叫了一声，欣喜若狂，“拜伦，这是独裁者本人！”

拜伦却愣在那里，茫然叫道：“钟狄！”

独裁者轻轻将太空衣踢到一旁，径自往较大的衬垫椅一坐。

他说：“我已有一阵子没做这种练习，可是大家都说，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显然我的情形就是如此。嗨，拜伦！吉尔布瑞特侯爷，你好。而这位，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执政者的千金，艾姐密西娅郡主！”

他仔细叼住一根长香烟，使劲一吸，那根香烟便自动点着，空气中立时弥漫着加料烟草的香味：“我没料到这么快就再见到你，拜伦。”

独裁者在场

“或者，也许根本没料到会再见？”拜伦以挖苦的口气反问。

“世事难料。”独裁者表示同意，“当然，我既然收到一封只写着‘吉尔布瑞特’的信；而我晓得吉尔布瑞特不会驾驶太空船；我又晓得自己送了一名青年到洛第亚，他不但会驾驶船舰，而且情急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窃取一艘太暴巡弋舰；此外，据报这艘巡弋舰上其中一员是个年轻男子，而且具有贵族气质。综合以上数点，结论就相当明显，我见到你并不惊讶。”

“才怪，”拜伦说，“我认为你见到我像见到鬼一样惊讶。身为一名杀手，你理当如此。你以为我的推理能力不如你吗？”

“我从没低估你，拜伦·法瑞尔。”

独裁者完全不动声色，拜伦却火冒三丈，这令他感到既尴尬又愚蠢。他猛然转向其他两人：“这人就是桑得·钟狄，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桑得·钟狄。他或许也是林根的独裁者，或是五十个世界的独裁者，可是那一点也没关系，对我而言他就是桑得·钟狄。”

艾姐密西娅说：“他就是那位……”

吉尔布瑞特用细瘦而颤抖的手按住额头：“控制住自己，拜伦，你疯了吗？”

“他就是那个人！我可没发疯！”拜伦吼道。然后他尽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好吧，我想，大吼大叫没什么意义。离开我的舰艇，钟狄，现在这句话说得够温和了，离开我的舰艇。”

“我亲爱的拜伦，这是为什么呢？”

吉尔布瑞特咕哝着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拜伦粗暴地推开他，自己与坐着的独裁者面对面：“你犯了一个错误，钟狄，一个而已。你没料到当初在地球上，当我逃出宿舍的时候，我会把腕表留在里面。你大概不知道，我的腕表表带刚好是个放射指示器。”

独裁者吐出一个烟圈，同时露出愉悦的笑容。

拜伦说：“而那个表带一直没变蓝，钟狄。那天晚上，我寝室里根本没有炸弹，只有个故意安排的假货！别否认，否则你就是个骗子，钟狄，或者该叫你独裁者，或者你喜欢用什么称呼都行。

“还有，放置那个假货的正是你。是你用催眠瓦斯把我弄昏，再布置好当晚的整出闹剧。这相当明显又合情合理，你应该知道。假如没人吵醒我，我会一觉睡到天亮，绝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对劲。所以说，是谁用视讯电话跟我联络，直到确定我醒过来？醒过来，就表示会发现那颗炸弹。它还故意放在计数器附近，因此我不可能忽略。又是谁轰开我的门，好让我来不及发现炸弹只是假货？那天晚上你一定玩得很开心，钟狄。”

拜伦等待对方反应，但独裁者只是礼貌性点着头。拜伦感到更加愤怒，这简直像拳打枕头、脚踢空气、挥鞭抽水一样。

他厉声说道：“家父当时即将遭到处决，我迟早会得到消息。我可能会回到天雾星，也可能不会。无论如何我将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要不要公开与太暴人为敌，可以由我自己决定。我会知道自己将冒着多大的危险，我会为一切不测做好准备。

“你却要我到洛第亚见亨瑞克。可是，在正常情况下，你无法指望我照你的意思行事，我不太可能会向你求教。除非，你能制造一个适当的时机，而你办到了！”

“我以为有人要炸死我，我想不出任何原因，但你却有答案。你似乎救了我一命，你似乎知道一切，比如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当时六神无主，一团混乱，只好听从你的建议。”

拜伦一口气说到这里，等待对方回答。对方仍然没反应，于是他又吼道：“你没有对我说明，我离开地球搭的是洛第亚太空船，你还故意让船长获知我的真实身份。你也没有对我说明，你打算让我在抵达洛第亚后，立刻落入太暴人手中。你敢否认这些事实吗？”

接下来是很长的一段沉默，钟狄唯一的动作是将香烟按熄。

吉尔布瑞特一面搓着双手，一面说：“拜伦，你实在太荒唐，独裁者不可能会……”

此时钟狄抬起头来，以沉稳的语气开口了：“独裁者真会那么做，这一切我都承认。你说得很对，拜伦，我恭喜你拥有这般的洞察力。那颗炸弹的确是个假货，是我亲手放置的。而且我送你到洛第亚去，目的就是要你被太暴人逮捕。”

拜伦的表情顿时开朗，一部分无力感随即消失无踪：“总有一天，钟狄，我会跟你算这笔账。此时此刻，看来你真是林根的独裁者，有三艘船舰在外面等你，不免使我感到有点碍手碍脚。然而，‘无情号’是我的舰艇，我是它的驾驶。把太空衣穿上，给我滚出去，太空索还在那里。”

“它并非你的舰艇，你只是个强盗，不是什么驾驶。”

“占有是这里唯一的法律，你有五分钟的时间钻进太空衣。”

“拜托，我们别演戏了。我们彼此需要，我不打算离开。”

“我不需要你。就算太暴母星舰队正在逼近，而你能帮我轰掉他们，我也不需要你帮忙。”

“拜伦，”钟狄说，“你现在的言行实在不像成年人。我已经让你把话说完，现在可以换我说了吗？”

“不，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该听你说。”

“是吗？你看看吧。”

艾姐密西娅立刻尖叫起来。拜伦只稍微动了一下便僵在那里，全身紧绷却一筹莫展，挫败感使他的脸涨得通红。

钟狄说：“我的确有备而来。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粗鲁，用武器作威胁，但不这样没办法逼你听我说话。”

他手里握着一柄袖珍手枪，它的功能不是将人打痛或打昏而已，那可是用来杀人的！

钟狄说：“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林根进行对抗太暴人的准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不是简单的事，甚至几乎不可能。内王国不会提供任何帮助，根据长期的经验，我们可以确定这点。除了星云众王国自己起而抗暴，不会有外人拯救我们。可是要说服各地的领导者，并非一件轻松的事。令尊在这方面相当积极，因而惹来杀身之祸。这绝不轻松，记住了。”

“令尊遭到逮捕这件事，是我们的一大危机，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他是我们的核心成员，太暴人显然已经距离我们不远，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们。为了做到这点，我不能拘

泥于荣誉和诚实的原则，它们根本无济于事。

“我不能直接去找你，对你说：‘拜伦，我们必须将太暴人引向错误的线索。你是牧主之子，因此十分可疑，赶快离开这里，去投靠洛第亚的亨瑞克，这样便能误导太暴人，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林根转移。你这样做或许有危险，可能因而丧命，可是令尊为之捐躯的那些理想，却比什么都要重要。’

“也许你会照我的话去做，但我可不敢做这种实验。我承认，将你蒙在鼓里，引你依照我的计划行事，这是很小人的行径。但话说回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的确，我原本认为你可能难逃一死，但是你可以牺牲，这点我也坦白告诉你。如今你幸免于难，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件事，关于那份文件……”

“什么文件？”拜伦急切地问。

“你反应太快了。我说过令尊生前为我工作，因此他知道的我都知道。他要你设法取得那份文件，当初，你是个很好的选择。你在地球合法居留，又很年轻，不容易遭到怀疑。我是说，当初！

“可是后来，在令尊被捕后，你也跟着身陷险境，成了太暴人怀疑的首要对象。我们不能让你找到那份文件，否则几乎注定会落到他们手里。我必须在完成任务之前，就让你迅速离开地球。你懂了吧，所有的事都有连带关系。”

“这么说，你已经取得那份文件了？”拜伦问。

独裁者回答：“不，没有。有一份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文件，多年前已经从地球失踪。如果它正是那份文件，我不知道如今在谁的手上。现在我能收起手铳了吗？它越来越重了。”

拜伦说：“收起来吧。”

独裁者立刻收起手铳，接着说：“有关这份文件，令尊对你透露了多少？”

“没有你不知道的，既然他当初为你工作。”

“很有道理。”独裁者微微一笑，但笑容里几乎没有愉悦的成分。

“你要说的都说完了？”

“差不多了。”

“那么，”拜伦道，“滚出这艘舰艇。”

吉尔布瑞特连忙插嘴：“等等，拜伦。在这个节骨眼，你不该只考虑个人恩怨。这里还有艾姐和我，你该知道，而我们也有话要说。在我听来，独裁者说的完全合理。而且我要提醒你，在洛第亚的时候，我曾经救你一命，所以我认为我的观点也该受到尊重。”

“好，救命恩人，”拜伦吼道，然后指着气闸，“那么你跟他走，走啊！你一起给我滚出去！你想要找独裁者，现在他就在这里！我答应带你来找他，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休想再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转向艾姐密西娅，仍有几分余怒未息：“你呢？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里每个人都救过我。你也要跟他一起走吗？”

她显得很冷静：“别帮我发言，拜伦。如果我要跟他走，我自己会说。”

“不必觉得有任何义务，你随时可以走。”

这话似乎令她很伤心，他把头转开不看她。正如过去一样，他心中某些清醒的部分，明白自己现在的行为十分幼稚。

但他曾被钟狄耍得团团转，这令他怒火中烧，不知怎样发泄才好。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坚决认定，将拜伦·法瑞尔像骨头一样丢给太暴人，免得那些恶犬攻击钟狄的脖子，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他妈的，他们把他当成什么？

他又想起那颗假炸弹、那艘洛第亚客船、那些太暴人，以及在洛第亚那混乱暴力的一夜，他能感到自怜的情绪正在折磨自己。

独裁者说：“如何，拜伦？”

吉尔布瑞特也催他：“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拜伦则转向艾姐密西娅：“你认为呢？”

艾姐密西娅以平静的口吻说：“我想，他有三艘船舰等在外面，而且，他又是林根的独裁者，我认为其实你没有选择。”

独裁者望着她，点头表示赞许：“你是个聪明的女孩，郡主。这样出色的外表下又有如此的智慧，真可谓才貌双全。”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徘徊良久。

拜伦问钟狄：“你有什么建议？”

“让我借用你们的名号和本事，我会带你们到吉尔布瑞特侯爷所谓的叛军世界去。”

拜伦狐疑：“真有这样的地方？”

吉尔布瑞特同时说：“那么它真是你的了？”

独裁者微微一笑：“正如侯爷所描述的，的确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不过它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啊！”吉尔布瑞特顿时垂头丧气。

“如果我能找到它，是不是我的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找？”拜伦追问。

独裁者说：“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如果我们将那个故事照单全收，我们就必须相信，的确有个反抗太暴人的世界存在。我们还必须相信，它位于星云星区某个角落，而且过去二十年来，一直不曾被太暴人发现。假如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在这个星区中，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这样一颗行星。”

“哪里？”

“答案很明显，叛军世界只能存在于星云内，这难道不是必然的结论？”

“在星云里面！”

吉尔布瑞特说：“银河啊，当然是这样。”

现在，这个答案的的确确既明显又毫无疑问。

艾姐密西娅疑惑地问：“星云内的世界能住人吗？”

“有何不可？”独裁者说，“别误会了星云的本质。它是太空中的一股黑雾，却不是什么有毒的气体。其实它是一大团极稀疏的尘埃，其中的星光都会被它吸收遮掩，当然，位于观测者另一侧的星光也一样。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害处。谁要是躲在某颗恒星附近，别人根本就侦测不到。

“抱歉，我好像在卖弄学问。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待在地球大学里，搜集有关那个星云的天文资料。”

“为什么要在地球？”拜伦问道，“这不是重点，不过我是在那里碰到你的，所以我很好奇。”

“也没什么神秘可言。我当初离开林根，本来是为了自己的事，至于什么事并不重要。大约六个月前，我去洛第亚访问，因为我的手下维迪莫斯牧主——也就是令尊，拜伦——和执政者的交涉并不成功，我们本来希望劝诱他加入我们。而我虽然亲自出马，结果还是失败了，因为亨瑞克——这样

说很对不起郡主——并非适合我们那种工作的材料。”

“嗯，没错。”拜伦喃喃道。

独裁者继续说：“不过我遇到了吉尔布瑞特，他也许已经跟你讲过。所以我又到地球去，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发祥地。当年探索银河未知区域的探险队，大都是由地球出发，因此大多数记录都保存在地球上。而马头星云的探勘做得相当彻底，至少，有许多探险队曾经穿越。它一直没被开拓，因为该处无法进行恒星观测，在那一带航行极为困难。不过，我要找的只是探索纪录。

“现在关键来了，当初吉尔布瑞特侯爷乘坐的那艘太暴战舰，是在第一次跃迁后被流星击中的。假设那趟从太暴星到洛第亚的旅程，是循着通常的贸易航线——没有理由做其他的假设——我们便可定出那艘战舰偏离航线时的位置。因为在头两次跃迁之间，船舰几乎不会在普通空间航行超过五十万英里，而在太空中，我们可以将这段距离视为一个点。

“我们还可以再做另一个假设：那颗流星打坏了控制台，确有可能改变战舰的跃迁方向，因为只要战舰的陀螺仪运动发生变化，便会导致这个结果。虽然这种机会不大，但并非不可能。然而，超原子推力的强度若要改变，一定要使战舰的发动机受损，而那颗流星显然没有碰到任何发动机。

“既然推力没有改变，其余四个跃迁的长度就不会变，同理，它们的相对方向也将保持原状。我们可以做个类比，这就像将一根弯弯曲曲的长铁丝，在某点随便折个角度，这个角度的大小未知，方向也是未知数。那艘战舰最后的位置，落在一个想像球面的某一点，球面的中心是战舰在太空中受到撞击的位置，半径则是其余各个跃迁的向量和。

“我把这个球面画了出来，它和马头星云有很大的交集。差不多有六千平方度，也就是球面的四分之一，都位于那个星云内。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星云中找出一颗距离那个想像曲面不到一百万英里的恒星。你该记得，吉尔布瑞特的战舰停下之后，是停在某颗恒星附近。

“好，你们猜，在星云内，能找到多少接近那个球面的恒星？别忘了在整个银河中，总共有一千亿颗发热发光的恒星。”

拜伦不知不觉听得入迷，这实在有违他的本意：“好几百颗，我猜。”

“五颗！”独裁者答道，“只有五颗而已，别被一千亿那个数字唬到了。银河的体积大约是七兆立方光年，因此平均而言，每颗恒星占的体积是七十立方光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五颗中哪些拥有住人行星，否则我们便有可能将候选者减到只剩一颗。可惜的是，早期探险者没时间做详尽的观测，他们仅记录了恒星的位置、自行方式，以及光谱结构而已。”

“所以说，这五个恒星系中的某一个，”拜伦问，“就是那个叛军世界的所在地？”

“只有这个结论，才和我们所知道的各项事实相符。”

“假设吉尔的故事可信。”

“我已经如此假设。”

“千真万确！”吉尔布瑞特激动地冲口道，“我发誓！”

“我正准备出发，”独裁者说，“去一一调查那五颗恒星。我这样做的动机很明显，身为林根的独裁者，我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他们。”

“再加上两个亨芮亚德家族成员，以及一个维迪莫斯牧主

站在你这边，你得到平等待遇的机会更要高得多。而且，想必在未来的自由新世界中，你还能拥有坚实巩固的地位。”拜伦说。

“我不在乎你怎么嘲讽，拜伦，我的确是这么打算。如果起义能够成功，谁都希望助胜方一臂之力，这毫无疑问。”

“否则，胜方的某位私掠船船长，或是某位叛军舰长，便会获得林根的独裁权作犒赏。”

“或是维迪莫斯的牧权，一点也没错。”

“要是起义不成功呢？”

“等我们找到这个世界后，还有时间判断。”

拜伦缓缓道：“好，我跟你去。”

“太好了！那么，我们来安排你们换船吧。”

“为什么？”

“这样对你们比较好，这艘舰艇是个玩具。”

“这是太暴战舰，放弃它是不智之举。”

“正因为它是太暴人的战舰，所以很容易令人起疑。”

“在星云中不会。很抱歉，钟狄，我加入你纯粹是权宜之计。我也可以坦白对你说，我的确想找到叛军世界，但我们之间没有友谊存在，我要保有自主权。”

“拜伦，”艾姐密西娅柔声说道，“对我们三人而言，这艘舰艇太小了。”

“它本身太小了，没错。但它可以接上一个拖厢，这点钟狄和我一样清楚。只要那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却仍然能掌握自主权。而且这个拖厢还能当做一种有效的伪装。”

独裁者考虑了一下：“如果我们之间既没有友谊，又缺乏信任，拜伦，那我就必须保护自己。你可以保有你的舰艇，

也能得到一个拖厢，完全依照你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有些保证，确保你绝不会乱来。至少，艾姐密西娅郡主必须跟我走。”

“不！”拜伦说。

独裁者扬起眉毛：“不？让郡主自己说。”

他转身面对艾姐密西娅，鼻孔微微掀张：“我敢保证，你将感到我的舰艇环境极为舒适，郡主。”

“至少，你自己会感到舒适，大人。既然确定了这点，”她回答道，“我决定留在这里，以免害得你不舒服。”

“我想你该重新考虑……”独裁者的鼻梁上出现两道皱纹，破坏了他沉静表情。

“不必了，”拜伦打岔道，“艾姐密西娅郡主已经做出选择。”

“这么说，你支持她的决定喽，拜伦？”独裁者再度露出微笑。

“完全支持！我们三人都将留在‘无情号’上，这点绝无妥协的余地。”

“你选择同伴的标准很奇怪。”

“是吗？”

“我想是的。”独裁者似乎很专心地看着自己的指甲，“你好像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曾经欺骗你，害你性命危在旦夕。但是论起欺诈，亨瑞克绝对能当我的师父。所以说真奇怪，不是吗？你竟和亨瑞克那种人的女儿显得如此亲密。”

“我了解亨瑞克，你对他的偏见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你知道有关亨瑞克的每一件事吗？”

“我知道得够多了。”

“你可知道令尊就是被他所害？”独裁者的手指猛然指向艾姐密西娅，“你可知道，你尽全力想要保护的这名女子，就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

一时之间，每个人仿佛都变成雕像。独裁者正抽着第二根烟，神情相当轻松，毫无不安之色。吉尔布瑞特缩在驾驶座上，面容扭成一团，眼泪好像随时会掉下来。驾驶座吸压装置的带子松垮垮地垂下，平添几许悲惨的气氛。

拜伦的脸色苍白如纸，紧握双拳，面对着独裁者。艾姐密西娅细致的鼻孔不停掀动，她没有望向独裁者，始终紧紧盯着拜伦。

独裁者退场

无线电信号突然响起，在小小的驾驶舱中，轻微的“咔哒”声听来就像铙钹发出的轰然巨响。

吉尔布瑞特猛然坐直，然后在座椅上转过身来。

独裁者懒洋洋地说：“恐怕我们的谈话比我预料中还要啰唆。我告诉过瑞尼特，如果我在一小时内没有回去，他就得赶来救我。”

此时，显像荧幕上出现了瑞尼特的脸，以及他斑白的头发。

吉尔布瑞特对独裁者说：“他想跟你讲话。”说完便起身让位。

独裁者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控制台前，好让头部进入视讯传输的范围。

“我安全得很，瑞尼特。”他说。

对方的问话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那艘巡弋舰上的成员是些什么人，阁下？”

拜伦突然站到独裁者身边：“我是维迪莫斯牧主。”他以骄傲的口气说。

瑞尼特立刻堆满喜悦的笑容，右手进入画面，行了个利落的军礼：“您好，阁下。”

独裁者打断他们两人：“我很快要跟一位女士一同回去，准备进行气闸接合。”说完便切断视讯联系。

然后他转向拜伦：“我曾向他们保证，是你在这艘舰艇上，否则会有些人反对我独自前来。在我的部下心目中，令尊极有声望。”

“因此你才能利用我的名号。”

独裁者耸了耸肩。

“你能利用的也只有这点。还有，你对你的军官所交代的最后一句话并不正确。”拜伦说。

“怎么不正确？”

“艾姐密西娅·欧思·亨芮亚德将留在我身边。”

“还要留下来？在我告诉你那些话之后？”

拜伦厉声道：“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你只不过做了一番陈述，但我不太可能会重视那些毫无佐证的话。我这么说绝不是想要什么心机，希望你能了解。”

“难道你对亨瑞克了解到不能相信我的话？”

拜伦有点动摇了，他并未回答。那句话击中了他的要害，这点很明显，谁都看得出来。

艾姐密西娅开口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你又有什么证据？”

“当然，我没有直接证据。令尊和太暴人进行的会议，我从来不曾在场。不过我可以提出一些已知的事实，让你们自己去推论。第一，六个月前，老维迪莫斯牧主曾去拜访亨瑞克，这我已经说过。现在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牧主表现得有些过分热心，或者说，他高估了亨瑞克的警觉性。总而言之，他本来不该说那么多，这点吉尔布瑞特侯爷能证明。”

吉尔布瑞特可怜兮兮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头面对艾姐密西娅。她也正好转过来望着他，双眼充满泪水与怒火。“我很抱歉，艾姐，不过这的确是事实。我曾经跟你讲过的有关独裁者的一切，就是从维迪莫斯牧主那里听来的。”

独裁者接着说：“侯爷研发出那种长距离机械耳朵，来满足他旺盛的好奇心，还好他偷听执政者的正式会谈，才让我逃过一劫。吉尔布瑞特第一次找我，就不经意地警告了我，

让我知道随时会有危险。于是我尽快离开，可是，当然，伤害却已经铸成了。

“好，据我们所知，维迪莫斯牧主只有那次说溜了嘴，而亨瑞克当然是出了名的既不独立又没勇气的人。令尊，拜伦，在事后半年内就遭到逮捕，若不是亨瑞克告密，不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告密，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

拜伦说：“你没警告他？”

“投入我们这种工作的人，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拜伦。不过他的确接到了警告。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任何人接触，哪怕是最间接的接触，他还把和我们有牵连的证据全部销毁。我们其中有些人，认为他应该离开这个星区，或者至少应该躲起来，可是他拒绝这样做。

“我想我能了解他的用意。假如他改变生活方式，便会证明太暴人得到的情报完全正确，而将危及整个行动。所以他决定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继续公然在外活动。

“太暴人等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就是为了等待叛变的动作。他们很有耐心，那些太暴人。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最后当他们再也等不下去的时候，发现网里竟然只有他一个人。”

“谎话！”艾姐密西娅吼道，“全都是谎话！这个自命不凡、道貌岸然的人在说谎。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们也会监视你，你自己也将身处险境，不会还坐在这里谈笑风生、浪费时间。”

“郡主，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已尽力使令尊信用破产，我认为我成功了一部分，他的女儿和堂兄显然已是叛徒，太暴人将会犹豫该不该再听信他的情报。而且，就算他们仍愿意相信他，哈，反正我马上就要消失在星云中，他们根本找不

到我。我倒认为，我的行动使我的话更加可信，绝不是什么反证。”

拜伦深深吸了一口气，“结束会谈吧，钟狄。至少我们已经同意跟你走，你也答应供给我们必需的补给品，这就够了。就算你说的都是事实，这和现在的问题仍然毫无关联，洛第亚执政者的罪恶不该由他女儿承担。艾姐密西娅·欧思·亨芮亚德将和我一起留在这里，只要她自己同意。”

“我同意。”艾姐密西娅说。

“很好，我想这句话足以代表一切。此外，我要警告你，你拥有武装，我也一样；你那些船舰或许是战斗舰，我驾驶的却是太暴巡弋舰。”

“别傻了，拜伦，我的意图相当友善。你要把那个女孩留在这里？那就请便。我可以由接合气闸离开吗？”

拜伦点点头：“这点小事我们还信得过你。”

两艘船舰靠得越来越近，直到双方的伸缩气闸能接触到对方为止。两个气闸小心翼翼地伸出来，试图与对方紧密接合。

吉尔布瑞特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他们两分钟后会再试一次。”

在此之前磁场已触发过三次，每一次，向外延伸的两根圆管虽然接触到对方，可惜未能完全吻合，两者的侧面都出现了新月形的空隙。

“两分钟。”拜伦重复了一遍，开始战战兢兢地等待。

在秒针的催促下，磁场第四度“咔哒”一声开启。由于它突然吸取大量电力，发动机立刻调整转速，舱内的光线因

此暗了下来。气闸延伸管再度伸出，在不稳定状态的边缘游移。随着一下无声的振荡，震波一路轰然传至驾驶舱。这回两个气闸完全对准，夹锁自动紧紧锁住，形成完全密封的接合。

拜伦抬起手背缓缓擦过额头，紧张的情绪顿时减轻几分。

“好了。”他说。

独裁者拾起他的太空衣，那上面仍有一层薄薄的水气。

“谢谢。”他和颜悦色地说，“我手下一名军官马上会过来，和你安排补给细节。”

独裁者说完便走了。

“帮我招待一下钟狄的军官，拜托，吉尔。”拜伦说，“等他进来以后，马上切断气闸的联系。你需要做的只是关掉磁场，这里，就是这个光子开关。”

说完他便转身走出驾驶舱。现在，他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主要是思考的时间。

不料身后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以及一声轻柔的呼唤，于是他停了下来。

“拜伦，”艾姐密西娅说，“我要跟你谈谈。”

他回过头来面对着她：“如果你不介意，待会儿吧，艾姐。”

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现在。”

她举起双臂，仿佛想要拥抱他，却不确定他是否会接受：“他说的那些有关我父亲的事，你不会相信吧？”

“这没什么关系。”拜伦说。

“拜伦……”她欲言又止，似乎很难开口。接着，她又试了一次，“拜伦，我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有些只是因为我

们很寂寞，又刚好在一起，而且身处险境。可是……”说到这里她再度打住。

拜伦道：“如果你想要说你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艾姐，那就没必要说了。我知道这点，我不会要你做什么承诺。”

“不，噢，不是这样。”她抓住他的手臂，将脸靠在他结实的肩膀上，急促地说，“根本不是这回事，跟亨芮亚德和维迪莫斯都毫无关系。我……我爱你，拜伦。”

她仰起头，接触到他的目光：“我认为你也爱我。我想，如果你能忘记我姓亨芮亚德，你就会承认这件事。既然我先说出来，或许你也愿意坦白。你曾告诉独裁者，不会因为我父亲的作为而不理我，所以，也请你别因为他的显赫地位而疏远我。”

她的双臂缠绕在他脖子上，拜伦感觉得到她柔软的胸部，唇边也传来她温暖的气息。但他双手慢慢举起来，轻柔地抓住她的手臂，轻柔地将她拉开，又轻柔地后退一步。

他说：“我跟亨芮亚德家族的恩怨尚未了结，郡主。”

她大吃一惊：“你告诉独裁者说……”

他将头别过去：“抱歉，艾姐，我告诉独裁者的话你别认真。”

她很想大喊大叫——这不是真的！她父亲没那么做，无论如何……

他却转身进了寝舱，让她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眼中充满了伤痛与羞辱。

拜伦再度走进驾驶舱时，泰多·瑞尼特立刻转过头来。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身体仍十分强健，脸庞则宽阔、红润，堆满笑容。

他一个箭步冲到拜伦面前，热诚地抓住这年轻人的手。

“我向众星发誓，”他说，“根本不需要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你是令尊的儿子，这简直就是老牧主复生。”

“我希望的确如此。”拜伦以阴郁的口吻说。

瑞尼特的笑容敛去几分：“我们都这么希望，我们每个人。对了，我是泰多·瑞尼特，林根正规军的一名上校，不过在我们这场游戏中，我们一律不用头衔，我们甚至用‘阁下’称呼独裁者。这倒提醒了我！”他的表情转趋严肃，“在我们林根，没有什么侯爷、郡主，甚至连牧主也没有。如果我偶尔忘记加上适当的头衔，还希望你们别见怪。”

拜伦耸了耸肩：“正如你所说，我们在这场游戏中一律没有头衔。不过拖厢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我想我们应该来安排这件事。”

他的目光很快地扫过整间驾驶舱。吉尔布瑞特坐在那里，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艾姐密西娅却背对着他，纤细苍白的手指茫然抚着电脑的光子开关。下一刻，瑞尼特的声音又将他拉回来。

那林根人将驾驶舱上上下下环顾一番：“这是我头一次从里面观察一艘太暴航具，我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紧急逃生气闸在正后方，对不对？我猜推进器则环绕舰身周围。”

“的确是这样。”

“很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麻烦。有些老式的船舰，推进器位于正后方，因此拖厢必须保持一个角度。这使重力调节变得很困难，大气中的操作灵活度则趋近于零。”

“要花多久时间，瑞尼特？”

“不要多久。你想要多大的？”

“你能弄到多大的？”

“超级豪华型？没问题。独裁者交代的，当然是第一优先。我们有一种本身可算太空船的拖厢，甚至还具备辅助发

动机。”

“它应该有单人寝舱吧，我想。”

“给亨芮亚德小姐？比你们这里的好得多……”说到一半他突然打住。

艾姐密西娅听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立刻站起来，慢慢地、毫无表情地经过他们，然后走出驾驶舱。拜伦一直目送着她离去。

瑞尼特说：“我想，我不该直呼亨芮亚德小姐。”

“不，不，没关系，别理她。你刚才在说……”

“喔，舱房。至少有两间大的，中间有相连的淋浴设备。还有跟大型客船一样的更衣室和厕所，她会住得十分舒适。”

“很好，我们还需要食物和清水。”

“当然。水槽的贮量足够用两个月，不过你若想在舰上弄个游泳池，恐怕就稍嫌不够。此外，你们会发现有很多冷冻肉类。你们现在吃的是太暴浓缩食品，对吧？”

拜伦点点头，瑞尼特便做了个夸张的表情。

“味道和木屑差不多，是不是？还需要些什么？”

“全套的女装。”拜伦说。

瑞尼特额头一皱：“是，当然。不过嘛，那应该让她自己处理。”

“不，老兄，不是的。我们会把必要的尺寸告诉你，由你负责把我们要的通通找来，现在流行什么就拿什么。”

瑞尼特笑了两声，然后摇摇头：“牧主，她不会喜欢的。不是她自己挑的衣服，她就一定不会满意。就算我们拿来的服装刚好都是她自己会挑的，结果也会完全一样。这不是我

的猜测，我领教过女人这一套。”

拜伦说：“我相信你说得对，瑞尼特，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好吧，我警告过你了，反正将来麻烦的是你。还需要些什么？”

“小东西，一些洁身剂。喔，对了，还有化妆品、香水，女人需要的那些东西。我们到时再安排吧，让我们先把拖厢装好。”

此时，吉尔布瑞特没打招呼就走了出去。拜伦看着他的背影，同时感到下颚的肌肉一紧。亨芮亚德！他们都是亨芮亚德！他完全无力改变这个事实。他们都是亨芮亚德！吉尔布瑞特是其中之一，她也是。

他说：“还有，当然，需要亨芮亚德先生和我自己穿的衣服，这点倒不太重要。”

“好的，我可否借用你的无线电？我最好一直在这艘舰上待到一切都安置妥当。”

当他联络时，拜伦在一旁耐心等候。不久，坐在椅子上的瑞尼特转过身来说：“我很不习惯见到你在这里，活生生的，又能说话，又能走动，你实在太像他了。牧主过去三天两头提到你。你在地球上求学，是不是？”

“是的，一个多星期前，我本来该毕业了，如果没发生那件意外的话。”

瑞尼特看来很不自然：“听我说，你被那样送到洛第亚，可不能怪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喜欢这样。我的意思是——这话绝不能让第三者听到——我们有些伙伴根本不喜欢这样做。独裁者没有跟我们商量，这是当然的，他当然不会。坦

白说，其实是他自己在冒险。我们有些人——我不提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想该不该去拦截那艘客船，把你救出来。还好我们没那样做，不然就犯了大错了。其实我们真有可能采取那个行动，只不过深思之后，我们想独裁者一定清楚他在做些什么。”

“能得到这样的信赖实在不错。”

“我们了解他，这点无可否认，他这里很不简单。”他伸出手指轻敲自己的脑袋，“他有时采取的一些行动，没人知道确切理由，但似乎总是绝对正确。至少他比太暴人高明许多，其他人则不行。”

“比如说，家父。”

“不是指他，但就某个角度而言，你说得没错，就连牧主最后也被捕了。然而，令尊是个不同类型的人，他的思考模式直来直往，从不拐弯抹角，又总是高估了别人的价值。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们最喜欢他的地方，他对每个人一视同仁，你知道。”

“我虽然是个上校，但我仍是平民。我父亲是个金工匠，但在令尊眼里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并非因为我是上校，他才对我另眼相看。如果他在走廊上遇到哪个见习轮机员，他不但会让路，还会亲切地寒暄一两句，让见习生因此高兴一整天，感觉自己像个轮机长，那就是他待人的方式。”

“可是他也不会姑息你，如果你必须被惩戒，你一定逃不掉，不过他绝对适可而止。你受到的处罚，一定是你应得的，而你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处罚完毕后，他就将一切抛到脑后，不会无缘无故旧账重提，持续一两周还没完没了。这就是我们的牧主。”

“至于独裁者，就大不相同。他很有头脑，但你无法和他亲近，不论你是谁都一样。比方说，他其实并没有幽默感，我跟他说话，不能像现在跟你说话这样。现在我说话就是说话，我可以完全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在他面前，你得把心里想的全盘托出，绝不能有任何保留。而且你的措辞要很正式，否则他会骂你散漫。虽然如此，但独裁者就是独裁者，没什么好说的。”

拜伦道：“有关独裁者高明的头脑，我已经领教过了。你知道吗？他在登上这艘舰艇之前，就已经推论出我在这里。”

“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你看，这就是我的意思。他当初准备单独登上这艘太暴巡弋舰，在我们看来，那简直是自杀，我们都不以为然。但我们假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果真如此。他本来可以告诉我们，说你或许在这艘舰上。他也一定知道，牧主之子逃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和往常一样，他却不愿意说。”

艾姐密西娅坐在寝舱下铺，她必须很不自然地弯着身子，避免上铺的床架戳到第一节胸椎。但此时此刻，那点不舒服根本不算什么。

她一双手掌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裳，她感到衣衫褴褛、浑身好脏，而且非常厌倦。

她厌倦了用湿毛巾擦洗双手与脸部，厌倦了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厌倦了现在那又潮又黏的头发。

突然，她差点就要站起来，准备赶紧转过身去。她不要见他，她不想再跟他面对面。

然而进来的只是吉尔布瑞特，于是她又无精打采地坐到床上：“嗨，吉尔伯伯。”

吉尔布瑞特在她对面坐下，他瘦削的脸庞似乎显得非常忧虑，随即又挤出一个满是皱纹的笑容：“我也觉得在这里头待上一周实在很烦，艾姐，说个笑话让我开心开心嘛。”

她却答道：“好啦，吉尔伯伯，别在我身上施展心理学。如果你认为能够哄骗我，让我对你产生一点责任感，那你就错了，我其实更想揍你一顿。”

“如果那样会令你感到好些……”

“我再警告你一次，如果你伸出手臂让我打你，我真的会动手。如果你说：‘这样让你感到好些吗？’那我还会再打一拳。”

“好啦，不管怎么说，你显然跟拜伦吵架了。怎么回事？”

“干吗要讨论这件事？你别管我就好了。”停了一下，她又说，“他认为父亲真像独裁者指控的那样，所以我恨他。”

“你父亲？”

“不！是那个愚蠢、幼稚、道貌岸然的傻瓜！”

“想必是指拜伦吧，好的，你恨他。但你没法在两种情绪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一种是害你像这样坐在这里的恨意，另一种，在我这个老单身汉看来，好像是很莫名其妙的热恋征候。”

“吉尔伯伯，”她问，“他会不会真的做过那件事？”

“拜伦？做什么？”

“不！我父亲。父亲会不会那样做过？会不会真的出卖了牧主？”

吉尔布瑞特显得若有所思，而且神情非常严肃。“我不晓

得，”他斜眼望着她，“你也知道，他的确想将拜伦交到太暴人手中。”

“因为他知道那是个陷阱，”她激动地说，“而且事实正是如此。那可怕的独裁者就是这样打算，而他也承认了。太暴人知道拜伦是谁，故意将他送到父亲那里，父亲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对任何人而言，那都是很明显的决定。”

“就算如此，”他又用斜眼望着她，“他确曾试图说服你，要你接受那桩很无聊的婚姻。如果亨瑞克能做出那种事……”

她打断他：“那件事他也毫无选择余地。”

“亲爱的艾姐，他为了讨好太暴人而做的每件事，如果你都要解释为不得已，哈，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没将牧主的秘密泄露给太暴人？”

“因为我确定他不会，你对父亲的了解不像我那么深。他恨太暴人，他真恨，我明白这点，他不会主动帮助他们。我承认他怕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他们，但他若有办法避免，就绝不会帮助他们。”

“你又怎么知道他能避免？”

她却猛摇着头，摇得头发披散开来，甚至遮住了双眼，还稍微遮住了眼中的泪水。

吉尔布瑞特望了她一会儿，然后无奈地摊开手，默默转身走开。

拖厢借着一个走廊，连接到“无情号”尾部的紧急逃生气闸，两者看来像个细腰的大黄蜂。拖厢的容积比这艘太暴舰艇大了几十倍，不成比例的程度近乎滑稽。

最后检查时，独裁者又来了。“你还缺些什么吗？”他问拜伦。

拜伦说：“没有，我想我们会相当舒适。”

“很好。顺便问一句，瑞尼特告诉我艾姐密西娅郡主不大舒服，或至少看来如此。如果她需要医疗照护，送她到我的船舰或许是明智之举。”

“她好得很。”拜伦随即答道。

“你这么说就好。你能在十二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吗？”

“两小时就行，如果你希望。”

然后，拜伦穿过接合走廊（他得稍微弯下腰来），走进“无情号”主体中。

他刻意以平稳的语调说：“后面有间私人套房是你的，艾姐密西娅。我不会打扰你，我大部分时间会留在这里。”

她冷冷地回应他：“你不会打扰我的，牧主，你待在哪里都与我无关。”

两艘船舰一齐迅疾出发，经过一次跃迁后，便来到星云的边缘。然后他们等了数小时，好让钟狄的船舰完成最后的计算。一旦进入星云内部，航行便会变得近乎盲目。

拜伦闷闷不乐地盯着显像板，上面什么都没有！整整半个天球都被黑暗占据，根本不见一丝星光。生平第一次，拜伦体会到星辰是多么温暖亲切，使太空变得多么充实。

“就好像掉进太空中的一个洞口。”他喃喃地对吉尔布瑞特说。

然后他们再度跃迁，进入了星云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刻，赛莫克·阿拉特普——大汗的行政官，

十艘武装巡弋舰的指挥官——正听完领航员的报告。他说：“那没什么关系，反正跟踪他们就对了。”

在距离“无情号”进入星云的位置不到一光年处，十艘太暴战舰也进行了同样的跃迁。

穿着军装的赛莫克·阿拉特普觉得不大舒服。太暴军装的质地有点粗糙，又一律不十分合身，但抱怨这种事有违军人本色。事实上，轻微的不适正是太暴军传统之一，如此有助于维持军纪。

不过，阿拉特普对此传统却有特权表达某种形式的抗议，他以委屈的口吻说：“这么紧的衣领害我脖子很难过。”

追猎者！

安多斯少校的衣领一样紧，但他这辈子，没有人见过他脱下军装。“独处的时候，打开衣领绝对合乎军规。”他对阿拉特普说，“但无论在哪个军官或士兵面前，服装若有任何不整，都将造成不良的影响。”

阿拉特普嗤之以鼻。这次远征算是个准军事行动，军装便是随之而来的另一项改变。除了被迫穿上军装，他还必须听从副官的意见。而这位副官越来越自作主张，甚至在离开洛第亚前便已开始。

安多斯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理直气壮。

当时他说：“行政官，我们需要十艘战舰。”

听到这句话，阿拉特普抬起头来，显然是被惹火了。那时他已准备妥当，要乘一艘战舰去追捕维迪莫斯少主。他随手将几个信囊放在一旁，信囊里都是他写给殖民局的报告，万一他发生什么不幸，这次远征有去无回，那些信囊便会转交大汗的殖民局。

“十艘战舰，少校？”他问。

“是的，阁下，少一艘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打算维持一个合理的安全标准。那年轻人要到某个地方去，而你说过有个计划严密的阴谋存在，这两点想必有关联。”

“所以说？”

“所以，我们必须准备面对可能的大阴谋，一艘战舰可能会被轻易消灭。”

“十艘、一百艘也有可能，安全标准的底限在哪里？”

“必须有人决定。就军事行动而言，那是我的职责，我建

议十艘。”

在壁光的照明下，当阿拉特普扬起眉毛时，隐形眼镜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军方实在过度膨胀，理论上来说，在如今的太平岁月，决策权应当交给文官。不过军事传统很难完全摆脱，眼前就是一个例子。

他慎重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个建议。”

“谢谢你，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的忠告，我的建议便到此为止。”少校突然并拢脚跟行了个立定礼，但动作中毫无敬意，阿拉特普心里很明白。“我保证，那是你的权利。”少校继续说，“然而你如果那样做，将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辞去这个职务。”

现在得由阿拉特普尽力给自己找台阶：“对于纯军事性的问题，我绝对无意阻挠你的任何决定，少校。但若是碰到纯政治性的事件，不知道你是否也能尊重我？”

“什么样的政治性事件？”

“比方说亨瑞克。我建议让他跟我们同行，你昨天却坚决反对。”

少校以冷淡的口气说：“我认为没那个必要，当我军行动时，有异邦人在场将严重影响士气。”

阿拉特普轻轻叹了一口气，声音轻得难以察觉。无论如何，安多斯算是个很能干的人，对他表现出不耐烦毫无用处。

于是阿拉特普接着说：“这一点，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只是请你考虑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你也知道，我们将老维迪莫斯牧主处决后，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安，对众王国构成了不必要的惊扰。不论处决有多必要，也该避免让少主的死记在我们账上。在洛第亚人民的心目中，维迪莫斯少主绑架了

执政者之女，而整个亨芮亚德家族当中，那个女孩是很受民众爱戴的，她十足是个公众人物。所以说，让执政者来领导这趟讨伐，是相当合宜、相当合理的做法。

“这将是个引人注目的行动，可以充分满足洛第亚人的爱国心。他自然会请求太暴人协助，并且一定会接受，不过那倒可以低调处理。要让一般人认为这趟远征由洛第亚主导，这并不困难，可是必须做到。如果因此而发现了阴谋的内幕，功劳将是洛第亚人的；如果维迪莫斯少主遭到处决，这笔账也将记在洛第亚人头上。至少，要让其他王国都这么想。”

少校说：“虽然如此，准许洛第亚船舰跟随太暴远征军行动，仍会成为恶例。在战斗中他们会碍手碍脚，如此一来，就成了军事问题。”

“亲爱的少校，我可没有说亨瑞克将指挥一艘战舰。你对他当然有所了解，不至于认为他会有能力、甚至有心想尝试指挥战舰。他将和我们在一起，除他之外，舰上不会有任何洛第亚人。”

“这样的话，我就撤回异议，行政官。”少校说。

将近一周以来，太暴舰队一直与林根保持二光年的距离，军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安多斯少校主张立即登陆林根：“林根的独裁者花了很大的力气作戏，想让我们认为他是大汗的朋友。但我不信任这些到处旅行的人，他们总是学来一些不安分的想法。他才刚回来，维迪莫斯少主就赶来见他，这实在是很奇怪。”

“他每次旅行，不论出发或归来，都从未试图掩饰。而且，我们还不知道维迪莫斯少主是不是去见他。舰艇一直滞

留在林根周围的轨道上，为什么不登陆呢？”

“重点是为什么他要滞留在轨道上？让我们探讨他做出来的事，而不是他没做的事。”

“这点我倒能提出一个契合模式的解释。”

“请说。我很有兴趣听听。”

阿拉特普将一根手指伸进领口，想把衣领拉开一点，结果白费力气。“既然这个年轻人留在轨道上，我们就可以假设，他是在等待某件事或某个人。假如我们认为，他以如此直接而迅速的方式——事实上，仅借着一次跃迁——来到这里后，却由于迟疑不决而无所行动，那实在是很荒谬的想法。所以我说，他是在等一个或一群朋友跟他会合，等增援来到后，他就会出发往别处去。他不直接降落林根，代表他认为那里并不安全。这也表示林根这个世界，以及独裁者这个人，和那件阴谋并没有牵连，不过，某些林根人还是有可能个别涉入。”

“答案太明显，反而令人怀疑。”

“亲爱的少校，这不只是明显的答案，它还是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完全契合模式。”

“也许吧。即使如此，二十四小时内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就别无选择，必须下令进军林根。”

少校走后，阿拉特普对着舱门猛皱眉头。他同时得控制蠢蠢欲动的被征服者，以及眼光短浅的征服者，这实在是件令人头痛的差事。二十四小时内，有可能发生某些变化，否则他也许还得想其他办法制止安多斯。

叫门讯号又响了，阿拉特普恼怒地抬起头来。当然不可

能又是安多斯，他想。结果的确不是，站在舱门口弯下腰来的，是洛第亚执政者亨瑞克的高大身躯。他身后还有一名卫兵，不论他在舰上哪个角落，那名卫兵永远形影不离。理论上，亨瑞克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或许他自己也这么想。至少，他对身旁的卫兵一点也不介意。

亨瑞克露出迟疑的微笑：“我有没有打扰您，行政官？”

“一点都没有，请坐，执政者。”阿拉特普继续站着，亨瑞克却似乎没注意到。

“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您讨论。”说到这里亨瑞克突然打住，眼中透出几许专注的神情。然后，他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真是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战舰！”

“谢谢你，执政者。”阿拉特普绷着脸笑了笑。在这支舰队中，其他九艘都是典型的小型战舰，而他们坐镇的这艘旗舰，则是根据前洛第亚舰队的设计建造而成，体积特别庞大。如今，有越来越多这类战舰加入太暴舰队，这也许是太暴军心逐渐软化的最初征候。虽然战斗体仍是两人或三人的小型巡弋舰，但有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要求将自己的指挥中心设在大型战舰上。

阿拉特普倒不在意这个现象。对某些老兵而言，这种逐渐软化的趋势似乎等于堕落，不过在他看来，则像是渐趋文明的象征。到了最后（或许还要几个世纪），太暴这个民族有可能完全消失，与他们征服的星云众王国社会融成一体。或许，就连这点也该算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想法他从未公之于世。

“我来告诉您一件事，”亨瑞克苦苦思索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今天我送了一封电讯回去，告诉我的百姓说我很好，

罪犯很快就会被捉到，我女儿也将平安归来。”

“很好。”对阿拉特普而言，这不算什么新闻，那封信根本就是 he 亲笔写的。虽然，现在亨瑞克可能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是写信的人，甚至相信这支远征军真由他率领。阿拉特普感到有些痛心，这个人显然正在迅速崩溃。

亨瑞克说：“那些组织严密的匪徒竟敢夜袭王宫，我相信，我的百姓因此深感不安。现在我做出这么迅速的应变行动，我想他们都会为执政者感到骄傲，对吧，行政官？他们将看到亨芮亚德家族还有足够的力量。”他似乎稍微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想他们会。”阿拉特普说。

“我们到了接敌范围没有？”

“还没有，执政者，敌人仍然留在原处，就在林根附近。”

“还在那里？啊，我想起来要跟您说什么了。”他变得很激动，一口气说了一大串，“非常重要，行政官，我有件事要告诉您。舰上有人准备叛变，给我发现了。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叛变……”他开始压低声音。

阿拉特普感到很不耐烦，敷衍这个可怜白痴自然有其必要，但却越来越浪费时间。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久之后，人人都能看出他发疯了，到时他连做傀儡的资格都没有，实在可怜。

他拍拍亨瑞克的肩膀：“没有人叛变，执政者，我们的人都很忠诚又可靠。一定是有人令你产生误解，你太累了。”

“不，不。”亨瑞克推开阿拉特普的手臂，“我们现在在哪里？”

“啊，就在这里呀！”

“我的意思是这艘战舰。我看过显像板，附近一颗星也没有，我们是在深太空中。您知道吗？”

“啊，当然。”

“林根不在这附近，这点您知道吗？”

“它在两光年外。”

“啊！啊！啊！行政官，有人在偷听吧？您确定吗？”他俯身向前，凑向阿拉特普的耳朵，“那我们怎么知道敌人在林根附近？他距离我们太远了，根本侦测不到。我们得到错误的情报，这就表示有人叛变。”

嗯，此人或许疯了，但这句话却很有道理。阿拉特普说：“这是技术人员负责的事，执政者，不是我们这种身份的人该操心的，我自己也不清楚。”

“可是身为这支远征军的首领，我应该知道。我是首领，对不对？”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其实，我觉得安多斯少校有时不肯贯彻我的命令。他值得信赖吗？当然，我很少对他下命令。对一个太暴军官下命令，感觉上似乎怪怪的。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我女儿，我女儿叫艾姐密西娅，她被人从我身边带走，现在我率领整支舰队，要把她救回来。所以您懂了吧，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晓得敌人就在林根。我女儿应该也在那里，您认识我女儿吗？她的名字叫艾姐密西娅。”

他抬起头，以恳求的目光望着太暴行政官，然后又伸出手掩住双眼，含糊地说了一句，听来有点像“我很抱歉”。

阿拉特普感到自己咬紧牙关忍耐着。他几乎忘了，面前这个人，这个白痴的洛第亚执政者，是个失去爱女的父亲。即使这种人也仍有父爱，再怎么也不能让他如此痛苦。

于是他柔声道：“让我试着解释一下。你知道，有一种叫做质量计的东西，可以侦测太空中的船舰。”

“是的，是。”

“它对重力效应很敏感，你懂我的意思吗？”

“喔，当然，每样东西都有重力。”亨瑞克将身体倾向阿拉特普，双手紧张兮兮地互握着。

“就是这样。你知道，质量计自然只能在接近某艘船舰时使用，差不多是在一万英里的范围内。此外，还需要跟任何行星保持适当距离，因为若非如此，你能侦测到的只有行星，它比船舰大多了。”

“重力也大多了。”

“没错。”阿拉特普说，亨瑞克显得很高兴。

阿拉特普继续说：“我们太暴人拥有另一种装置，它是一种发射机，可经由超空间向四面八方辐射讯号。那种讯号并非电磁波，而是空间结构的特殊扭曲形式。换句话说，它不是光波或无线电波，甚至也不属于次以太电波，懂了吗？”

亨瑞克没有回答，他看来一头雾水。

阿拉特普很快接着说：“嗯，反正它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倒无所谓。我们可以侦测到辐射出来的那种东西，所以随时都能知道任何太暴船舰的位置。即使它远在银河另一边，或是躲在某颗恒星的另一侧。”

亨瑞克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好，”阿拉特普继续解释，“如果维迪莫斯少主驾着一艘普通船舰逃亡，想要找到他就非常困难。如今，既然他驾驶的是太暴巡弋舰，我们就随时知道他在哪里，虽然他自己并不晓得。我们便是利用这种方法，知道他待在林根附近，你

懂了吧？此外，他绝对无法摆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能将令媛救出来。”

亨瑞克微微一笑：“做得太好了。恭喜您，行政官，这是个非常高明的策略。”

阿拉特普没有自欺欺人。他刚才说的话，亨瑞克只能了解一点点，但那并不重要。这番话的结论，是保证能将他女儿救出来，而在他似懂非懂的理解中，也一定有了一个概念，这一切都是拜太暴科学之赐。

他告诉自己，花了那么大的工夫去解释，并非全然因为同情对方。为了明显的政治理由，他必须防止此人完全崩溃。也许他女儿的归来会有很大帮助，他衷心希望如此。

叫门讯号再度响起，这次进来的是安多斯少校。亨瑞克的手臂僵在座椅扶手上，脸上出现畏惧的神情。他勉力站起来，开口道：“安多斯少……”

安多斯却根本不理睬这个洛第亚人，立刻开始向阿拉特普报告。

“行政官，”他说，“‘无情号’改变了位置。”

“他没登陆林根。”阿拉特普以精明的口吻说。

“没有，”少校答道，“他跃迁到距离林根很远的地方。”

“啊，很好，也许有另一艘船舰跟他会合了。”

“也许是很多艘，但我们只能侦测到他的，这点你应该非常了解。”

“无论如何，我们继续跟踪。”

“命令已经下达。我只想指出一点，借由那次跃迁，他抵达了马头星云边缘。”

“什么？”

“在上述方位，没有重要的行星系存在，这只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阿拉特普舔了一下嘴唇，赶紧往驾驶舱走去，少校也跟他一块走了。

在突然空出来的舱房中，只剩下亨瑞克站在正中央，足足盯着舱门一分钟左右。然后，他微微耸了耸肩，接着又坐下来。他的表情一片茫然，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只是坐在那里。

领航员说：“已经查过‘无情号’的太空坐标，长官，他们绝对在星云内部。”

“没关系，”阿拉特普说，“继续跟踪他们就对了。”

他又转过头来，对安多斯少校说：“你明白等待的好处了吧？现在好些事都已经明朗化。除了星云本身，阴谋分子的大本营还会在哪里？除了躲在那里，别处哪里我们找不到？真是个很妙的模式。”

于是，整个分遣队随后也进入星云。

阿拉特普又自然而然瞥向显像板，这已经是第二十次。其实，他这样做根本没用，因为显像板始终一片漆黑，什么星光也看不到。

安多斯说：“这是他们第三次停下来，可是仍旧没有登陆，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究竟在找什么？他们每次都停上好几天，但就是不登陆。”

“也许他们得花那么长的时间，”阿拉特普说，“才能完成下个跃迁的计算，这里的能见度等于零。”

“你认为是这样吗？”

“不，他们做的跃迁太准确了。每次重返普通空间时，都非常接近一颗恒星。光靠质量计所提供的数据，他们无法做得那么好，除非他们事先确知那些恒星的位置。”

“那他们为何不登陆？”

“我想，”阿拉特普说，“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可住人行星。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大本营的位置，或者，至少不是十分确定。”他微微一笑，“我们只要跟踪就行了。”

领航员在阿拉特普面前立定：“长官！”

“什么事？”阿拉特普抬起头来。

“敌方已在某颗行星登陆。”

阿拉特普立刻发讯召来安多斯少校。

“安多斯，”少校一进来，阿拉特普便说，“你获得通知没有？”

“有的，我已命令降落并追击。”

“慢着，你也许又操之过急了，就像你当初要冲向林根一样。我想，只有我们这艘战舰应当前进。”

“理由？”

“假如我们需要增援，有你在这里，还有你指挥的这些巡弋舰。倘若它的确是个强大的叛军中心，他们或许会以为，我们只是无意中碰上他们。我会设法联络你，那时你就能撤回太暴星。”

“撤回？”

“然后带一支完整的舰队来。”

安多斯考虑了一下：“很好，反正这艘战舰是我们最没用

的，太大了。”

在他们盘旋而下的过程中，行星的画面占满了显像板。

“表面似乎相当荒凉，长官。”领航员说。

“你判断出‘无情号’确实的位置没有？”

“有的，长官。”

“那么在尽可能接近之处着陆，但不要被他们发现。”

现在已进入大气层，当他们掠过昼半球之际，天空正泛着明亮的紫色。阿拉特普望着越来越近的地面，心想：漫长的追猎就要结束了！

对不曾真正到过太空的人而言，调查某个恒星系、寻找可住人的行星，似乎是件相当过瘾的任务，至少也算很有意思。可是对太空人而言，它却是最无聊的差事。

恒星是一团巨大的火球，其中的氢核不断融合成氦核，寻找这种天体太简单了，它本身就在尽力招摇。即使在黑暗的星云中，也只不过是距离的问题，在五十亿英里的范围内，恒星不引人注目也难。

猎
物
！

可是一颗行星，无异于太空中一块小岩石，仅能借着反射光闪烁，这种天体则另当别论了。即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穿过某个恒星系达十万次，除了极少数的巧合，很有可能始终不曾接近一颗行星，根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

因此想要寻找行星，必须采用一个有系统的方法。在调查某个恒星系前，首先，应来到距离恒星约等于其直径一万倍之处。根据银河统计资料，行星距离主星比上述距离更远的几率不到五万分之一。此外，在与恒星的距离超过其直径一千倍的太空中，就几乎没有任何可住人的行星。

这也就是说，从船舰停驻的位置望去，可住人行星必定位于恒星周围六度以内，这大约等于整个天空面积的四分之一。范围缩到这么小，只要稍微观测便可得到详尽的结果。

望远照相机经过微调后，能自动抵消船舰在轨道上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曝光可拍出恒星周围星座的清晰影像。当然，前提是必须遮蔽太阳的烈焰，这点很容易做到。反之，由于行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行，因此会在底片上呈现细微的条纹。

假如看不见条纹，有可能是行星躲在主星后面。此时船舰会换到另一个位置，通常会比原先更接近恒星，然后再重复整个步骤。

这的确是个很枯燥的程序，若是连续在三个恒星系，每一个都重复做上三遍，结果每次都毫无斩获，对士气必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打击。

比如说，吉尔布瑞特的士气便已低落了好一阵子。他发现某些事物“有趣”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低了。

现在，他们正准备跃迁到独裁者所列出的第四颗恒星。

拜伦说：“无论如何，我们每次都遇到一颗恒星，至少钟狄的数字是正确的。”

吉尔布瑞特说：“根据统计，平均每三颗恒星中，就有一颗拥有行星系。”

拜伦点点头。这是个老掉牙的统计数据，每个小孩都在“初级银河舆理”中学过。

吉尔布瑞特继续说：“这就代表，随机选取三颗恒星，却找不到任何行星——任何一颗行星，它的几率是三分之二的立方，也就是二十七分之八，或说三分之一弱。”

“所以呢？”

“我们偏偏什么也没发现，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错误。”

“你自己也看过那些感光板，而且，话说回来，统计数据有什么用？根据我们的了解，星云内部的情形很不一样，也许是粒子雾阻止了行星的形成，或者也有可能，粒子雾本身就是无法聚结的行星材料。”

“你不是说真的吧？”吉尔布瑞特吃了一惊。

“没错，我只是没话找话罢了，我完全不懂天文演化学。谁知道该死的行星为什么要形成？我从没听说哪颗行星上没有一大堆麻烦。”脸色憔悴的拜伦一面说话，一面印出一些小标签，把它们贴在控制台上。

他又说：“无论如何，好歹我们已经把霹雳炮全搞懂了，包括测距仪、电力控制系统——所有的一切。”

想不看显像板都难。他们即将在黑墨般的太空中再度跃迁。

拜伦随口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它‘马头星云’吗，吉尔？”

“第一个钻进来的人叫作玛头，难道不是这样吗？”

“也许没错，但在地球上有不同的解释。”

“哦？”

“他们声称它所以叫那个名字，是因为它看起来像马的头。”

“什么是马？”

“地球上的一种动物。”

“这想法很有趣，可是我看它根本不像任何动物，拜伦。”

“这取决于你观看的角度，比方在天雾星，它看起来就像伸出三根指头的手臂。不过我曾在地球大学的天文台看过一次，的确有点像马的头部。也许这个名字真是那么来的，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叫玛头的人。谁知道呢？”拜伦对这个话题已感到厌烦，他只是没话找话而已。

沉默维持得太久，让吉尔布瑞特逮到改变话题的机会。拜伦根本不想讨论那件事，却又无法强迫自己不去想。

“艾姐在哪儿？”吉尔布瑞特说。

拜伦马上望着他：“反正就在拖厢里，我又没有一直跟着她。”

“独裁者可是一直跟着她，他巴不得住在这里。”

“她多幸运啊。”

吉尔布瑞特满脸的皱纹变得更深，小小的五官似乎扭成一团：“噢，别当傻瓜，拜伦。艾姐密西娅出身亨芮亚德家族，你那样对她，她当然受不了。”

“别再说了。”拜伦道。

“我要说，我一直想跟你谈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是因为亨瑞克也许得对令尊的死负责吗？亨瑞克是我堂

弟！可是我看你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对，”拜伦说，“我对你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我还是像往常那样跟你说话，而且我也一样跟艾姐密西娅讲话。”

“还像以前一样吗？”

拜伦哑口无言。

“你把她推向独裁者的怀抱。”吉尔布瑞特又说。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不对，那是你的选择。听我说，拜伦，”吉尔布瑞特好像跟自家人说话一样，将手放在拜伦膝盖上，“我并不喜欢插手管这件事，你该了解。可是，如今的亨芮亚德家族，只剩下她一个优良产品。如果我说我爱这个孩子，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我自己没有孩子。”

“我不质疑你对她的爱。”

“那么为了她好，我要劝你一句，阻止独裁者，拜伦。”

“你不是很信任他吗？”

“把他当成独裁者，我信任他；把他当成反太暴人的领袖，我信任他。但如果把他当成一个女人的男人，尤其是艾姐密西娅的男人，我可不欣赏。”

“那你直接告诉她啊。”

“她不会听的。”

“难道我告诉她，她就会听吗？”

“如果你好好跟她讲。”

一时之间，拜伦似乎犹豫起来，伸出舌头轻轻舔着干燥的嘴唇。然后他转开头，大声道：“我不想再谈这件事。”

吉尔布瑞特的语气听起来很悲伤：“你会后悔的。”

拜伦没再答腔。吉尔布瑞特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其实他

已经想到好多次，想到自己也许会后悔。这样做并不容易，可是他又能怎么办？根本就没有安全的退路。

他张大嘴巴大口呼吸，想借此消除胸口的窒息感。

完成下个跃迁后，舱外的景观变得很不一样。在跃迁之前，拜伦根据独裁者的驾驶员传来的指示，已将操纵系统设定妥当，并将手动操作交由吉尔布瑞特负责，准备趁这个机会睡上一觉。才刚睡着，吉尔布瑞特就猛摇他的肩膀。

“拜伦！拜伦！”

拜伦从卧铺上猛地一翻，滚到地板上。他趴在那里，双手紧握着拳：“怎么回事？”

吉尔布瑞特赶紧后退一步。“嘿，别紧张，这次我们发现了一个F2！”

拜伦清醒过来，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顿时松懈下来：“再也别那样叫醒我，吉尔。一个F2，你是这么说的吗？我想你指的是现在那颗恒星。”

“当然是。它看来太有趣了，我觉得。”

就某个角度而言，的确可以这么说。银河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可住人行星，环绕的恒星都属于F或G光谱型；直径在七十五到一百五十万英里之间；表面温度从摄氏五千到一万度。地球之阳属于G0型，洛第亚之阳属于F8型，林根之阳则属于G2型，天雾之阳也一样。F2型稍微热了点，但也不能算太热。

他们先前造访过的三颗恒星，全都属于K光谱型，体积太小，颜色也太红。即使周围有任何行星，也很可能不适宜人类居住。

好恒星就是好恒星！他们在第一天的摄影观测中，就找到了五颗行星，其中位于最内围的一颗，与主星的距离为一亿五千万英里。

泰多·瑞尼特亲自带来这个消息。他跟独裁者一样，常常到“无情号”上来，此人的热诚为这艘舰艇带来不少温暖。现在，他正在大口喘着气，因为他是借着金属太空索，双手轮流一路攀行过来的。

“我不晓得独裁者怎么做的，他似乎从来都不当一回事。我猜，大概因为他比我年轻一辈吧。”突然他又说了一句，“五颗行星！”

吉尔布瑞特问：“在这颗恒星周围？你确定吗？”

“绝对确定，只不过，其中四颗都属于木型。”

“另外那颗呢？”

“另外那颗也许还好，至少大气层含有氧气。”

吉尔布瑞特发出轻声欢呼，拜伦却冷冷地说：“四颗都是木型，喔，没关系，我们只需要一颗。”

他了解这是个合理的比例。银河中体积庞大的行星，大多拥有含氢化物的大气层，毕竟，恒星的成分大部分是氢，它也是组成行星的基本材料。木型行星的大气层具有甲烷或氨气，有时还有氢分子，以及为数不少的氦气。这类大气层通常都很厚，而且极为浓稠。木型行星的直径几乎一律大于三万英里，平均温度鲜有高于摄氏零下五十度，极不适合人类居住。

在地球的时候，拜伦曾听过一种说法——这些行星所以称为木型，是因为“木”代表太阳系的木星，它是这类行星的典型。也许他们说得没错，毕竟，行星类别中还有一种

“地型”，“地”当然是代表地球。地型行星通常比较小，由于产生的重力微弱，因此无法留住氢气或含氢的气体，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们通常较接近恒星，因此温度比较高。这类行星的大气稀薄，如果上面有生命存在，通常都含有氧气与氮气，偶尔还混合着氯气，但那样可就不妙了。

“有没有氯气？”拜伦问道，“你们的大气分析做到什么程度？”

瑞尼特耸耸肩：“目前在太空中，我们只能判别高层的大气。如果有任何氯气，一定集中在地表附近，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接着他伸出手，拍拍拜伦宽大的肩膀：“到你房间喝两杯吧，小伙子？”

吉尔布瑞特不安地看着他们的背影。独裁者正在追求艾姐密西娅，他的左右手又成了拜伦的酒友，“无情号”变得越来越像一艘林根舰艇。拜伦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心里嘀咕着，然后又想到那颗新发现的行星，这些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

穿越大气层的时候，艾姐密西娅也来到驾驶舱中。她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心情似乎很不错。拜伦不时会朝她的方向望去。她刚进来时（她本来已几乎不再来驾驶舱，因此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曾经说：“你好，艾姐密西娅。”她却没有任何回应。

当时，她只是以很高兴的口气，叫了一声“吉尔伯伯”，然后又说：“我们真的在降落吗？”

吉尔布瑞特猛搓双手：“看来没错，亲爱的艾姐。几小时

后，我们大概就能离开这艘舰艇，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了。想想可真有趣，不是吗？”

“希望它就是我们要找的行星，假如不是，就不会那么有趣了。”

“另外还有一颗恒星啊。”吉尔布瑞特虽然这样说，额头却同时皱了起来。

艾姐密西娅这才转向拜伦，以冷淡的口气说：“你刚才在说话吗，法瑞尔先生？”

拜伦再度不知所措，吓了一跳：“没有，其实没说什么。”他答道。

“那么请你原谅，我还以为你说了什么呢。”

她经过拜伦身边的时候，由于两人太过接近，她的塑质裙边刷过他的膝盖，她的香水也飘散在他四周，他只好使劲咬紧牙关。

瑞尼特仍跟他们在一起。装上拖厢的好处之一，就是能留客人过夜。他说：“他们现在有大气的详尽资料了。其中有大量的氧气，大约百分之三十，另外还有氮气和惰性气体，成分相当正常，没有氯气。”他顿了一下，又发出“嗯……”的一声。

吉尔布瑞特说：“怎么回事？”

“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那么好了。”

“为什么？”艾姐密西娅追问。她在显像板旁占了一个好位置，能看到画面上以时速二千英里掠过的行星地表。

拜伦随口答道：“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植物。”

“哦？”她望着他，露出亲切的微笑。

拜伦也回以一笑，虽然这有违他的本意。不料，她的表

情起了几乎看不出的变化，她的笑容则穿过他，直达他的身后，显然她并未意识到他的存在。这样一来，变成他一个人在傻笑，他赶紧收起笑容。

能避开她也好，跟她在一起，他竟无法坚持下去。只要一看见她，他的意志麻醉剂便立即失效，痛苦又开始了。

吉尔布瑞特显得郁郁寡欢。此时他们正在地表上空滑翔，由于低层大气密度浓厚，而且“无情号”后面又加上一节拖厢，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因此变得很难控制。拜伦正顽强地跟狂野的操纵系统奋战。

“打起精神来，吉尔！”拜伦喊。

其实他自己也并未感到兴高采烈，直到目前为止，电波讯号没有任何回应。假如这里不是叛军世界，继续等下去就毫无意义。他的行动方针已定好了！

吉尔布瑞特开口道：“它看来不像叛军世界，它是满布岩石的死星，上面也没多少水分。”他说着转过头，“他们有没有再测定二氧化碳，瑞尼特？”

瑞尼特拉长了红润的脸：“有。只有一点点，大约十万分之一左右。”

拜伦说：“你不能骤下断语。他们也许故意挑选这样一个世界，因为它看来那么不可能。”

“可是我当年见到过农场。”吉尔布瑞特说。

“我们才绕了几圈而已，这么大一顆行星，你认为我们能看到多少东西？你自己心里很明白，吉尔，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为数绝不会太多，不可能布满整颗行星。他们选择的或许是某处山谷，那里蓄积了足够的二氧化碳，比如说是由于

火山的作用，而且附近又有充足的水源。我们可能在距离他们二十英里处呼啸而过，却根本没注意到。他们在没有弄清楚前，当然不会轻易回答我们的无线电呼叫。”

“想要蓄积够浓的二氧化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吉尔布瑞特喃喃道，却仍专心望着显像板。

拜伦突然希望这个世界并非真正的目的地，他认为自己已无法再等下去了。那件事必须解决，就是现在！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人工照明已经关掉，阳光从舷窗毫无阻碍地射进来。其实，这是比较缺乏效率的照明方式，却能带来一种受欢迎的新奇感受。事实上，现在舷窗全部开启，已经可以呼吸到此地的大气。

瑞尼特曾建议别这样做，理由是空气中缺乏二氧化碳，人的呼吸循环会被搅乱，不过拜伦认为短时间不至于有害。

吉尔布瑞特碰见他们时，两人正在交头接耳。看到他来了，这两人赶紧抬起头，连忙拉开距离。

吉尔布瑞特哈哈大笑，然后从开启的舷窗向外望去，又叹了一口气：“尽是岩石！”

拜伦以温和的口气说：“我们准备在高地顶端架设一个电波发射机，这样可以增加通讯的有效距离。至少，我们应该能和整个半球取得联系。要是没有任何结果，我们还可以再试另一侧。”

“刚才你和瑞尼特讨论的就是这个？”

“正是。独裁者和我将负责这项工作，那是他的建议。运气实在不错，否则我自己也得提出同样的建议。”他一面说

话，一面迅速望了瑞尼特一眼，瑞尼特则毫无表情。

拜伦站了起来：“我想，我最好把太空衣内层解下来穿在身上。”

瑞尼特表示同意。这颗行星阳光普照，空气中只有一点水蒸气，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但外面却相当寒冷。

独裁者来到“无情号”的主气闸。他的外套由极薄的人工海绵制成，重量只有一盎司的几分之一，但绝热效果近乎完美。他胸前绑着一小罐二氧化碳，渗逸的速率调得很小，在他周围维持相当程度的二氧化碳气压。

他说：“你要不要搜我的身，法瑞尔？”他举起双手，瘦削的脸庞带着沉稳与戏谑的表情。

“不用了，”拜伦说，“你要不要检查我是否携带武器？”

“我连想都没想过。”

两人的礼貌与周围的气温一样冰冷。

拜伦走到强烈的阳光下，与独裁者一左一右，他提着一只手提箱，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无线电设备。

“重吗？”独裁者问。

“不太重。”说完拜伦回过头来，看到艾姐密西娅正默默站在舰艇入口。

她穿着一件白色衣裳，上面没有任何花纹图样，此时正像一面素色旗帜般随风飘扬。半透明的袖子紧贴她手臂，使那双手变成银白色。

一时之间，拜伦险些要软化了。他很想立刻折返，跑回去，跳进舰艇里面，紧紧抓住她，在她的肩头留下自己的指痕，让自己的唇接触到她的……

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随便点了点头。她回报了一个笑容，还轻轻挥动着手指，不过对象显然是独裁者。

五分钟后，他又回过头来，在敞开的舱门处，仍能看见一团耀眼的白色。然后，地表的隆起切断他的视线，除了凹凸赤裸的岩石，地平线上什么都没有。

拜伦想到等在前面的一切，不知道自己能否再见到艾姐密西娅——也不知道自己若是一去不返，她究竟会不会在乎。

艾姐密西娅望着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形蹒跚地走在赤裸的花岗岩上，最后沉落在地平线之下，消失无踪。在他们即将消失前，其中一人转过头来，她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就在那一刻，她硬起了心肠。

他们离去的时候，他不曾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有。她转过身，眼前的阳光与岩石，顿时变成舰艇内部局促的金属空间。她感到寂寞，寂寞得可怕，从小到大没有这么寂寞过。

或许，就是这种感觉使她忍不住发抖。但如果承认这点，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她怎么可能那么做？都怪天气太冷了，才会让她发抖。

“吉尔伯伯！你为什么不把舷窗关上？快把人冷死了！”她没好气地说。温度表的读数是摄氏七度，虽然舰艇的暖气已开到最大。

“亲爱的艾姐，”吉尔布瑞特口气温和地说，“你要是一直坚持这种可笑的衣着习惯，除了几块薄纱什么也不穿，那你就得有心理准备，不管到哪儿都会冷得要死。”他嘴里这么说，但还是按下几个开关，随着细微的“咔哒”声，气闸便滑到密封的位置，舷窗也一一嵌入原位，舰身顿时又成为光滑闪耀、毫无瑕疵的整体。同时，厚实的玻璃也开始产生偏光作用，隔绝了外界的阳光，舰内照明随之开启，所有的阴影立即消失。

艾姐密西娅坐进铺有厚重衬垫的驾驶座，随手抚摸着左右扶手。他的双手常常摆在这里，她想。接着仿佛有股热流涌向体内——只不过是暖气的作用罢了（她对自己说），因为现在强风已被阻挡在外。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她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也许她应该跟他去！这个令她抗拒的想法袭上心头后，她立刻做了必要的修正，将单数的“他”改成复数的“他们”。

“他们为什么非架设电波发射机不可，吉尔伯伯？”她忍不住问。

吉尔布瑞特正以纯熟的指法专心操纵着显像板，听到侄女的叫唤，他茫然抬起头来：“啊？”

“我们在太空中一直试图跟他们联络，”她说，“却没有接

触到任何人。行星表面的发射机又会有什么特别功能？”

吉尔布瑞特显得很苦恼。“当然啦，我们必须继续尝试，亲爱的艾姐，我们必须找到叛军世界。”然后，他仿佛自言自语般从齿缝间挤出一句，“我们必须！”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找不到他们。”

“找不到谁？”

“拜伦和独裁者。山脊切断了我的视线，我怎么调整外视镜都没用。看到没？”

除了阳光下一闪而过的岩石，她什么都没看见。

吉尔布瑞特将转动装置固定下来：“至少，那是独裁者的船舰。”

艾姐密西娅很快瞥了一眼，那艘船舰停在山谷更深处，大概一英里外的地方。在阳光照耀下，它发出炫目的光芒。此时此刻，她似乎感到那才是真正的敌人，是它，而不是太暴人。突然她有一种明确而非常强烈的希望，希望他们从未到过林根，而是一直留在太空中，只有他们三个人。那些日子很好笑，那么不舒适，却又那么亲切温暖。如今她却不得不设法伤害他，有一股力量驱使她这么做，虽然她其实想……

“他要做什么啊？”吉尔布瑞特突然说。

艾姐密西娅泪眼模糊地望着他，必须猛眨眼睛才能将焦距对准：“谁？”

“瑞尼特。我想那是瑞尼特，但他显然不是朝这里走过来。”

艾姐密西娅凑近显像板。“把它放大点。”她以命令的口气说。

“在这么短的距离？”吉尔布瑞特表示反对，“你会什么也

看不到，那样不可能将目标保持在正中央。”

“放大一点，吉尔伯伯。”

他一面喃喃抱怨，一面插进望远镜附件，岩石立刻变成鼓胀的团块，他便在这些变形的岩石中开始寻找。虽然他已以最轻的方式触动控制键，但眼睛还是完全跟不上岩石跳换的速率。有那么一瞬间，瑞尼特庞大模糊的身影一闪而逝，也就在这一瞬间，清楚显示了他的企图。吉尔布瑞特手忙脚乱地将镜头拉回来，重新捕捉到他，并将画面固定了一会儿。

“他带了武器，你看到没有？”艾姐密西娅说。

“没有。”

“他带了一柄远距离长銃，绝对没错！”

她站起来，冲向储物柜。

“艾姐！你要做什么？”

她正在解开一套太空衣的内层：“我要去那里，瑞尼特在跟踪他们，你难道还不明白吗？独裁者不是要去架设无线电，那是个陷害拜伦的陷阱！”她一面喘气，一面奋力钻进粗厚的太空衣内层。

“停止！这都是你的幻想！”

她虽然瞪着吉尔布瑞特，可是却视而不见，苍白的脸上五官皱成一团。她早该看出来，看出瑞尼特怎么讨好那个傻瓜。那个痴心的傻瓜！瑞尼特对他父亲推崇备至，不断赞扬维迪莫斯牧主是多么伟大的人，拜伦马上就被软化了。他一举一动都受到父亲的思想指挥，一个人怎能让偏执这样控制自己？

“气闸控制钮是哪个？把它打开！”她说。

“艾姐，不准离开这艘舰艇，你根本找不到他们。”

“我会找到的，把气闸打开。”

吉尔布瑞特一直摇头。

太空衣上挂着一个皮套。她说：“吉尔伯伯，我会用它来对付你，我发誓我会。”

吉尔布瑞特发现神经鞭丑恶的发射口正对准自己，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别乱来！”

“打开气闸！”她喘着气说。

他只好听命，她立刻走了出去，开始在风中奔跑，一溜烟似的奔过许多岩石，一路跑到山脊上。她跑得血气上涌，耳朵都能听到脉搏的“怦怦”声。其实，这些天以来，她做得跟他一样过分，在他面前与独裁者出双入对，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不过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现在想想多傻啊。突然之间，独裁者的人格在她心里清晰无比，这个人心机那么深，那么刻薄寡情，毫无血性，毫无品位，令她厌恶得全身发抖。

她爬到山顶，前面却什么也没有。她茫然地继续前进，一直将神经鞭紧紧抓在胸前。

拜伦与独裁者一路上未曾交谈半句，现在，他们在一处平坦的地方停了下来。经过几千年的风吹日晒，岩石都已出现裂纹。正前方是个古老的断层，对面的裂口已经崩塌，形成一个约一百英尺深的绝壁。

拜伦小心翼翼地接近断层，探头向下望。下面是个斜坡，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少量雨水的侵蚀，因此在他所看得到的范围内，全都散布着零星的圆石。

“看来，”他说，“恐怕是个毫无指望的世界，钟狄。”

独裁者与拜伦不同，他并未对周遭环境显出任何好奇，

也没走向断崖旁边：“这是我们着陆前就找好的地方，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非常理想。”

至少就你的目的而言非常理想，拜伦心想。他离开断崖边缘，找地方坐了下来。他听着二氧化碳罐发出的轻微“嘶嘶”声，静静等了一下。

然后，他以非常沉静的语调说：“等会儿回到你的舰上，你要怎么跟他们说，钟狄？或者我来猜一猜？”

独裁者正准备打开他们带来的那只手提箱，听到这句话，他停止了动作，直起腰来：“你在说什么？”

拜伦感到脸被冷风吹得发麻，便用戴着手套的手揉了揉鼻头。不过，他却将裹着身体的海绵内层解开，强风立刻将它吹得四下飘扬。

他说：“我在说你来这里的目的。”

“我只想赶紧架设好无线电，不想浪费时间讨论这种问题，法瑞尔。”

“你不是来架设无线电的，你何必那样做？我们在太空曾试图和他们联络，却毫无回应，没有理由指望地面发射机能有更好的结果。并非高层大气的游离层阻挡了无线电波，因为我们也试过次以太电波，结果同样一无所获。而且在这个队伍中，我们两个也不是什么无线电专家。所以说，你来之处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钟狄？”

独裁者在拜伦对面坐下，随手轻拍着手提箱：“如果你心里有这些疑虑，为什么还要来？”

“为了发现真相。当初你的手下瑞尼特告诉我，说你正在筹划这趟行程，并且建议我加入。我相信你对他所做的指示，是要他告诉我，一旦我加入你的工作，那么不论你收到任何

讯息，我都不会被蒙在鼓里。这说法很合理，只是我认为你根本不会收到任何讯息。不过我还是让自己被说服，所以我跟你来了。”

“为了发现真相？”钟狄揶揄道。

“正是如此，而且我已经猜到了。”

“那么告诉我，好让我也发现真相。”

“你的目的是要杀害我。我单独跟你在这里，而我们前面是一座悬崖，掉下去必死无疑。这样做不会有蓄意动武的痕迹，不会有轰得四分五裂的肢体，或是任何用过武器的迹象。你回到你的船舰时，将带回一个很完美、很悲伤的故事，大意是说我不慎失足坠崖。你也许还会带一队人马来收我的尸骨，再为我举行一个风光的葬礼。这样做从头到尾会非常感人，而我也就这样被你干掉了。”

“你相信是这样，还敢来？”

“我既然料到了，就不至于措手不及。我们两人都没带武器，我不信你徒手能将我逼下崖去。”一时之间，拜伦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慢慢举起右臂，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

钟狄却哈哈大笑：“既然你现在死不掉了，我们能否开始安装电波发射机？”

“还不行，我还没说完，我要你承认你准备杀我。”

“哦？你坚持要我在你自导自演的即兴剧中，扮演你为我写好的角色？你指望如何逼我就范？准备将我屈打成招吗？你要了解，法瑞尔，你是个年轻人，所以我从来不跟你计较，当然，另外也因为你的名分和地位对我会有帮助。然而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你带给我的麻烦比帮助还要大。”

“的确如此，因为我还活着，虽然你处心积虑要杀我！”

“假如你指的是你在洛第亚遇到的危险，那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不准备再解释一遍。”

拜伦站了起来：“你的解释有问题，其中有个漏洞，从一开始就很明显。”

“是吗？”

“没错！站起来听我说，否则我会把你拉起来。”

独裁者站起身，双眼眯成两道缝：“我劝你别企图使用暴力，小伙子。”

“听好！”拜伦提高声音，身上的海绵内层仍敞在风中，他却毫不理会，“你说你将我送到洛第亚，让我面对死亡的威胁，只是想把执政者扯入一个反太暴人的计划。”

“那是事实。”

“那是谎言！你的首要目的是要让我被杀。从一开始，你就把我的身份通知了洛第亚太空船的船长，事实上你根本不认为亨瑞克会接见我。”

“假如我真想杀你，法瑞尔，我会在你房间放一颗真的放射线弹。”

“让太暴人当你的刽子手，显然更方便。”

“当我刚登上‘无情号’的时候，也有机会在太空中杀掉你。”

“你的确有机会，你带着一柄手铳，一度曾经瞄准我。你料到我会舰上，可是你没告诉你的手下。等到瑞尼特和我们通讯，一眼看到我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轰我了。然后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告诉我说，你曾经跟手下讲过我可能在舰上。不久，瑞尼特却说你从未提过这件事。你说谎以后总是懒得跟手下串通一下吗，钟狄？”

钟狄的脸原本就被冻得苍白，这时似乎更无血色：“光凭你指控我说谎，我现在就该杀掉你。可是我问你，瑞尼特在显像板上看到你之前，我又为什么没扣扳机？”

“政治考虑，钟狄。艾姐密西娅·欧思·亨芮亚德就在旁边，一时之间，她成了比我更重要的目标。我的确佩服你见风转舵的本领，倘若在她面前杀死我，便会破坏另一个更大的计划。”

“这么说，我是对她一见钟情喽？”

“一见钟情！对方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有何不可？你没浪费任何时间。你首先试图请她改乘你的船舰，计划失败后，你又告诉我亨瑞克出卖了我父亲。”他沉默了一下，又继续说，“因此我失去了她，毫无异议地让你接手。如今，我想她已不必纳入考虑，她已坚决站在你那边。你可以着手进行杀害我的计划，不用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失去继承亨芮亚德家族的机会。”

钟狄叹了一口气：“法瑞尔，这里很冷，而且越来越冷，我相信太阳正在下沉。你是个语言无法形容的笨蛋，令我感到十分厌倦。在这场无意义的闹剧结束之前，你能否告诉我，我究竟为什么有兴趣杀你？我是说，假如你这明显妄想也能有什么理由的话。”

“跟你杀害我父亲的理由一模一样。”

“什么？”

“你以为当你说亨瑞克是个叛徒时，我曾有半点相信过你吗？假如他不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可怜懦夫，那他倒还有可能。你以为我父亲会笨到那种程度吗？他有可能将亨瑞克看走眼吗？就算我父亲没听说过对这个人的评价，在晋见他五分钟

后，还看不出他是个全然无望的傀儡吗？我父亲难道那么傻，会在亨瑞克面前乱讲话，泄露足以用来指控他叛变的秘密？不，钟狄，真正出卖我父亲的叛徒，一定是他信得过的人。”

钟狄后退一步，将手提箱踢开，然后摆出一个准备抗辩的姿势：“我听出了你卑鄙的言外之意，我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是个精神失常的危险人物。”

拜伦全身颤抖，却并非由于寒冷。“我父亲深受你手下的爱戴，钟狄，太受爱戴了。在领导统御方面，独裁者绝不允许有竞争对手。你千方百计使他无法再和你竞争，而你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千方百计使我无法再活下去，这样我就不能取代他，或是为他复仇。”他再度提高声音，大吼道，“是不是真的？”在寒冷的空气中，这几个字呼啸而过。

“不是。”

钟狄弯下腰来，“我可以证明你错了！”他将手提箱猛然拉开，“无线电设备，检查一下，自己仔细看看。”他将许多零件一一丢到拜伦脚下。

拜伦瞪着那些零件：“这又能证明什么？”

钟狄站了起来：“的确不能，不过现在，你仔细看看这个。”

他手中多了一柄手铳，由于抓得太紧，指节都已发白。他以不再沉着冷静的声音说：“我被你烦透了，到此为止。”

拜伦的口气非常平静：“你将手铳藏在手提箱里？”

“你以为我不会吗？你真指望来到这里之后，会被我推下悬崖，而且以为我准备徒手行动，像个装卸工或煤矿工？我可是林根的独裁者——”他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左手做了个横向砍切的动作，“维迪莫斯两位牧主的虚伪言行和空虚的

理想主义，我已经受够了！”接着他悄声道：“后退，到悬崖那边。”说着向前走了一步。

拜伦举起双手，两眼紧盯着那柄手铳，一步一步向后退：“那么，的确是你杀了我父亲。”

“对，我杀了你父亲！”独裁者说，“我老实告诉你，好让你在死前最后几分钟，知道那个将你父亲送进分解室轰得粉碎的人，现在也要送你去找他——还会把那个亨芮亚德女孩据为己有，并得到随她而来的一切。想一想！我再给你一分钟想一想！手不准乱动，否则我宁可冒着被部下质疑的危险，也要立刻把你轰掉。”此时此刻，他的冷面具仿佛已经碎裂，只剩下炽烈的怒火暴露在外。

“在此之前你就企图杀我，正如我所说的。”

“没错，你的猜测每一方面都很正确。现在你满意了吗？退后！”

“不，”拜伦放下双手，“如果你准备发射，现在就动手吧。”

“你以为我不敢？”

“我说请你发射。”

“我会的。”独裁者故意瞄准拜伦的头部，在仅仅四英尺的近距离，扣下了手铳的扳机。

泰多·瑞尼特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块小台地。目前他尚未准备现身，但在这个由光秃秃的岩石所构成的世界，想保持隐蔽是很困难的。前方这一片零星散布的晶状圆石使他产生安全感，于是他奋力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偶尔会停下来，用戴着松软手套的手背擦拭脸部，干冷的空气简直像是骗人。

虎口！

现在，从两块形成锯齿状的大花岗岩之间，他终于看到他们两人，遂将长铳架在两块岩石的交叉处。太阳晒在他背上，他感到微弱的热量逐渐渗入。这地点令他相当满意，假如他们碰巧向这边望来，迎面的阳光将令他们眼花缭乱，如此便很不容易发现他。

他们的声音听来十分清晰。无线电通讯设备正在运作，他得意地微微一笑。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当然，他的出现并不在计划内，但这样或许更好。这计划实在太过自负，他们的猎物可不是傻瓜，说不定，他的武器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他默默等待。当独裁者举起手铳，而拜伦毫不畏惧地站在原处时，他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艾姐密西娅并未看到独裁者举起武器，也没看到站在平坦岩石上的那两个人影。五分钟前，她曾瞥见瑞尼特的轮廓镶在天空的背景中，从那时开始，她就一直跟在他后面。

可是对她而言，他的行动速度实在太快了。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而摇曳不定，她还两度发现自己瘫在地上，却记不得是怎么跌倒的。第二次，她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时，手腕已被尖锐的岩石刮伤，鲜血正从伤口淌出来。

她终于又看到瑞尼特，只好迈着蹒跚的步履继续追逐他。当他在闪烁的圆石林消失时，她绝望得哭了起来。她靠在一块岩石上，感到全身筋疲力尽，完全没注意到岩石的肉红色美丽色泽、如玻璃般光滑的表面，以及它是太古火山时期的古老遗迹。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跟蔓延全身的窒息感奋战。

然后，她再度发现他的踪迹。他正背对着她，置身两块

交叉的巨岩之间，使他看来特别小。当她脚高脚低地奔过坚硬的地面时，仍不忘将神经鞭抓在胸前。他正端着长铳，聚精会神瞄准目标，看来已经准备就绪。

她绝对来不及了。

她必须分散他的注意力，于是叫道：“瑞尼特！”然后再叫了一声：“瑞尼特，别发射！”

她一不小心又摔倒了，太阳立刻从她眼前消失。不过她的意识还有片刻清醒，足以让她听见自己撞向地面引起的巨响，足以让她还能按下神经鞭的按钮，也足以让她知道自己远在射程之外，即使瞄准也无法击中目标，何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久，她感觉有双手臂将她抱了起来。她想看看是什么人，但就是无法睁开眼睛。

“拜伦？”她微弱唤道。

对方回答的语句相当模糊，但她听得出那是瑞尼特的声音。她本想试着再说些什么，突然却决定放弃。她失败了！

所有的一切全部消失。

独裁者维持一动不动的姿势，时间大约可以从一慢慢数到十。拜伦同样一动不动面对着他，瞪着那柄刚刚向自己发射的手铳。在他的注视下，平举的手铳渐渐垂下。

“你的手铳似乎没上膛，检查一下。”拜伦说。

独裁者毫无血色的脸孔在拜伦与那柄武器之间来回巡视。刚才，他在四英尺近的距离向拜伦射击，照理说，现在一切应该都结束了。倾刻间他突然挣脱封固自己的惊恐，开始迅速分解手铳。

能量囊不翼而飞。本来应该放置能量囊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个空洞。独裁者将这块没用的废铁用力抛到一旁，同时发出充满怒意的抽噎。手铳不停向外滚，在阳光下变成小黑点，最后撞上一块岩石散成碎片，并发出一阵微弱的声响。

“单打独斗！”拜伦说，颤抖的声音听来已迫不及待。

独裁者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回答。

拜伦慢慢向前逼近：“我有很多方式可以杀你，但有些方式不能使我满意。如果我将你轰掉，那代表在百万分之一秒内就会令你从活人变成死人，你将无法意识到死亡的来临，那样很没有意思。不过使我满意的方式也不少，比如说赤手空拳慢慢把你打死。”

他双腿蓄势待发，但就在要冲出之际，便被一声纤弱而尖锐的叫声打断，那叫声中还充满惊恐。

“瑞尼特！”声音传了过来，“瑞尼特，别发射……”

拜伦转过头来，刚好看到一百英尺外岩石后的状况，以及太阳照在金属上的反光。接着，突然有人扑到他背上，突如其来的重量立刻将他压倒，令他双膝着地。

独裁者落地时拿捏得恰到好处，膝盖紧紧扣住拜伦腰部，拳头则猛力击向他的后颈。拜伦痛得拼命吐气，发出呻吟。

他感到眼前发黑，但仍奋力振作，并未昏死过去，最后终于挣脱了对方的压制。独裁者跳开来，拜伦还瘫在地上，他已站稳了身形。

当独裁者再度冲来时，拜伦刚好来得及弯曲双腿，及时将对方踢出老远。这一次，他们同时站了起来，两人脸颊上的汗水都已冰凉。

他们慢慢绕着圈子。拜伦将他的二氧化碳气罐丢到一旁，

独裁者也解下气罐，但仍抓住包覆着金属网的气管，接着猛然踏前一步，同时将气罐甩了出去。拜伦连忙卧倒，听见并感到气罐从头顶呼啸而过。

拜伦很快站了起来，在独裁者尚未站稳前，就赶紧向他扑过去。他一只巨掌抓向对方的手腕，另一只手握拳击向对方脸部。独裁者应声倒地，拜伦则向后退了几步。

“站起来！我会让你再尝尝厉害，不必急。”拜伦说。

独裁者用戴着手套的手摸摸自己的脸，然后瞪着沾在手套上的血迹，露出阴沉无比的神情。他的嘴角扭曲着，一只手往被抛在地上的气罐伸去。拜伦立刻重重踩住那只手，独裁者马上痛得大吼大叫。

拜伦说：“你距离悬崖边太近了，钟狄。不要再朝那个方向移动，站起来，让我把你丢到另一边去！”

此时却响起瑞尼特的声音：“慢着！”

独裁者随即尖声喊道：“射击这个人，瑞尼特！马上开火！先射他的两只手，再射两条腿，然后我们就把他留在这里。”

瑞尼特缓缓举起武器，架在肩头上。

拜伦从容道：“想想看，是谁将你的专用手铳退膛的，钟狄？”

“什么？”独裁者茫然瞪着他。

“我可没办法接近你的手铳，钟狄，那么是谁干的呢？现在是谁用武器指着你？看清楚，钟狄，不是指着我，而是指着你！”

独裁者转头一看，尖叫道：“叛徒！”

瑞尼特低声说：“我不是叛徒，阁下。出卖了忠诚的维迪

莫斯牧主，将他置于死地的人才是叛徒。”

“不是我干的！”独裁者吼道，“如果他那么告诉你，那是他在说谎！”

“是你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不但掏空你的武器，还接通你的通话器开关，因此你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到了。不只是我，还有每一名舰员也听到了，我们都已看清你的真面目。”

“我是你们的独裁者。”

“也是世上最大的叛徒。”

一时之间，独裁者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狂乱地轮流瞪着面前两个人，他们则以阴沉、愤怒的目光回瞪他。然后，独裁者挣扎着爬起来，将已碎裂的自制力重新拼好，拿出勇气振作起来。

等他再度开口，声音几乎已恢复了原有的冷静：“就算这都是真的，那又有什么关系？除了接受既成的事实，你们毫无选择的余地。还有最后一颗星云内恒星有待造访，叛军世界肯定就在那里，而只有我才知道它的坐标。”

此人竟还能保持一贯的威严。由于腕部骨折，他一只手松软无力地垂下，上唇肿成可笑的模样，另外还有好些血迹凝固在脸颊。然而，他仍散发出统治者与生俱来的傲慢气息。

“你会告诉我们的。”拜伦说。

“别欺骗自己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讲出来。我已经告诉过你，平均每颗恒星占了七十立方光年的范围，若是没有我，仅仅使用尝试错误的方式，你们来到任何恒星十亿里内的几率，只有二十五万兆分之一。任何恒星！”

拜伦心中突然冒出一丝灵感。

“带他回‘无情号’去！”他说。

瑞尼特低声道：“艾姐密西娅郡主……”

拜伦打断他：“真的是她！她在哪里？”

“别担心，她很安全。她没带二氧化碳罐就跑出来，随着血液里的二氧化碳逐渐流失，自动呼吸机制自然开始减缓。她想要奔跑，却不会自动做深呼吸，所以就昏倒了。”

拜伦皱起眉头：“刚才她究竟为什么要阻止你？想保护她的男友？”

瑞尼特答道：“是的，的确如此！不过她以为我是独裁者的人，是准备射杀你的。我现在就带这个鼠辈回去，拜伦——”

“什么？”

“你也要尽快回来。他仍是独裁者，舰员也许需要开导。要挣脱有生以来便养成的服从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她就在那块岩石后面，赶快去找她，免得她冻死了，快去，她不会离开的。”

她头上盖着一块头巾，几乎将脸整个遮住。在厚实的太空衣内层包裹下，完全看不出她身躯的曲线。眼看她近在咫尺，他立刻加快了脚步。

“你好吗？”他说。

她答道：“好些了，谢谢你。如果我惹了麻烦，那我很抱歉。”

他们站在那里凝望着对方，但交谈两句后，似乎就再也找不到话题。

然后，拜伦又说：“我知道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取消我们曾做过的事，收回我们曾说过的话。可是，我实在希望你能了解。”

“为什么一直强调了解？”她的眼睛拼命眨动，“这几周以来，除了了解，我什么事也没做。你要再对我说一遍我父亲的事吗？”

“不，我知道令尊是无辜的，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怀疑那个独裁者，但我必须找到确实的证据。我唯一能做的，艾姐，就是强迫他自己招认。我当初想到，只要能引诱他试图杀害我，我就可以令他招出真相，而要这样做，却只有一个办法。”

他感到羞耻，又继续说：“这样做很卑鄙，几乎和他对付家父的手段同样卑鄙，我并不指望你原谅我。”

她却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他想要你，艾姐。就政治层面而言，你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对于他的目的而言，亨芮亚德的名分会比维迪莫斯更管用。他一旦拥有你，就再也不会需要我。我故意把你推给他，艾姐，我故意表现得那样，只为了促使你投向他的怀抱。等你的确这样做之后，他便认为除掉我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瑞尼特和我便设下了这个陷阱。”

“而你自始至终一直爱着我？”

“你难道不能相信这点吗，艾姐？”

“当然，为了你父亲在天之灵，以及你们家族的荣誉，你已准备牺牲你自己的爱。那首古老的打油诗是怎么说的？‘你无法好好爱我，亲爱的，只因你爱荣誉更多！’”

拜伦以可怜的语调说：“拜托，艾姐！我不是妄自尊大，

实在是想不出其他办法。”

“你应该把你的计划告诉我，让我跟你一起作战，而不是把我当成工具。”

“这不是你的战争，艾姐。假使我失败了——真有这个可能——这件事将跟你毫无牵连。万一独裁者杀死我，由于你早已不在我这边，也就不会受到我的连累。将来你甚至可能会嫁给他，甚至会过着快乐的日子。”

“现在你赢了，我也许会因为他的失败而伤心。”

“可是你没有。”

“你怎么知道？”

拜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至少请你试着了解我的动机。就算我是个傻瓜——罪该万死的傻瓜，你难道不能了解吗？不能试着不恨我吗？”

她轻声道：“我的确曾试着不再爱你，但你也看得出来，结果我失败了。”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为什么？因为我了解了？不！如果只是了解那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是领悟你的动机而已，我这辈子绝不会原谅你的行为。假如只是那样，而没有别的原因！可是我会原谅你，拜伦，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如果不原谅你，怎能让你回到我身边？”

她投入他的怀抱，她冻得冰冷的唇向他吻去。他们被两层厚实的外套隔开，他的双手又戴着手套，无法感受到紧抱着的躯体，但是至少，他的嘴唇能感受到她苍白而光润的脸颊。

最后，他以关切的语气说：“太阳快下去了，温度会越来越

越低。”

她却轻声道：“这可真奇怪，我似乎感到越来越温暖。”

两人说着，一同朝舰艇的位置走回去。

现在拜伦面对着他们，外表显得信心十足，心中却没什么自信。林根的战舰相当大，上面总共有五十名舰员。现在他们都坐在他面前，五十张脸孔！这些人自出生以来，就一直被训练得无条件服从独裁者。

在他们之中，某些已被瑞尼特说服；另外有一部分，在截听到独裁者对拜伦的一番话后，也已经能明辨是非。可是，还有不少人仍抱着迟疑的态度，甚至全然怀有敌意。

直到目前为止，拜伦的演说并没有太大作用。此时，他身子向前倾，口气变得像是跟自家人说话：“你们究竟为何而战，战士们？你们甘冒生命危险，到底为了什么？我想，是为了一个自由的银河。在这样的银河中，每个世界都能自由选择最佳的道路，为自己创造最大的福祉，不做任何人的奴隶，也不做任何人的主子。我说得对不对？”

一阵低语声陆续响起，虽然可以解释为同意，可是显然缺乏热诚。

拜伦继续说：“而独裁者又为何而战？为了他自己。他现在是林根的独裁者，假如他打赢了，就会成为星云众王国的独裁者，大汗的地位将被独裁者取而代之。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值得为它而战死吗？”

其中一名舰员高声喊道：“他至少是我们的同胞，而不是猥琐的太暴人。”

另一人则叫道：“独裁者寻找叛军世界，是要助他们一臂

之力，那也算是野心吗？”

“野心应该是更厉害的行动，啊？”拜伦以讽刺的口气吼了回去，“可是等他加入叛军世界时，会有一个组织做他的后盾。他可以贡献出整个林根，根据他的打算，他还可以贡献出与亨芮亚德家族结盟的威望。他非常肯定，叛军世界最终将成为他的，会任由他为所欲为。是的，这就是野心。

“当他的计划和行动安全起冲突时，为了遂行他的野心，他是否会毫不犹豫就拿你们的性命冒险？家父当初对他构成威胁——家父是个诚实而热爱自由的人，可是由于他太受爱戴，因此被出卖了。在出卖家父的同时，独裁者有可能葬送整个大计，让你们每个人一同陪葬。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他随时会跟太暴人打交道，在这种人的手下效命，你们有谁能确保自身的安全？有谁能安然侍奉一个懦弱的叛徒？”

“好多了，”瑞尼特在他耳边悄声道，“抓住这点不放，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后排又响起同一个声音：“可是独裁者知道叛军世界在哪里，你知道吗？”

“这点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此时此刻，让我们先来考虑其他问题。在独裁者的领导下，我们全被引向毁灭之途；但我们还有时间自救，那就是唾弃他的领导，改循另一个更好、更高贵的途径；我们还有机会反败为胜，重新——”

“——只会败不会胜，亲爱的年轻人。”有个轻柔的声音打断了拜伦，拜伦心头一惊，立刻转过头去。

五十名舰员吵吵嚷嚷地站起来，一时之间，众人似乎准备向前冲，可是刚才在开会前，瑞尼特已严令大家一律缴械。现在，一小队太暴卫兵正从数道舱门鱼贯而入，每一名都手

持武器。

赛莫克·阿拉特普双手各握着一柄手铳，站在拜伦与瑞尼特身后。

赛莫克·阿拉特普仔细衡量面前四个人的个性，某种兴奋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将是一次很大的赌博，模式眼看就要拼凑成功。安多斯少校已不在身旁，其他太暴巡弋舰也已经离去，这两点令他相当满意。

如今，只剩下他的旗舰、他的舰员，以及他自己。这就足够了，他讨厌大而无当的阵仗。

在
哪
里
？



他以温和的口吻开口道：“让我向诸位报告一下最新状况，郡主、各位先生。独裁者的战舰正由接收人员驾驶，在安多斯少校护送下驶向太暴星。独裁者的手下将依法接受审判，若被判有罪，就会受到叛乱罪的惩处。他们是一般的阴谋分子，因此将以一般的方式处理。可是我该怎么发落你们呢？”

洛第亚的执政者亨瑞克坐在旁边，脸孔罩着厚厚一层愁雾：“可是我女儿只是个年轻女孩，她卷入这一切并不是自愿的。艾姐密西娅，告诉他们你当初是……”

“令千金，”阿拉特普打断他，“也许将被释放。她是我们一位显赫的太暴贵族要结婚的对象。当然，我不会忽略这一点。”

“我会嫁给他，只要你把其他人放了。”艾姐密西娅说。

拜伦正要站起来，阿拉特普却挥手示意他坐下。这位太暴行政官微微一笑：“郡主，拜托！我可以谈条件，我承认。然而，我不是大汗，只不过是他的仆人之一。因此，我跟你们谈妥的任何条件，都需要母星完全的认可。所以说，你的提议内容究竟如何？”

“我同意那桩婚事。”

“那不是你的筹码，令尊早已同意，这就够了。你还有什么其他提议吗？”

阿拉特普耐心地等着他们的反抗意志逐渐消融，虽然他并不喜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仍做得非常称职。比如说，此时此刻，那个女孩也许会开始哭泣，这对那个年轻男子而言，将是个正面影响。这两人显然是一对情侣，他怀疑老波汉若知道了，还会不会要她？最后断定他可能还是会。那老

家伙真是将占尽便宜。一时之间，他突然隐约发觉，这女孩的确非常迷人。

看来她仍然维持着心理平衡，并没有崩溃。很好，阿拉特普想。她的意志力很坚强，波汉最后还是占不了什么便宜的。

“你想不想顺便帮你堂兄求情？”阿拉特普问亨瑞克说。

亨瑞克的嘴唇无声蠕动着。

吉尔布瑞特大喊：“谁都不要为我求情！我不要任何太暴人施舍我任何东西。来啊，下令射杀我吧！”

“你神经过敏，”阿拉特普说，“你明知道，在审判前我不能下令射杀你。”

“他是我堂兄啊……”亨瑞克小声道。

“这点也会纳入考虑。你们这些贵族，总有一天，你们得明白不可高估自己对我们的的重要性。我怀疑，你堂兄至今尚未学到这个教训。”

他对吉尔布瑞特的反应很满意，那个老家伙，至少他是真心求死，生命中的挫折实在让他受够了。如此一来，只要让他继续活着，就能使他精神崩溃。

接着，他在瑞尼特面前若有所思地站定。这位是独裁者的手下之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有点脸红。在这趟追猎刚开始时，他对独裁者完全没有半点怀疑，因为他有近乎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没关系，偶尔失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刚好能平衡过度的自信，免得变得刚愎自用。

他说：“你是个傻瓜，竟然服侍一个叛徒，你要是跟着我们其实会更好。”

瑞尼特的脸涨得通红。

阿拉特普继续说：“就算你曾经有任何勋荣，恐怕如今也毁了。你不是贵族，政治的考虑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你将接受公开审判，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工具的工具，这实在太糟了。”

“我想，其实你却准备提出交换条件？”瑞尼特说。

“交换条件？”

“比如说，做大汗的线人？你只逮到一艘战舰，难道你不知道其他的革命组织？”

阿拉特普轻轻摇了摇头：“不，我们已经有了独裁者，他可以成为情报来源。即使没有任何情报，我们需要做的也只是对林根开战。然后，我确信，革命活动就会所剩无几，这种事没什么条件好谈。”

说完，他来到年轻人面前。阿拉特普故意将他留在最后，因为他是这些人之中最聪明的一个。不过他还年轻，而年轻人通常都不危险，他们普遍缺乏耐心。

拜伦抢先开口：“你是如何跟踪我们的？是不是他在通风报信？”

“独裁者？这回倒没有。依我看，这次那可怜的家伙想要来个吃里爬外，通常这种事外行人是不会成功的。”

亨瑞克突然插嘴，热心的举动不但显得幼稚，也与目前的气氛很不搭调：“太暴人有种发明，能经由超空间追踪船舰。”

阿拉特普猛然转身：“假如殿下能避免插嘴，我将感激不尽。”亨瑞克立刻闭嘴。

其实根本没关系，这四个人今后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不过，他可不想减轻这年轻人心中的疑虑，一点都不想。

拜伦说：“喂，听好，告诉我们实情，否则什么也别提。你可不是因为喜欢我们，才把我们带来这里。怎么不把我们跟其他人一起送回太暴星？因为你不知道该怎样杀我们。我们之间，有两个人属于亨芮亚德家族，而我是维迪莫斯家族的人，瑞尼特则是林根舰队著名的军官。另外，你手里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宠爱的那个懦夫兼叛徒，目前他仍是林根的独裁者。假使你杀死我们任何一个人，臭名都会从太暴星一直传到星云各王国。你必须试图跟我们交换某种条件，因为你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阿拉特普说：“嗯，你说的并非全然错误。让我为你理出一个模式：我们一直在跟踪你们，姑且别管我们如何做到——我认为，你大可不必理会执政者的夸张幻想——你们在三颗恒星附近暂停，未曾登陆任何行星，然后你们来到第四颗恒星，找到一颗行星登陆。我们立刻跟随你们降落，一面监视，一面等待。我们认为应该有什么值得等待的，而我们猜对了。你和独裁者起了争执，两人都毫不保留地大肆争吵。那是你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安排的行动，这点我知道，但它也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始终都在监听。”

“独裁者曾说，还剩最后一颗星云内恒星未曾探访，叛军世界可能就在那里。这点很有意思，懂了吧？嗯，叛军世界。你知道吗？我的好奇心被挑起来了。这第五颗，也就是最后一颗恒星，究竟会在哪里？”

他让沉默持续一阵子，自己则坐下来，毫不动容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看过去。

“根本没有叛军世界。”拜伦说。

“那么，你们没在寻找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找。”

“你的话简直荒谬。”

拜伦耸了耸肩，显得十分厌倦：“假如你指望得到什么答案，那你自己才荒谬。”

阿拉特普说：“有鉴于这个叛军世界一定是叛乱活动的大本营，所以我让你们活着，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它。你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好处——郡主，我应该能帮你取消那桩婚事。侯爷，我们应该能为你建一间实验室，让你不受打扰地专心工作。没错，我们对你的了解超出你的想像。（阿拉特普说着赶快别过头去，因为那老人的面容已开始抽动，可能会掉泪，目睹这一幕是件令人不快的事。）瑞尼特上校，你将免于军法审判的羞辱，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定罪、名誉扫地、沦为笑柄等等。而你，拜伦·法瑞尔，则能重新成为维迪莫斯牧主。此外，你若跟我们合作，我们甚至愿意为令尊平反。”

“并且让他死而复生？”

“并且恢复他的名誉。”

“他的名誉，”拜伦说，“建立在他的英勇行动上，也正是那些行动导致他被定罪和处死。凭你这点权力，还没法对我父亲的名誉做任何增减。”

阿拉特普说：“你们四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会告诉我哪里能找到这个世界。你们其中那个识时务的人，将会得到我许诺的不管是哪一项报酬。其他三人则将被嫁掉、入狱、处决，总之一定是最坏的下场。我警告你们，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变得非常残酷。”

他等了一下，又说：“究竟是哪一位？如果你不说，旁边

的人还是会说。你将丧失一切，而我还是能获得想要的情报。”

“没有用的。”拜伦说，“你虽然精心安排这一切，但它对你毫无帮助，因为根本就没有叛军世界。”

“独裁者说有。”

“那就去问独裁者。”

阿拉特普皱起眉头，这个年轻人，唬人唬到超过合理的程度。

“我比较想跟你们其中之一打交道。”他说。

“你以前不是曾和独裁者打过交道吗？那就再来一次吧。你无法向我们推销任何东西，你推销的东西我们都没兴趣。”拜伦向两旁看了看，“没错吧？”

艾姐密西娅悄悄靠近拜伦，缓缓抓住他的手肘。瑞尼特随便点了点头，吉尔布瑞特则像喘不过气来，喃喃道：“对！对！”

“既然你们心意已决——”阿拉特普说完，便按下一个按钮。

独裁者的右手腕被轻金属护套固定，护套则借着磁力黏在他腹际的金属环带上。他的左边脸颊浮肿，由于淤血而呈蓝色，只有一道凹凸不平、由力场缝合的伤疤是鲜红的。他来到众人面前，挣开被武装卫兵抓着的左手，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到底要什么？”

“我很快就会告诉你。”阿拉特普说，“首先，我要你打量一下诸位观众，看看今天有哪些人在场。比如说那位年轻人，

你曾设计取他性命，他却活到现在，还把你打成残废，并破坏了你的计划，虽然你是独裁者，而他只是一名流亡人士。”

独裁者的脸孔一塌糊涂，很难看出究竟有没有涨红，但脸上的肌肉完全没有动作。

阿拉特普并未细究他的反应，继续以沉稳的、几乎毫不关心的口气说：“这位是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他救了那年轻人的性命，并带他去找你。这位是艾姐密西娅郡主，有人告诉我，你曾用最具魅力的方式追求她，不料她却背叛了你，因为她爱的仍是那个年轻人。这位是瑞尼特上校，你最信任的一位副官，他最后也背叛了你。你对这些人有没有任何亏欠，独裁者？”

独裁者再度问道：“你到底要什么？”

“情报。只要你告诉我，你便仍是独裁者。你过去与我们的合作，将在大汗的法庭上成为对你有利的证据。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我还是可以从这些人口中问出来，你懂了吧？他们会因此保住性命，你却将遭到处决。所以我才会问你，是否对他们有任何亏欠。假如答案是肯定的，你就应该给他们一个自救的机会，你自己则应假装一副顽强的姿态。”

独裁者的脸孔痛苦地挤出一个笑容：“他们根本无法牺牲我来拯救自己，他们不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世界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我没说我要的是什么情报，独裁者。”

“你会要的只有一样东西。”他的声音嘶哑，令人几乎无法听懂，“你刚才说，如果我的决定是招出来，我的独裁权就毫无改变？”

“当然，还会受到更严密的保护。”阿拉特普客气地纠正他。

瑞尼特对独裁者高声吼道：“你要是相信他，只会罪上加罪，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一名卫兵上前，但拜伦已经料到，便赶紧冲向瑞尼特，奋力将他往后拉。

“别当傻瓜，”他对瑞尼特喃喃道，“现在你根本没办法。”

独裁者说：“我不在乎我的独裁权或我自己，瑞尼特。”他转向阿拉特普，“这些人会被杀掉吗？这一点，你至少一定得答应我。”他那可怕的变色脸孔狰狞地扭曲着，“尤其，是那一个。”他的手猛然指向拜伦。

“如果那是你要求的代价，一言为定。”

“要是我能当他的行刑者，我不会向你索取其他报偿。如果我的手指能控制处决他的按钮，那也算是让我报了仇。假使不行，至少我会把他不想让你知道的情报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它的 ρ 、 θ 、 ϕ ，单位是秒差距和弧度量——七三五二点四三、一点七八三六、五点二一一二。这三个数字即可决定那个世界在银河中的位置，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了。”阿拉特普一面说，一面赶紧写下来。

此时瑞尼特突然跳起来，高声大喊：“叛徒！叛徒！”

拜伦冷不防被那林根人挣开，由于重心不稳，摔得单膝着地。“瑞尼特！”他只好拼命大叫。

瑞尼特面露凶光，跟一名卫兵扭打起来。其他卫兵很快蜂拥而上，但瑞尼特已经抢到手铳。他拳打脚踢，跟周围的太暴卫兵奋战。拜伦突破重重人墙后，也加入混战中。他抓住瑞尼特的脖子紧紧勒住，同时使劲向后拉他。

“叛徒！”瑞尼特气喘吁吁，仍奋力用手铳瞄准独裁者，独裁者则拼命东躲西藏。他开火了！接着卫兵立刻将他缴械，并把他压在地板上。

独裁者的右肩与半边胸部已被轰掉，右臂兀自诡异地挂在磁性护套上，手指、手腕与手肘都成了焦黑一团。有好一阵子，当独裁者的身子还勉强保持平衡时，一双眼睛仍放出光芒。最后，他的眼神终于变得呆滞，整个人倒了下去，成为地板上的一团焦炭。

艾姐密西娅吓得哑然失声，将头紧紧埋在拜伦怀中。拜伦则强迫自己，以坚定而毫不畏缩的目光，看了杀父仇人的尸首一眼，然后才赶紧转移视线。亨瑞克躲在遥远的角落，喃喃地自言自语，还咯咯傻笑。

只有阿拉特普一个人冷静如常，“把尸体移走。”他说。

卫兵立刻照办，并用低温热线喷向地板，总共喷了好几分钟，以除去沾在上面的血迹。最后，地板上只剩下少许零星的焦黑痕迹。

卫兵扶起瑞尼特。他用双手刷了刷衣服，然后猛然转向拜伦：“你刚才在干什么？我差点让那个杂种逃掉了。”

拜伦以困倦的口气说：“你中了阿拉特普的圈套，瑞尼特。”

“圈套？我杀了那个杂种，不是吗？”

“那就是圈套，你帮了他一个大忙。”

瑞尼特并未回答。阿拉特普也没有插嘴，他带着几分兴味聆听他们的对话，这年轻小伙子的头脑果然灵光。

拜伦又说：“假如阿拉特普窃听到他所声称的一切，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只有钟狄拥有他所需要的情报。在那场格斗

后，钟狄面对我们时曾经提到这一点，而且特别强调只有他知道。阿拉特普首先盘问我们，显然是要扰乱我们的心神，让我们在适当时机做出失去理智的举动。我看穿他的伎俩，所以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可是你没有。”

“我本来以为，”阿拉特普轻声打岔，“轻举妄动的会是你。”

“要是我的话，”拜伦说，“我会瞄准你。”他又转向瑞尼特，“他不想让独裁者活着，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太暴人都是蛇一般阴险的人物。他想要独裁者的情报，却不愿付出代价，但他不能冒险杀掉他，所以你就做了他的帮凶。”

“正确，”阿拉特普说，“而我也得到情报了。”

此时，某处的警铃突然响起。

瑞尼特开口道：“好吧，就算我帮了他一个大忙，我同时也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

“并不尽然，”阿拉特普说，“我们这位年轻朋友分析得并不彻底。你看，你又犯了一桩新的罪行。当初你的罪名只是反叛太暴人，对你的处置将是一桩微妙的政治案件。可是现在，林根的独裁者被你杀了，就可以根据林根的法律来审判你，定你的罪，将你处决，太暴人从头到尾不必出面。这将是很方便……”

他皱起眉头，没有再说下去。他也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声，于是走到门口，一脚踢开舱门。

“怎么回事？”

一名士兵向他敬礼，答道：“一般警报，长官，在贮物舱。”

“火警吗？”

“还不知道，长官。”

阿拉特普心中暗自叹道：“银河啊！”便赶紧走回舱房。
“吉尔布瑞特在哪里？”

直到现在，大家才发现他不见了。

阿拉特普说：“我们会找到他的。”

结果，他们发现他躲在轮机室，缩在巨大的机器中拼命发抖，立刻将他半拖半抱地带回行政官的房间。

阿拉特普以冷漠的口气说：“在舰上是跑不掉的，侯爷。你弄响一般警报也没用，就算这样做，引起混乱的时间也极有限。”

接着他就转向拜伦：“我想已经够了。你偷走的那艘巡弋舰，法瑞尔，我自己的巡弋舰，我们已把它装在这艘战舰上，它将用来探索那个叛军世界。一旦完成跃迁计算，我们就要向独裁者所提供的坐标前进。在我们这个安逸的时代，这样的冒险还真是难得。”

他心中突然浮现自己父亲指挥一支分遣舰队，征服各个世界的景象。他很高兴安多斯已经离去，这次的探险将由他一人独享。

然后他便令众人解散。艾姐密西娅与她父亲待在一起，瑞尼特与拜伦则朝不同方向出发。吉尔布瑞特一面挣扎，一面尖叫：“我不要一个人！我不要独处！”

阿拉特普叹了一口气。此人的祖父是位伟大的统治者，历史书上这么说的。目睹这种场面实在令人尴尬，他带着嫌恶的情绪说：“把侯爷跟其中一个关在一起。”

于是吉尔布瑞特与拜伦关在同一间囚室。在战舰的“夜晚”来临，照明光线变成昏暗的紫色前，他们一直没有交谈。

这种紫光还算亮，足以让轮班的卫兵透过闭路电视系统监视他们，但亮度绝不会干扰睡眠。

可是吉尔布瑞特却没睡。

“拜伦，”他悄声唤道，“拜伦……”

拜伦从蒙眬的半昏睡状态中被叫醒：“你要干什么？”

“拜伦，我做到了。没有关系，拜伦。”

“尽量睡一会儿吧。”

吉尔布瑞特却继续说：“可是我做到了，拜伦。阿拉特普也许聪明，但我比他还要聪明，这是不是很有趣？你不必担心，拜伦。不必担心，我已经弄好了。”他再度摇晃着拜伦的身子，显得兴奋异常。

拜伦坐起来：“你究竟是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弄好了。”吉尔布瑞特在微笑，那是个狡狴的笑容，仿佛一个小男孩做了什么得意的事所露出的笑容。

“你到底弄好了什么？”拜伦站起来，抓住他的肩头，把他的身子也拉得笔直，“回答我。”

“他们在轮机室发现我，”吉尔布瑞特突然一口气说，“他们以为我在躲藏，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弄响贮藏室的一般警铃，是因为我需要几分钟——两三分钟就好。拜伦，我把超原子线路短路了。”

“什么？”

“很简单，只花了我一分钟时间。他们不会知道的，我做得很高明。在准备跃迁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发现。等到跃迁的时候，所有的燃料都将在连锁反应中变为能量，这艘战舰、我们、阿拉特普，以及有关叛军世界的所有情报，全都会化

成不断扩散的稀薄蒸汽。”

拜伦向后退了几步，双眼张得老大：“你做了这种事？”

“是的，”吉尔布瑞特将头埋在双手里，前后不停摇晃，“我们都会死，拜伦，我不怕死，但我不要孤独死去，不要孤独死去！我一定要跟什么人在一起，而且我很高兴是跟你在一起。当我死的时候，我要有人在旁边。可是不会有痛苦，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不会有痛苦，不会……痛苦……”

“笨蛋！疯子！我们本来还有可能渡过难关，现在你——”

吉尔布瑞特根本没听到这句话，他耳中充满了自己发出的呻吟，拜伦只好冲向门口。

“卫兵！”他大喊，“卫兵！”

还有几小时，或是只剩下几分钟？

随着一阵急忙的脚步声，士兵沿着走廊冲过来。“回到里面去！”声音既凶狠又严厉。

拜伦与他面对面站着。充作囚室的小舱房都位于最底层，一律没有舱门，门口却被一道力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封死。拜伦用手便能感到它的存在，它摸起来有微弱的弹性，像是橡皮膜拉到接近极限的状态，但它的形变很快中止，仿佛一下轻压就使它变成无形的钢铁。

在这里？

？

拜伦的手指微微刺痛。他很明白，虽然它能完全阻挡物质的出入，但对神经鞭的能束而言，它却与真空一样透明，而那名卫兵手中正有一柄神经鞭。

“我必须见阿拉特普行政官。”拜伦说。

“你大呼小叫就是为了这个？”卫兵的心情不太好，值夜并不是什么好差事，何况他刚才打牌又输了，“等到亮灯后，我会帮你通报。”

“这件事很重要，”拜伦感到绝望，“不能等了！”

“不能等也得等。你要退回去，还是想吃一记鞭？”

“听好，”拜伦说，“跟我在一起的人是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他生病了，也许已经奄奄一息。假如只因为你不让我见负责人，造成亨芮亚德家族的人死在太暴战舰上，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他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请你快点好吗，还是你活得不耐烦了？”

卫兵一面咕哝，一面转身离去。

借着暗紫色的光线，拜伦极目望着卫兵的背影。他又竖起耳朵，试图捕捉发动机的节奏。只要能量密度升到跃迁前的峰值，发动机的脉动就会陡然增强，幸好现在他什么也没听到。

拜伦走向吉尔布瑞特，抓住他的头发，将他的头轻轻向后拉。吉尔布瑞特的脸孔扭曲，双眼紧盯着拜伦的眼睛，但涣散的目光只透出恐惧，根本认不出面前是什么人。

“你是谁？”

“这里只有我——拜伦，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好一会儿，这句话才钻进他脑海。“拜伦？”吉尔布瑞特

茫然说道。然后，他突然清醒一点：“拜伦！他们就要跃迁了吗？死亡不会有痛苦的，拜伦。”

拜伦放下他的头。对吉尔布瑞特生气毫无意义，就他所知的情势而言，或者说应该，就他自以为所知的情势而言，他的所作所为是一项伟大的举动。尤其在濒临崩溃之际，他能这样做更是难得。

可是拜伦心中充满挫折感。他们为何不让他见阿拉特普？为何不让他出去？他站在墙壁前，开始用力挥拳猛击。银河在上，如果有一扇门，他可以把它打烂；如果有一道栏杆，他也可以扯开来，或者连根拔起。但现在却是一道力场把关，任何东西都奈何不了它。

他再度大吼大叫。

脚步声又传了过来，他赶紧冲向那道似开非开的门。但他无法探头出去，看看究竟是谁沿着走廊走来，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又是那名卫兵。“离力场远一点！”他吼道，“退回去，双手举在前面！”卫兵身边还站着一名军官。

拜伦向后退，对方的神经鞭坚定不移地指着他。“跟你来的人不是阿拉特普，我要见行政官。”拜伦说。

那军官开口道：“假如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生病了，你不应该找行政官，你该找的是医生。”

力场降了下来，当开关切断时，还冒出些许暗淡的蓝色火花。那名军官走进来时，拜伦看到他的制服上绣着医疗队徽。

拜伦走到他面前：“好吧，你听我说。这艘战舰绝对不可跃迁，行政官是唯一能做主的人，所以我必须见他。你了解

这点吗？你是军官，你可以叫醒他。”

医官伸出手臂想推开拜伦，却被拜伦猛力打退。他立刻厉声斥责，并叫道：“卫兵，把这个人带到外面去！”

卫兵向前走来，拜伦马上扑过去，两人一起重重摔倒。拜伦双手轮流沿着卫兵的身体向上抓，先抓到他的肩膀，再抓住他的右手手腕——那右手握着神经鞭，正试图攻击拜伦。

一时之间，两人扭在一起，僵持不下。然后，拜伦瞥见那医官正跃过他们两人，想要按下警铃。

拜伦一只手仍用力抓着卫兵的手腕，另一只手及时伸出去，捉住医官的脚踝。卫兵眼看就要挣脱，医官则疯狂地踢他。拜伦使出浑身力气，两只手拼命抓住不放，颈部与太阳穴的血管都因此暴胀。

那医官终于摔倒，随即发出嘶哑的嚎叫。卫兵的神经鞭也掉到地板上，发出一声巨响。

拜伦赶紧扑过去压在神经鞭上面，滚了几滚后，用双膝与单手撑起身子，神经鞭已握在另一只手上。

“不准出声，”他喘着气说，“一点声音都不准，把其他武器通通丢掉。”

卫兵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将一柄镶有金属的塑质短棒丢到一旁。他的短袖紧身衣已被扯破，双眼射出愤恨的目光。那名医官则未携带任何武器。

拜伦捡起短棒：“抱歉，我没有东西捆绑你们，也没有时间。”

神经鞭闪出暗淡的光芒，一下、两下。卫兵与医官两人立刻僵住，痛苦万分却丝毫动弹不得，两人一前一后结实地、硬邦邦地倒下，手脚都扭曲成奇形怪状，正是他们挨鞭前所

摆的姿势。

拜伦转身面对吉尔布瑞特，这老人正默默地、出神地看着眼前突兀的变化。

“抱歉，”拜伦说，“但你也一样，吉尔布瑞特。”神经鞭再度发射。

吉尔布瑞特侧身倒下时，出神的表情依旧僵凝在脸上。

力场仍未升起，拜伦顺利走了出去。走廊上没有任何人；现在是战舰的“夜晚”，除了值夜与巡逻人员，其他的人都在睡觉。

没时间去找阿拉特普了，得直接前往轮机室。于是他立刻出发，当然，应该朝舰首方向走。

一个穿着轮机员制服的人，匆匆经过他身边。

“下次跃迁是什么时候？”拜伦大声问。

“大约半小时后。”轮机员转过头来回答。

“轮机室在正前方吗？”

“在坡道上面。”此时，那人突然整个转过身来，“你是谁？”

拜伦没有回答，神经鞭第四度射出闪光。他跃过地上的躯体继续前进，只剩半个小时了。

他快步走上坡道，便听见一些嘈杂的人声。前方的光线不再是暗淡的紫色，而是明亮的白光。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将神经鞭塞进口袋。那些人全都在忙碌，不会有时间检查他。

他很快走进去。那些在巨大的质能转换器附近跑来跑去的人，相形之下人都显得好小。轮机室挂满仪表，像是有十万只眼睛射出所有的资料，让人一目了然。这艘战舰实在很大，几乎跟大型太空客船同一等级，与拜伦所熟悉的小型太

暴巡弋舰有很大差异。在小型巡弋舰上，发动机几乎是全自动的，而这里的几台发动机，足以提供整个城市的动力，自然需要许多人监控。

他来到一个围着栏杆的骑楼，这骑楼绕着轮机室四周而建。在某个角落有一间小房间，里面有两个人正以十指飞快地操作电脑。

他赶紧向那个方向前进，有许多轮机员经过他身边，却都未曾看他一眼。最后，他走进那扇门内。

操作电脑的两个人转头看他。

“什么事？”其中一人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回你的岗位去。”这个人戴着中尉的臂章。

拜伦道：“听我说，超原子线路已经短路了，必须立刻修理。”

“慢着，”另一个人说：“我见过这个人，他就是俘虏之一。抓住他，蓝西！”

此人说着跳了起来，想从另一道门逃走去叫卫兵。拜伦跃过办公桌，又跳过电脑，一把抓住那个主管的短袖衣腰带，把他拉回来。

“没错，”他说，“我是俘虏之一，我是维迪莫斯的拜伦。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超原子线路的确短路了。你要是不相信我，就赶快派人去检查。”

那名中尉望着指向自己的神经鞭，小心翼翼地说：“办不到，先生，没有值日官或行政官的命令，这是办不到的事。这表示要改变跃迁计算，使我们耽误好几个小时。”

“那么叫负责人来，叫行政官来！”

“我能使用通话器吗？”

“赶快！”

中尉伸手去取通话器的喇叭状话筒，手臂却在半途笔直下落，猛然敲向办公桌边缘的一排按钮，舰上各个角落立刻警铃大作。

拜伦的棒子来得太迟。它重重落在中尉手腕上，中尉连忙抽回手，一面搓揉一面呻吟，可是警报讯号已经响了。

众多卫兵从各个入口出现，一举冲上骑楼。拜伦从控制室跑出来，用力关上门，前后看了看，便赶紧从栏杆往下跳。

他垂直下落，着地时双膝弯曲，随即滚向一旁。他尽可能快速翻滚，避免使自己成为活靶，耳旁传来针枪发出的轻微“嘶嘶”声。最后，他滚到一台发动机旁。

他躲在发动机的弧形底部，低着头、弯着腰站起来，右腿感到针扎般的疼痛。此地与舰身非常接近，因此重力特别强，他又是从高处落下，膝盖严重扭伤，这表示他无法再逃。假如他要扭转局势，必须在原地进行。

“停止射击！我放下武器。”他高声叫道。刚才从卫兵手中夺来的棒子与鞭子先后滚出来，双双滚向轮机室中央。两者清清楚楚躺在那里，再也无法发挥作用。

拜伦接着再吼：“我是来警告你们的。超原子线路已经短路，只要进行一次跃迁，我们全都会送命。我只要求你们检查一下发动机，假如我说错了，你们也许只是损失几个小时；但我要是说对了，你们便能救自己一命。”

有人叫道：“下去捉他！”

拜伦高喊：“你们宁愿拿性命打赌，也不愿听我的劝告吗？”

他听见许多谨慎的脚步声，便又向内退了一点。然后，

上面传来轻微的响声，一名卫兵顺着发动机滑下，抱着发动机微温的表面就像拥抱新娘一样。拜伦守株待兔，他仍能赤手空拳一搏。

此时，上方突然传来说话声，声音穿透巨大的轮机室每一个角落，音量高得很不自然：“回到各人的岗位，暂停跃迁准备，检查超原子线路。”

是阿拉特普透过广播系统在说话。他又命令道：“带那个年轻人来见我。”

拜伦束手就擒，没做任何抵抗。两侧各有两名卫兵抓住他，仿佛提防他随时会爆发。他尽量勉强走得自然一点，但还是跛得很厉害。

阿拉特普衣衫不整，双眼看来似乎跟平常不一样——失去光泽、目光僵滞、焦距不准。拜伦突然想起来，他平时都戴着隐形眼镜。

“你制造了一场不小的骚动，法瑞尔。”阿拉特普说。

“要拯救这艘战舰就必须如此。可以叫这些卫兵走开了，只要你们肯检查发动机，我就不会再有什么行动。”

“他们得再待一会儿。至少，等我接到轮机人员的报告为止。”

他们静静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慢慢过去。终于，亮着“轮机室”三个字上方的一圈毛玻璃，发出红色的闪光。

阿拉特普按下开关：“开始报告！”

传来的声音利落而急促：“C组超原子线路完全短路，正在抢修中。”

阿拉特普说：“重新计算跃迁，顺延六个小时。”

他转向拜伦，以泰然的口吻道：“你对了。”

他做了个手势，卫兵立刻敬礼、转身，一个接一个很有秩序地离去。

“详细经过，请说吧。”

拜伦开口：“吉尔布瑞特·欧思·亨芮亚德待在轮机室的时候，突发奇想将机件弄短路。他不该为这项行为负责，绝对不能因此处罚他。”

阿拉特普点点头：“多年来，没有人认为他该负什么责任，我会把这件事当成你我之间的秘密。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也很有兴趣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拯救这艘战舰？你绝不会贪生怕死，不是吗？除非有个很好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拜伦说，“根本没有叛军世界。我已经告诉过你，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林根就是革命活动的中心，这点已经证实了。我的目的只是要追捕杀父凶手，而艾姐密西娅郡主只是要逃避一桩不情愿的婚事。至于吉尔布瑞特，他早就疯了。”

“独裁者却相信这颗神秘的行星的确存在，他明明给了我一组坐标！”

“他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疯子的梦想上。二十年前，吉尔布瑞特梦想到一件事，独裁者便以它为根据，试图寻找那个梦想中的世界，结果总共算出五颗可能的恒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可是有件事困扰着我。”阿拉普特又说。

“什么事？”

“你花了太大的力气劝阻我。一旦我完成跃迁，我自己当然就能发现一切。如此想来，你们在走投无路之下，并非没

有可能由其中一人破坏战舰，再由另一个人出来解救，想用这种迂回的方法，让我相信不必再找什么叛军世界。这样一来，我就会对自己说：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小法瑞尔必定会让这艘战舰气化，因为他是个年轻人，而且有足够的浪漫情怀，能让他为心目中的壮烈行动英勇牺牲。既然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阻止将要发生的惨剧，那就代表吉尔布瑞特疯了，根本没有什么叛军世界。而我便会立刻折返，不再继续探索下去。我这样说会不会太复杂了？”

“不会，我了解你的意思。”

“既然你拯救了我们的性命，在大汗的法庭中，你便会得到适度的减刑。如此你不但能保住性命，还能保住你的秘密。不，小伙子，我还不准备相信这么明显的事实，我们仍将进行跃迁。”

“我不反对。”拜伦道。

“你很有胆识，”阿拉特普说，“真可惜你不是我们的同胞。”他觉得这句话已经是很大恭维。

“我们现在要带你回囚室，并把力场升起来，这只是以防万一。”他继续说。

拜伦点点头，没有说话。

回到囚室，刚才被拜伦打昏的卫兵已经不见了。不过那名医官还在，正俯身检视仍不省人事的吉尔布瑞特。

阿拉特普问：“他还是昏迷不醒吗？”

听到他的声音，医官猛然直起身子立定站好：“报告行政官，神经鞭的效应已经消退。可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又处于身心俱疲的状况下，我不知道他能否恢复。”

拜伦感到恐惧感充斥全身，他不顾扭伤的疼痛，双脚跪在床前，伸出手轻按吉尔布瑞特的肩头。

“吉尔。”他悄声唤道，同时以焦急的目光望着那张潮湿、苍白的脸孔。

“走开，你这家伙！”医官一面凶巴巴地对他吼着，一面从内层口袋掏出一个黑色诊疗袋。

“幸好皮下注射器没撞坏。”他喃喃抱怨，然后俯身凑向吉尔布瑞特，举起灌满无色液体的注射器。等到针头深深扎进去，针筒内管便自动下压。注射完毕，医官将注射器丢到一旁，在场三个人便开始等待。

吉尔布瑞特的眼皮眨动了几下，然后张开。有好一阵子，他的眼睛只是茫然地张着。当他终于开口，声音却近乎耳语：“我看不见，拜伦，我看不见。”

拜伦再度俯身凑到他面前：“没关系，吉尔，好好休息。”

“我不想休息。”他挣扎着要坐起来，“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跃迁？”

“快了，快了！”

“留在我身边，我不想一个人死。”他的手指无力地抓着拜伦，但不久便松开，头同时向上一仰。

医官弯腰看了看，随即站了起来：“我们的动作太迟，他已经死了。”

拜伦热泪盈眶。“对不起，吉尔……”他说，“可是你不知道，你不了解……”另外两个人并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几个小时，拜伦感到万分难熬。阿拉特普拒绝让他参加太空丧礼，不过他也知道，在这艘战舰的某个角落，

吉尔布瑞特的尸体将在分解炉中被轰成无数原子，然后排放到太空，与稀疏的星际物质永远混在一起。

艾姐密西娅与亨瑞克一定会在场，他们会不会了解呢？她会不会了解，他所做的只是他必须做的事？

医官曾为拜伦注射软骨质，以促进韧带撕裂伤的加速复原。现在他的膝盖几乎已经不痛了，但那毕竟只是肉体的痛楚，根本算不了什么。

突然，他体内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知道这代表战舰已经完成跃迁。接着，最难熬的时刻来临了。

早先，他认为自己的分析完全正确，一定错不了。可是万一猜错了呢？万一他们现在就要来到叛军的大本营，那该怎么办？这消息将火速传回太暴星，特遣舰队会立刻集结。如此他将含恨而逝，因为他原本能够拯救叛军，结果却冒着生命危险破坏了那个机会。

在这段最黑暗的时光，他又想到那份文件，那份他当初没有找到的文件。

那份文件的热潮大起大落，十分诡异。它有时会被提及，又很快遭到遗忘。太暴人疯狂地、密集地寻找叛军世界，却完全不理睬那份神秘失踪的文件。

这样做是否本末倒置？

拜伦突然想到，阿拉特普竟以一艘战舰独闯叛军世界，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他敢以一艘战舰挑战一颗行星吗？

独裁者曾说，那份文件许多年前就不见了，可是它究竟落在谁的手上？

说不定就是太暴人，他们可能已经得到那份文件。而它上面所记载的秘密，足以让一艘战舰毁灭整个世界。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叛军世界到底在哪里，甚至是否真的存在，都无所谓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阿拉特普终于走进囚室，拜伦立刻站起来。

“我们已经抵达了那颗恒星的可能位置，那里果真有一颗恒星，独裁者给我们的坐标是正确的。”阿拉特普说。

“然后呢？”

“不过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行星了，我的星际领航员告诉我，在不到一百万年前，那颗恒星曾经变成一颗新星。当时即使有什么行星，也都已经全部毁灭了。它现在是一颗白矮星，周围不可能有任何行星。”

“那么——”

“所以你是对的，根本没有叛军世界。”阿拉特普说。

就算阿拉特普的人生哲学全部出笼，也无法完全扫除他此时心中的遗憾。曾经有一阵子，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他父亲的化身。过去这几周，他也曾率领一支分遣舰队，向大汗的敌人英勇进军。

但如今是个不争气的时代，本来可能存在叛军世界的地方，却什么也找不到。大汗再也没有任何敌人，再也没有任何世界需要征服。他只能继续担任一名行政官，注定只能抚平一些微不足道的麻烦，不可能再有更大的作为。

在那里！

然而，遗憾是一种徒然的情绪，没有任何建设性。

“所以你是对的，根本就没有叛军世界。”

他坐了下来，同时示意拜伦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要跟你谈谈。”他说。

年轻人以严肃的目光瞪着他。阿拉特普想起来，距离他们首次见面其实还不到一个月，这令他有点讶异。这男孩现在长大了，远比一个月前成熟，而且也不再恐惧。阿拉特普暗想：我真是变得十足颓废，在太暴人之中，有多少人已开始喜欢藩属世界的某些子民？又有多少人开始关心他们的福祉？

“我准备释放执政者和他女儿。”他说，“自然，这样做是一种政治智慧。事实上，就政治角度而言，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我想立刻就释放他们，将他们送回‘无情号’。你愿不愿意担任他们的驾驶？”

“你也要还我自由？”拜伦有点讶异。

“是的。”

“为什么？”

“你拯救了我的战舰，也拯救了我的性命。”

“我不信个人的感激会影响你对公事的决策。”

阿拉特普差点就要哈哈大笑，他实在喜欢这孩子：“那么我给你另一个理由。只要我还在追查一个反叛大汗的巨大阴谋，你就是危险人物。一旦那个巨大阴谋成了梦幻泡影，而我找到的只是一小撮林根匪徒，而且他们的首领也已伏法，这时你对我就不再构成威胁。事实上，不论是审判你，或是审判那些林根俘虏，两者都是危险的行动。

“审判必将在林根法庭举行，因此无法完全在我们的掌握

中。审判时又必然会提到所谓的叛军世界，虽然它根本不存在，但在太暴的子民中，至少有一半会认为也许真有这回事，因为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这样一来，我们等于给他们一个纠合的念头、一个革命的理由、一个对未来的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太暴领域里的叛乱活动将不会平息。”

“那么你要将我们全部释放？”

“并非给你们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们没有哪个绝对忠诚。以林根来说，今后我们将直接介入林根的统治，下届独裁者将发现自己被大汗管束得更紧。它将不再只是个联合势力，这样一来，就不一定要在林根的法庭审判林根的人民。而那些跟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包括已经落我们手中的，都会被放逐到接近太暴星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构成不了威胁。至于你，你不能回天雾星，也不必指望收回你的牧地。你将留在洛第亚，瑞尼特上校也一样。”

“够好了，”拜伦说，“可是艾姐密西娅郡主的婚事呢？”

“你想取消它？”

“你一定知道我们两人希望结合，你说过，也许有办法阻止那个太暴人。”

“当时我那样说，其实是想达到某种目的。那句古老谚语是怎么说的？‘恋人与外交官的谎言都值得原谅。’”

“可是明明有办法，行政官。你只要对大汗指出，一个有权的廷臣之所以想跟藩属世界的重要家族联姻，有可能是别具野心。藩属世界的革命不一定得由野心的林根人领导，就算让野心的太暴人领导也一样容易。”

这回阿拉特普真的开怀大笑：“你的推理方式跟我们真像，但这不会奏效。你想听听我的忠告吗？”

“什么样的忠告？”

“你自己娶她，尽快行动。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们只要让它成为既成事实，就很难改变了。我们会帮波汉再找个对象。”

拜伦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谢谢你，阁下。”

阿拉特普握住他的手：“反正，我对波汉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话说回来，还有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不要被野心迷惑，你虽然娶了执政者的女儿，却绝不可能成为执政者，你不是我们要的那种人。”

阿拉特普望著显像板上逐渐缩小的“无情号”，很高兴自己迅速作出决定。那个年轻人自由了，一道电讯已借由次以太传回太暴星。安多斯少校无疑将会气得中风，而在宫廷中，请求召回他这个行政官的人绝少不了。

假如有必要，他将亲自返回太暴星。他会设法面见大汗，让他听听自己的解释。等一切事实表明后，那位万王之王将明白，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他有把握击退任何敌人的联合攻击。

他们已双双飞出星云。“无情号”现在成了一个小光点，群星逐渐包围在它四周，两者几乎无法分辨。

瑞尼特望著显像板上逐渐缩小的太暴旗舰：“那个人真的放了我们！你知道吗？要是每个太暴人都像他一样，我不加入他们的舰队才有鬼。这不禁使我有有点困惑，我很清楚太暴人的德性，而这家伙却不符合。你想现在他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拜伦坐在驾驶座上，定好自动操纵系统之后转过身来：“不，当然不能。他虽然还能像以前那样经由超空间来追踪我们，但我想他无法以间谍波束进行监听。你应该记得，他刚抓到我们的时候，对我们的一切了解都只是他在那颗行星上窃听到的，没有超出那个范围。”

艾姐密西娅踏进驾驶舱，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别太大声，”她说，“我想现在父亲正在睡觉。我们回到洛第亚不用多久吧，对不对，拜伦？”

“我们能以一次跃迁完成，艾姐，阿拉特普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

“我得去洗洗手。”瑞尼特说。

两人目送他离去，然后艾姐便投入拜伦怀中。他轻吻着她的额头与双眼，然后把两臂一紧，吻到了她的樱唇。两人热吻了很久很久，几乎窒息。她说：“我好爱你。”他说：“我对你的爱无法形容。”接下来的对话同样了无新意，但两人心中都感到非常甜蜜。

过了一会儿，拜伦说：“在着陆之前，他会不会为我们主持婚礼？”

艾姐密西娅微微皱起眉头：“我已经试着向他解释，他是执政者，又是这艘舰艇的舰长，而且这里根本没有太暴人。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他心情很乱，简直六神无主，拜伦。等他休息够了，我再去试试看。”

拜伦轻声笑了笑：“别担心，他会被说服的。”

瑞尼特踏着重重的步伐回来：“真希望我们还有那个拖厢，这里挤得甚至没法深呼吸。”

拜伦说：“不用几个小时就能回到洛第亚了，我们很快就

要进行跃迁。”

“我知道。”瑞尼特并没有高兴的样子，“我们将待在洛第亚，直到老死为止。我不是在拼命抱怨，其实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但这是个毫无意义的结局。”

“事情尚未结束。”拜伦轻声道。

瑞尼特抬起头来：“你是说我们还能重新来过？不，我可不这么想。你也许可以，但我不能。我太老了，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林根将被纳入太暴势力范围，而我再也见不到它。我想，这是令我最难过的一点。我生在那里，一辈子住在那里，到了其他地方我只能算半个人。你还年轻，你会忘掉天雾星。”

“母星并非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泰多。过去数世纪以来，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认清这个事实。所有的行星，都是我们的母星。”

“也许吧。如果叛军世界曾经存在，啊，那么也许可以这么说。”

“叛军世界的确存在，泰多。”

瑞尼特的声音大了起来：“我可没心情开玩笑，拜伦。”

“我不是乱讲，的确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我还知道它的位置。几周前我就应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所有事实俱在，一直在向我的心灵叩门，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直到在第四颗恒星的行星上，当你我联手击败钟狄后，我才恍然大悟。你记不记得他站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永远找不到第五颗恒星？你记得他说的那些话吗？”

“确切的字句？不记得。”

“我想我还记得，他说：‘平均每颗恒星占了七十立方光

年的范围，若是没有我，仅仅使用尝试错误的方式，你们来到任何恒星十亿英里内的几率，只有二十五万兆分之一。任何恒星！’就是在那一刻，我想，那些事实终于钻进我的心，可以能感到那阵灵光。”

“我心里可没有什么光，”瑞尼特说，“请你解释一下吧。”

“我也想不通你是什么意思，拜伦。”艾姐密西娅道。

拜伦说：“你们难道看不出来，理论上吉尔布瑞特所遇到的，居然是那么微乎其微的几率？你们都记得他的故事，流星撞上战舰，令战舰的航向偏移，等它完成所有的跃迁后，竟然来到某恒星系的范围内。那种事根本是巧合中的巧合，简直令人无法置信。”

“那么，它就是疯子讲的故事，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叛军世界。”

“除非某种情况，他抵达某个恒星系的几率就不会低得难以置信，而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事实上，有那么一组条件，而且是唯一的一组，使他必定会抵达某个恒星系，因为那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呢？”

“你该记得独裁者做的推论。吉尔布瑞特那艘战舰的发动机未受影响，因此超原子推力未曾改变，换句话说，也就是跃迁的总长度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跃迁的方向。而在大到不可思议的星云中，仅有五颗恒星是可能的终点。这样的解释，表面上看来就很牵强。”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哈，就是推力和方向都没发生变化。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理由可以假设航行的方向的确受到影响，那只是一项假设罢

了。假如战舰仍循原来的路径航行呢？它原本就瞄准一个恒星系，因此最后来到那个恒星系，其间根本没有几率介入。”

“可是它瞄准的那个恒星系——”

“——就是洛第亚，所以它来到洛第亚。这会不会明显得令人难以理解？”

艾姐密西娅道：“但是这样一来，叛军世界必定在我家乡！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它就在洛第亚星系的某个角落。要藏匿一样东西有两种方式，你可以把它放在没人找得到的地方，比如说藏在马头星云内；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没人想得到的地方，清清楚楚摆在众人面前。

“想想吉尔布瑞特在叛军世界着陆后的际遇，他毫发无损地被送回洛第亚。根据他自己的理论，这是为了避免太暴人因大规模搜索那艘战舰，而过于接近那个世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让他活着？假如战舰送回来的时候，吉尔布瑞特已经死在里面，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吉尔布瑞特更没有泄露秘密的机会。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而他最后果然泄露了秘密。

“这一点，也唯有假设叛军世界位于洛第亚星系才解释得通。吉尔布瑞特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除了洛第亚，还有哪里对亨芮亚德家族的生命那样尊重？”

艾姐密西娅激动得双手发抖：“你说的若是实情，拜伦，那么我父亲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中。”

“而且历时已有二十年，”拜伦表示同意，“但或许并非你想像的那种情况。吉尔布瑞特曾经告诉我，装成一个半调子、一个没用的废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为了做戏做到十足，

甚至在朋友面前，甚至在独处的时候，也都不能摘下面具。当然，就他而言，可怜的家伙，他主要是演给自己看。他并未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艾姐，他的真实自我就很容易显露。他也对独裁者露出过真面目，甚至跟我才刚相识，他就觉得有必要以真面目见我。

“可是我想，过着百分之百做戏的生活仍有可能，只要理由够重要。一个人甚至可能瞒骗亲生女儿一辈子，情愿眼睁睁看着她接受一桩可怕的婚姻，也不愿危及他努力一生的成果，因为那是建立在太暴人完全的信任上。他甘愿假扮近乎疯子的角色……”

艾姐密西娅终于能开口了，但声音沙哑：“你绝不会是那个意思！”

“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艾姐。他担任执政者已超过二十年，这段期间，在太暴人的许可下，洛第亚的疆域不断扩充，因为他们觉得他安全无虞。二十年来，他一直在组织起义的叛军，却没有被他们怀疑，因为他的无能看来那么明显。”

“你是在猜测，拜伦。”瑞尼特说，“这种猜测和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一样危险。”

“这不是猜测。我和钟狄最后那场争执，我曾经说谋害家父的叛徒是他，而不是执政者，因为家父绝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会将招致死罪的情报托付给执政者。不过事实上——当时我已经知道——那正是家父所做的事。吉尔布瑞特就是因为窃听了家父和执政者的讨论，才获悉钟狄的秘密角色。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途径能知道这件事。

“可是凡事总有正反两面，我们都认为家父当初为钟狄工作，去见执政者是为了争取他的支持。但还有一种同样可能

的情形，甚至更可能的情形，就是他原本是为执政者工作，他在钟狄的组织中担任的角色，其实是叛军世界的特务，他的任务是预防林根过早发难，以免二十年的努力经营毁于一旦。这难道不能成立吗？

“当吉尔布瑞特让发动机短路之后，我拼了命要拯救阿拉特普的战舰，你们以为是为了什么？不是为我自己。那时候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阿拉特普会释放我。甚至也不能算为了你，艾姐。我的目的是要拯救执政者，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可怜的吉尔布瑞特不了解这点。”

瑞尼特连连摇头：“很抱歉，我就是无法相信。”

此时，突然有另一个声音响起：“你最好相信，这是真的。”执政者站在舱门口，身形高大而目光严肃。刚才说话的就是他，但那又不太像他说的话。那句话听来简捷有力，而且充满自信。

艾姐密西娅跑到他面前：“父亲！拜伦说……”

“我听到拜伦说了什么。”他伸出手来，以温柔的动作抚摸她的秀发，“那都是真的，我甚至会让你的婚事如期举行。”

她连忙向后退，几乎像是感到尴尬：“你讲话好奇怪，听来简直好像……”

“好像我不是你的父亲，”他以悲伤的口吻说，“这不会持续太久的，艾姐。等回到洛第亚，我就会变回你所熟悉的我，而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瑞尼特睁大眼睛瞪着他，平时红润的脸庞变得跟他的头发一样灰白，拜伦则屏住气息。

亨瑞克说：“过来，拜伦。”

他将一只手搭在拜伦肩上：“过去曾有那么一次，年轻

人，我准备牺牲你的性命。未来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到时候，我将无法保护你们两个。除了扮演过去那个角色，我什么也不能做。你了解吗？”

每个人都点头。

“不幸的是，”亨瑞克又说，“危害已经造成了。二十年前，我不像今天这样，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如此坚定。当初我应该下令杀死吉尔布瑞特，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一念之仁，现在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叛军世界，而我是它的领导者。”

“只有我们知道而已。”拜伦说。

亨瑞克露出苦笑：“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还年轻。你认为阿拉特普不如你聪明吗？你推论出叛军世界的位置和领导者，所根据的事实他全知道，而他的推理能力绝不在你之下。唯一的差别是他较年长，较谨慎，而且担负的责任重大，所以必须百分之百确定。

“你以为他释放你，是因为一念之仁？我相信，你如今获得自由，跟你上回获得自由的原因完全一样。这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想通过你而找到我。”

拜伦面如死灰：“那我必须离开洛第亚？”

“不，那样才要命。你没有理由离去，除了真正的原因。如果留在我身边，他们始终会捉摸不定。我的筹划即将完成，大概再过一年，或许更快。”

“可是执政者，还有些您也许不清楚的因素。有一份文件……”

“令尊当初寻找的那份文件？”

“是的。”

“亲爱的孩子，令尊并不知道全部内情，让任何人掌握一

切事实都是危险的。老牧主独自在我的图书馆里，从相关资料中发现那份文件的存在，这点令我十分佩服，而他也看出了它的重要性。但他若能事先跟我商量，我就会告诉他，那份文件早已不在地球了。”

“正是如此，阁下，我确定它已落入太暴人手中。”

“当然不是，因为它在我这里，我已经保存了二十年。叛军世界便是它催生的，因为直到我得到这份文件，我才知道当我们胜利后，能永葆胜利的果实。”

“它是一种武器？”

“它是宇宙间最具威力的武器，它会毁灭太暴人，也能将我们一并毁灭，但它能拯救星云众王国。没有它，我们或许还是能击败太暴人，却无法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将来，正如我们密谋推翻太暴人一样，也会有人密谋推翻我们。到时候，不论我们或太暴人，都得送进过时政体的垃圾桶中。如今时机已经成熟，就像当年在地球那颗行星上那样，我们将有一个新型的政府，一种在银河中从未尝试的形式。从此再也没有大汗，也没有独裁者、执政者或牧主。”

“看在太空的分上，”瑞尼特突然吼道，“那还剩下什么？”

“人民。”

“人民？他们怎能治理政府？必须有某个人做出决策啊。”

“有办法解决的。我掌握的那个蓝图，原本是为了一颗行星的一小部分地区设计的，但它不难推广到整个银河。”

执政者微微一笑：“来吧，孩子们，还是让我为你们主持婚礼吧。现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害处了。”

拜伦紧紧握住艾姐密西娅的手，她则对他浅浅一笑。此时此刻，“无情号”进行了事先计算好的单一跃迁，众人体

内都产生一阵异样的感觉。

拜伦忍不住说：“在您开始前，阁下，能否对我说说您提到的那个蓝图？我的好奇心满足后，才能把心思专注在艾姐身上。”

艾姐密西娅笑出声来：“你最好告诉他，父亲，我可受不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新郎。”

亨瑞克微微一笑：“我将那份文件谨记在心，听好了。”

当洛第亚之阳在显像板闪闪发光之际，亨瑞克开始背诵那些古老的字句。在整个银河中，只有一颗行星比这些字句更为古老。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形成更完善的联邦，树立公义，确保境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卫，增进大众福祉，保障我们及后世子孙永享自由，特此制定并确立这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繁星若尘》的创作与首度发表，都是早在一九五〇年的事。在那个时代，我们对行星大气的了解不及今日多。在第十七章，我描述一颗没有生命的行星，它的大气层含有氮气与氧气，却独缺二氧化碳。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一个没有生命的“地型”世界（像地球这种由岩石构成的小型行星，与它的恒星距离相当近），如果拥有大气层，它可以没有氧气，只包含氮气与二氧化碳。

后记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